

偷拳

白羽林

下卷

陽湖婦偷拳賊跡圖

吳一舸繪



卷 羽 小 說 叢 書

偷 拳

卷 下 目 錄

|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一章 | 病史 | 診義如竹葉 | 一 |
| 第十二章 | 沉疴初起 | 普火夜發 | 八 |
| 第十三章 | 月下 | 說劍高後觀光 | 二七 |
| 第十四章 | 印閣秋 | 武林談子 | 三九 |
| 第十五章 | 莫前試手 | 垣外偷拳 | 五〇 |
| 第十六章 | 失聲露跡 | 鑿槍捕蟬 | 六三 |
| 第十七章 | 操刀說唾 | 揮淚陳辭 | 七二 |
| 第十八章 | 念承絕技 | 誤入旁門 | 八三 |
| 第十九章 | 認賊作伴 | 評俠圖姦 | 一〇五 |
| 第二十章 | 志傳薪火 | 藝門雙傑 | 一二五 |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初版

偷拳卷下

白羽作

第十一章 病叟却診義奴侍藥

那啞叭路四，每天到微明時候，便早早起來，要先到把式塢，收拾打掃。打掃完，再到太極陳靜室裏，洒掃屋地。那時候，太極陳早就出門，到野外做吐納功夫去了。今天却不然；啞叭見武塢泥濘，不好打掃，就把兵刃擦拭了一回。放好了，取過掃帚簸箕，來到靜室。出乎意外的，老當家今天依然擁被假臥，並沒有起床。這是啞叭自入陳宅，兩年來沒見過的事。啞叭以爲太極陳是阻雨不出去了，遂輕着脚步，不敢驚動，悄悄的收拾几案，打掃屋地。不意太極陳雖帶戀衾褥，可是並未睡熟；將眼微睜，看見啞叭來了，就叫道：「喂，拿點水來。」

啞叭慌忙回頭，走過來，站在太極陳面前。太極陳重說一句道：「拿開水來，我口渴。」啞叭就俯身一看，太極陳面色紅漲，頗異尋常，並且呼吸很粗。啞叭趕緊的點頭

作勢，轉身出來，直到廚房，向做飯的長工討開水。又找到三弟子耿永豐，比着手式，向靜室一指，做出病臥在床的姿式來；把耿永豐一拉，又一指水壺，往嘴上一比。耿永豐不甚明白，因向啞叭道：「你是說老當家的要水麼？」啞叭連連點頭，導引着耿永豐，到了靜室。把開水斟酌得不很熱了，獻給太極陳。太極陳口渴非常，一連氣喝了三大碗開水。

三弟子耿永豐一到靜室，見師傅竟滯留床榻，逾時未起，便暗暗疑訝。忙上前問道：「師傅，今天起晚了。」太極陳搖搖頭道：「我不大得勁。」耿永豐俯身一摸太極陳的手腕，覺得觸手很熱，脈搏很急；又見倦眼難睜，兩頰燒紅，不覺十分駭異。忙柔聲問道：「師傅，你老昨天還好好的，今天怎的病得這麼猛？」

太極陳這時頭面作燒，渾身作冷，蓋着棉被，還有些發抖。自支持道：「沒有病，就是昨天快天亮的時候，忙着搶蓋糧食，教雨激着了。」耿永豐道：「你老這病不輕，你老覺着怎樣？趕快請位醫生看看吧。」太極陳笑道：「不要緊，只不過受了點寒氣。等我躺一會，燒過這一陣去，做一做功夫就好了。稍微受點涼，那還算病？」

太極陳素厭醫藥，他常說：「人常善自攝生；有病求醫，把自己一條性命，寄託給當大夫的三個手指頭上，這是大懸虛的事。」但是三弟子關切恩師，遂不再與病人商量；竟自退出來，到了內宅，面見師母，把老師病情說了。便要親自套車，進城去請名醫莊慶來大夫。陳老奶奶皺眉道：「你不曉得老當家的脾氣麼？他那靜室就不教女眷進去，他的病是輕是重，我就不知道。要說請醫生，更麻煩了；不但他自己，就是我們有了病，他也不喜歡給請醫生抓藥。上年大兒媳婦有病，差點教老當家給耽誤了。我教人套車請大夫，他就攔着不教去；他說庸醫，名醫，時醫，究竟誰有手段，咱們就斷不定，治病簡直是撞彩。灌一些苦水，保不定是治了病，還是要了命。後來媳婦娘家的人把醫生請來，老當家的才沒法了。你說他就是這種古怪脾氣，我那敢給他請醫生？他仗着他那點功夫，就不許人說他老，更不許人說他病。他昨天教雨激着了，我教兒媳婦看看他去，他都不讓進門。還是昨天晚上，教二孫子進去看了看，給他買了點水果。」

不過，三弟子耿永豐已看出師傅的病來，分明很重；這不能一任着病人的性子了。自恃是師傅的愛徒，硬硬作主張，把車套好，親自進城，去請名醫莊慶來大夫。陳老奶

奶還是耽着心，恐怕陳清平發起脾氣來，就許給醫生一個下不來。於是耿永豐到午飯以後，親自把醫生陪來；果然太極陳勃然不悅，拒不受診。三弟子，四弟子，五弟子，大孫兒，二孫兒，一齊聚在病榻之前，再三央告，說：「你老吃藥不吃藥，還在其次；大夫老遠的請來了，就叫他診一診，給詳一詳病象，咱們聽聽，也好明白。」四弟子方子壽說話最婉轉，會哄師傅，就說道：「我知道老師體質很好，不會害病，這不過小小受一點寒氣。這不是大夫來了麼？你老人家就把他請進來，咱們全別說出病原來，也別告訴他病狀，咱們聽他斷斷，看看這位極出名的大夫到底有兩下子沒有？師傅，你老人家看好不好？」五弟子談永年也陪笑說：「四師兄說的很對，老師練了這些年功夫，那會有病，這不過發點燒就是了。回頭你老別言語，聽聽這位大夫說甚麼；說的對，你老就吃他的藥，不對就不吃。」

太極陳以爲他們太虛嚇了。但見衆人慫慫相勸，這才點頭說：「我知道你們看見我幾十年沒喝苦水了，你們覺着不對勁。總得教我喝點，你們就放了心，天下就太平了。瞧病就瞧病；我不瞧病，你們也不饒我。」

然後由弟子把莊慶來大夫，從客廳陪到靜室。莊大夫素聞太極陳之名，盡心盡意的給診視了一回，看脈息，驗舌苔；然後退出來，到客廳落坐。然後向三弟子耿永豐道：「老先生這病可不輕呀！你們不要把這病看成尋常感冒。診得此症，陽明肝旺，暑瘧內蘊，猛受風邪內襲，傷寒之象已呈。法宜平肝熱，清暑濕，祛風散寒；試投營養脾胃之劑。能否奏效，尙不敢定；最好是另請高明評斷一下，才不致慢事。」

耿永豐一聽這話，驀地心驚。自己也倒看的出師傅的病象很重，可是驟聞醫生莊慶來的口氣，居然有拒不覆診的意味，心上不由格外的着急。陳宅的內容更是吃不住勁，驚慌的問道：「先生，我們老當家的這病，要緊不要緊？」

莊慶來摘下墨鏡來，捻着很長的鬚鬚，慢條斯理的說：「醫生給人看病，向來不願意吓唬病人；陳老先生這病實在不輕。」陳老奶奶揣着僥倖的心理，問道：「可是，莊先生，我們老當家的別看上了年紀，他素常很結實呢，從來也不鬧個病的。」眼望兒媳道：「我還記得，前十一二年了，他病過一次，是受了暑，只病了那麼一兩天。這十來年，就連個頭疼腦熱也沒有。莊先生，我說他不碍事的吧？他身子很好呢。」莊大夫笑

了笑，對耿永豐說道：「耿爺，你必曉得這道理。倘若快先生這種人，才越害不得病；小病不能侵，一病必定很重。你看見患不足症的人沒有？今天凍着了，明天熱着了，天天睡不了病，倒絕不會得暴病。尤其傷寒這種病，病人得了，好的很容易；結實人一病倒，倒費了事。」

陳宅上下越發慌，道：「先生，我們老當家的真是傷寒病嗎？」莊慶來道：「病勢很像。耿爺，費心拿紙筆，我先開方子看。依我想，老先生這病，諸位不要疏忽了，最好再請一位名醫評評。彼此都不是外人，我決不願誤了病人。」

但是，懷慶府的好醫生，就數莊慶來了，更往何處請名醫去？耿永豐忙將紙筆墨硯取來，磨好了墨，莊大夫就提筆仔細斟酌方劑。衆人再三向莊慶來說：「務必請莊大夫費心。」又諄諄懇請莊大夫下次務必覆診，千萬不要計絕。因爲莊大夫醫理高明，我們很佩服的，請別人更不放心了。」莊慶率一面開着方，一面說道：「且看，等吃下這副藥，看情形。府上儘管放心，晚生一向口直，話雖這麼說，我一定盡力而爲。這就是那話，我們要看醫緣了。」當下開好藥方，又囑咐了飲食禁忌；用過茶，戴上墨鏡，告

辭登車而去。

當醫生在這里時，大家苦苦求方求藥，惟恐醫生下次不來。但等到大夫一走，大家又很着急的商量怎麼能教病人情願吃藥了。

耿永豐看着方子壽道：「四師弟，你的嘴最能哄老師，你怎麼想法子勸說勸說呢？」

陳宅上立刻打發長工進櫃抓來藥，立刻用炭火把藥煎上。衆人一齊來到靜室，宛轉勸請太極陳吃藥。方子壽一向能言，說的話最投合老師的心思；獨有這一次，却說碰了。太極陳病象已現，兩颧燒得通紅，雖蓋着棉被，身上還冷，但是神智還清。一見衆人，便問道：「莊大夫走了麼？他說甚麼？」方子壽萬聲說道：「莊大夫說你老這病很重，他說的很有道理，他說你老這是傷寒病。」

太極陳微微一笑道：「他說我是傷寒？」

方子壽道：「是的。這莊大夫醫道實在高明，剛一診，就知道你老身體很壯實。他說得這種病，就怕病人身子壯實，越壯實，病越重。」遂將莊大夫的話學說了一遍，又把莊大夫敬重老師，用心診治的話，描述一番。以爲師傅既知病重，必然樂於服藥；大

夫誇他康強，敬他爲人，必然教他聽着順心。而不意太極陳反不耐煩起來，從鼻孔哼了一聲道：「胡說！就憑我會得傷寒？常言說：『氣惱得傷寒』，我那里來的氣呢？別聽他胡說了；我這不過是凍着點、重傷風罷了，酸懶兩天，自然會好。家裏還有紅靈丹；我聞上點，打幾個噴嚏就好了。」

等到啞叭把藥煎好，又斟一杯漱口水，小心在意的端了進來；太極陳就眉頭一皺道：「快端出去，我不喝這苦水！」

太極陳執意不肯服藥！在跟前的幾個弟子束手無計，家眷們出來進去的着急。越着急越勸，而太極陳越不耐煩。太極陳的妻室陳老奶奶更不放心，帶着兒媳，前來視疾；太極陳的靜室一向不准女眷入內的例竟被打破。太極陳惱了，竟把身邊的一隻水碗摔在地上，厲聲說：「你們要怎麼樣？我還沒死呢，你們老娘們擦眼抹淚的來做甚麼？」

陳老奶奶不敢惹太極陳生氣，只得囑咐孫兒和徒弟們輪流侍護，勉強帶着兒媳出去。○這個老婆婆也是有脾氣的人，不由恨得拭淚罵道：「這個老嫗把棍子，實在氣人；有病不吃藥，該死！死了也不多！」可是夫妻情重，到底不放心；每於太極陳睡熟的時候

，偷偷溜進來，摸一摸頭，按一按脈；汪著眼淚，向服侍人打聽病情。

太極陳的兒子沒在家，孫兒年紀小，女眷不准進病室；服侍他的，只有委之於門徒和長工們。太極陳的病一天比一天重，又把莊大夫請來。莊大夫聽說上次的藥沒肯服用，便不甚高興，當下就辭不開方。好容易的經脈永豐再三央告，方才處了一個方，告辭而去。

太極陳臥病在牀，燒得很厲害，自然心虛怕驚；服侍的人動靜稍大，就驀地把他驚醒。而且病人氣大，看着人個個都不順眼，幾個門徒都挨了罵。太極陳聽見了更討厭。而且有病不耐，最不受聽病重；而他們不知不覺帶出擔憂的話來，太極陳聽見了更討厭。而且有病不耐煩，耳邊喜歡清靜，這些服伺人好像得了話癆似的，噓寒問暖，不時在耳邊絮聒。氣得太極陳嚷道：「你們不說話行不行？我還沒病得人事不懂，用不着你們瞎噓咕，瞎小心！」又罵方子毒道：「看你很機靈，怎麼也咕咕整整的！」又罵永豐道：「我渴我會要水，我冷我會蓋被，你們就不許教我歇一會兒麼？怎的我剛剛閉上眼，歇一會，你們的事就來了？」

太極陳嫌他們服侍的太怠慢了。

罵得耿永豐，方子壽，相視無言。太極陳謂了個身，身子向裏道：「你們這叫服侍病人，還是給病人添病？一個一個的都這麼虛喘，你們就不會裝睡嗎？」

太極陳性本孤僻，這一看病，又不肯吃藥，性情越發古怪了。門排們，家人們，都被罵得亂迸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然而那個睡甯路四却服侍得很勤力。太極陳最怕入間長間短，而睡甯不會說話，自然也不會回了。太極陳最怕入勸他吃藥，睡甯不會說話，自然也不會勸了。

老黃小張這幾個長工倒守了重夜，全是空手，睡熟時鼾聲大作，反把病人吵得不能安靜；被太極陳罵罵出來，不准再進屋。白天由徒弟們照應，晚間只有睡甯路四服侍；並且非常的警醒。夜間不論甚麼時候，太極陳只稍微一轉側，睡甯立刻起來，看一看，聽一聽；用什麼，立刻遞過來。有時不用指授，只看意思行事，頗有眉聽目語的機靈。太極陳被他照應得很舒服。

耿永豐，方子壽到內宅，告訴陳老媽媽，說是：一師傅發睡甯時候得很好，師母放

心吧。」陳老奶奶道：「哦，唾叭倒有良心！」貳永豐道：「可不是，師傅沒自救了他，他做心敬意的侍候著。你老沒留神麼？這幾夜把唾叭的眼都熬紅了。小張這東西總怕老師把傷寒病傳上他，教他服侍，他總躲躲閃閃的。這唾叭却不怕，真算難得。」

陳老奶奶一聽，很是感動，把唾叭叫來，勉勵了幾句。又吩咐白天由大家照應病人，只晚上教唾叭值夜侍疾。又告訴長王老黃，不要教唾叭做別的事了。

太極陳這三間靜室，是兩間通連的，只有一個暗間。太極陳性喜敞朗，便住在這兩間通連的。屋內靠南放著長榻；那暗間雖設床榻，他却不在那里睡。唾叭終夜侍疾，只把一張圈椅放在屋間，前面放一張方凳，拿墊坐的閉眼歇息。耳邊只一聽太極陳轉側有聲，立刻就過來看看。太極陳這一場病，把唾叭熬得面無人色了，可是依然不厭不倦；盡心服侍起來，比一極陳的子孫，門人，以至別的僕人要強得多。

太極陳有數十年的功夫，暗中調停家功，以禦病魔，滿想以自己的靜功毅力，可祛去外邪。無奈尋常感冒好辦，這回却是凶惡症，最厲害的傳染病！又拒不服藥，病勢來得又猛兇，太極陳運氣功以圖病魔，兩相抵拒，支持了幾天；到底支持不住，氣一餒，

終於病得起不來床了。

家人門弟子哀求他服藥，太極陳昏睡中，依然搖頭。太極陳的孫兒捧着藥碗，三弟子耿永豐拿着一杯子漱口水，噙叭端着痰盂，衆人環繞在病榻之側；陳老奶奶藏在人背後，暗暗抹淚，太極陳還是不肯喝藥。弟子們不敢重勸，一勸就罵；陳老奶奶暗命兒媳上前哀告公公；太極陳對兒媳是很有禮的，當然不好罵。可是他迷迷糊糊的還是說：「別麻煩我，你們出去！我心上亂得慌。」

此時太極陳身上不斷發燒，兩耳有時發聲，面目已見枯瘦了。急得陳老奶奶說：「他還不吃藥！這可沒法了，我們只好灌他了！你們瞧，他都改了模樣了。偌大年紀，怎的還要年青脾氣！」不想太極陳到底與常人不同，就到這時，他還聽得出來，嘶聲說道：「又是你搗亂，給我出去！」伸手把枕頭抓過來，要砸陳老奶奶。衆人趕忙勸止；大家退出來，來到內宅，紛紛議論，人人着急。陳老奶奶因對耿永豐道：「老三你看着，你師傅這病到底怎麼樣？我瞧着很不好。」說時又掉下淚來。

耿永豐皺眉道：「不吃藥，反正不易好。想甚麼法子呢？」方子壽道：「師母別着

急，我想了一個法子，可以把這藥煎成大半碗，混在茶飯裏，一點一點的給他老人家喝。」「耿永豐搖頭道：「藥味很濃，那怎能嘗不出來？」方子壽道：「咱們想法子呀。」「太極陳曾經自己點名要吃清瘟解毒湯，他說成藥穩當。於是大家要騙病人，把治傷寒的藥假作清瘟解毒湯，教啞叭給太極陳端來；趁着太極陳迷忽的時候，給他服下去。但是太極陳只嚙了一口，就說：「這是甚麼藥？味不對呀？」啞叭比手畫腳，做了一個手勢，却將清瘟解毒湯的藥單拿來，給太極陳看了。太極陳勉強喝下去，疑疑思思的躺下了。太極陳的病勢毫不見輕，到後來竟神智一陣陣迷惘起來。衆人只得把藥滲在粥內和茶水內，教啞叭一點點的給太極陳喝。太極陳昏昏沈沈，舌苔很厚，只覺口苦，不能辨味；竟有三四天昏迷不醒。陳老奶奶越發着急道：「病的這麼重，你們灌他罷！」

耿永豐再把莊大夫懇請了來，偷診了脈息，對症下藥；陳家上下人人着慌，最後只好用美匙磨着藥，一口一口的灌。太極陳堅持不肯吃藥，到了這時，他也不能自主了。這病直害了半個多月，太極陳才漸漸緩轉過來，知道要水喝了。啞叭忙把水碗端來，太極陳連呷數口；抬頭看見耿永豐，方子壽立在榻前，陳老奶奶坐在脚後，衆人環視

着自己。太極陳明白過來，呻吟着說：「我覺着不要緊了，你們不要圍着我了。你們看到底不吃藥，也能好了不是？」衆人聽了都不言語，但是太極陳却覺出茶味不對來。問衆人道：「這是甚麼茶？怎的這個味？」衆人相視示意，太極陳皺眉想了想道：「你們灌我了麼？：咳！這一場病，整整躺了四天。」衆人不由笑了起來。陳老奶奶道：「老當家的，你才躺了四天麼？告訴你吧，你差點把人吓死，到今天你整病了十八天了！」

太極陳的病，險關倖已度過，精神氣力却都差多了。邪熱一退，病人便清醒過來，跟着就是極度的疲倦，躺在床上歇息着。家人們過來省視，太極陳也能耐着煩答對了。家人便把啞叭路四感恩侍疾，十幾天通夜沒睡的話，對太極陳說了。太極陳抬頭看了看啞叭，果然啞叭眼圈全熬青了，眼皮也睜不開似的。聽見大家議論他，他只把頭點點，微笑示意，好像說：「老當家的病好了，好極了。」太極陳很是欣慰，點點頭道：「這人別看是殘廢，倒很有血性。」跟着向衆人發語道：「你們知道麼？別看我發着燒，懶怠言語，可是我心裏明白。啞叭伺候我，不一定就只他能細心；他第一件長處，是不會麻煩我。誰像你們，病人越不願說話，你們越圍在跟前，像問口供似的審問我；好像

我小小有點不舒服，連吃喝我都不知道了。告訴你們，是病人就喜歡耳根清靜，最怕人瑣碎。」說得大家禁不住微笑。

又休息幾天，太極陳覺着十分輕鬆了。可是他到底不肯承認是吃藥治好了的，他說那是他四十年的功夫，把病魔逼退的。他使想坐起來，試着要連一回靜功。方子壽等勸他多歇兩天，太極陳不以為然。不意他剛剛坐起來，這才覺出周身依然酸痛，頭目依然昏沉，一陣陣暈眩；試一用功，只覺丹田之氣不甚順調；這才咳了一聲，又躺下了。

又過了幾天，太極陳自覺好多了。夜將二更，靜室無人，只有嗚叭睡在椅子上；太極陳久臥生倦，自己坐了起來；默運內功，試調呼吸，覺得還是不能持久。於是摸着黑，又試着要下地；可是想不到竟如此軟弱，單腿才著地，好像脚下踏了棉花似的，一點根也沒有。不禁喟然歎了口氣道：「這場病可不輕，莫非真是傷寒病麼？」

忽然，聽着外面似有異聲。……

起初，太極陳還疑心是秋風吹殘葉的聲音。細一聽，忽然覺着不對；而且這聲音很可疑，似有人搬挪甚麼物件，鏗鏘的，沙沙的，還有腳步聲音。

偷 太極陳道：「唔？」

這聲隨風一蕩，忽然聽得見，忽然聽不見了。太極陳坐在床上暗想：「是誰不放心我，要過來瞧看我來吧？這大概是老婆子？我只裝睡熟，她就放心回去了。」遂一倒身，躺在枕上。那知過了好一會，並沒有人進來。而且細聽足音，很輕很小，似躡足而行。那刷刷拉拉的聲音，又似有人搬動枯柴。太極陳詫異起來：「唵？」轉想病中體弱，也許是自己耳鳴，也未可知。但這聲音竟連接不斷，未免太可怪了。聲音越來越近，後窗也響起來了。

太極陳暗想道：「這到底是怎的一回事？」好在距床不遠，就是窗戶；太極陳提起一口氣，又坐起來，往床下一站，打算走過去看看。噫！這才曉得病久了，這全身一落地，才走了一兩步，渾身虛飄飄的，兩腿居然哆哆嗦嗦起來。這病魔竟如此厲害，不論你內功多麼強健，也招架不住二十多天的病折磨。太極陳自己歎息道：「總是功夫沒練到爐火純青的功候吧，區區一場病，竟走不上道來了麼？」

太極陳一面歎息著，一面強支病體，扶着床，一幌一幌的往前移步。猛然，聽得劈

拍一聲響，立刻前窗上閃起一道火光，跟著後窗外也閃起火光。

太極陳吃了一驚，驚出一身冷汗。急急的撲到床前，吁吁地喘著；更不遑仔細，伸手刮地一下，把窗紙抓破了一把。急努目力，往外察看；還未容看清，早有一團濃烟夾著光焰撲捲過來。濃烟從紙窗抓破處竄入屋中，跟著烘的一聲，後邊窗紙已經燃著。

太極陳大叫：「不好！有火！」頓時精神奮張，倏然一竄，倒退回來。太極陳腦海如電光石火的一轉，立刻想到這是賊來放火！

太極陳神威一震，雖在病後，虎似的搶近屋門，要奪門救火拿賊；但是空有雄心，兩腿抖抖的打絆。太極陳急怒交加，用力一推門；門扇嚴扃，順門縫往裏竄烟。原來門扇竟被倒鎖了！驀地一吼，聲如洪鐘，道：「有賊，嗜，你們快來！」脚下一軟，急急的退到床上，喘個不住。

當此時，危急萬分；那侍疾乘句，疲極睡熟的啞叭路四、驀地驚醒過來。屋門口，前後窗，火光照得通紅；濃烟捲到屋中，前後窗的紙烘烘的早全燒著。啞叭失聲喊了一聲；忙亂中，太極陳叫道：「啞叭，快去叫三徒弟，有歹人放火！」

第十二章 沉疴初起 讐火夜發

啞叭路四失聲「哎呀」的叫了一聲，突然竄起來；把倦眼睜開，向四面張皇的一看。○火焰燎亮，屋中隨風颯進來濃烟。啞叭忽地跑到屋門口，把門扇狠狠一踢，竟沒有踢動；門口外堵着許多乾柴，屋中嗅得一股子硫磺油蠟的濃臭。啞叭旋風似的在屋中一轉，烟影中，只聽太極陳又叫道：「啞叭，快叫人去，有歹人放火！」當這時，前後窗櫺都燒着了。啞叭猛然，一拉太極陳的右臂，又急急一伏身，把太極陳擡起來。……

外面的火辟辟拍拍的暴響，陣陣濃烟隨風發出呼呼之聲。大廳上睡着的太極陳門下衆弟子一齊驚動。○三弟子耿永豐虎似的跳到院中一看，烟火是從跨院湧來的。○耿永豐大驚，狂呼長工們快逃：「不好了，老當家養病的跨院失火啦！」陳宅上下全都驚醒。○耿永豐和太極陳的次孫陳世鶴非常惶急，齊撲到跨院來，聚在靜室門前。○靜室爲乾柴烈火所圍，恍如落烟火窟。○耿永豐，陳世鶴繞圍大叫，急得兩人齊要突火入撲。○就在伏身作勢之時，猛聽屋門一倒，黑忽忽飛出一物，是一隻木凳；直拋出來，一落地，「拍

察！」摔得粉碎。跟着火焰略一煞，條的從屋門內竄出一個人來。衆人忙看，正是噯叭路四，背着師傅陳清平，衝火而出。從屋內往院心一竄，落下來，蹣着碎凳；噯叭踉踉跄跄往前栽過去。耿永豐縱步趕過來，一把扶住噯叭，陳世鶴抱住太極陳。

衆人在驚慌中，見宅主得救出來，一齊大喜，都圍過來，攙架問訊。太極陳喘吁吁道：「好孩子們，難爲你們，全不看看這火是怎麼起的！我死不了，房子不過燒這三間，連不到別處去。你們還不快去尋拿放火的人嗎？」

一句話提醒三弟子耿永豐，急率長工們救火。撲救甚速，火未成災；家人們攙着太極陳奔客屋。耿永豐和五師弟談永年，急往前庭，後院，內宅，查看失火的原因，搜尋放火的歹人。各施展輕功提縱術，先後竄上了房；擡目光，往四面察看，四面絕沒有人影。耿永豐從跨院房上，竄繞到西南面；突見西南角一帶牆頭上，灰土剝落一大片。五弟子談永年從前院繞過來，蹣看平地上，也在西南角院牆外，發見了疑跡。兩人相會，揣測這火確是歹人放的，並且這放火的人準是個笨貨，很有幾處留下明顯的脚印。前前後後查看一遍，已斷定放火賊人至少當有兩個；一個賊人進院，另有一個賊人在外巡風。

；大概是放火報仇，不是縱火打劫。兩入又到街上搜了一遍。

天色已然發亮，左右鄰也全驚動起來，紛紛慰問，耿永豐回答說：「是長工不小心，把柴灶引着了。」向鄰人敷衍了幾句話，暗對五師弟說：「放火的賊手脚很笨，必然跑不遠，可惜咱們遲延了一步。依我推測，後鄰張老栓家太可疑了。」談永年詫異道：「張老栓難道敢放火不成？老師跟他也沒有仇啊？」耿永豐道：「不是他放火。就我查勘的情形來看，賊人帶着火種，是由張老栓家上的房，跳到咱們老師後院來的。火一起，賊人又從後院翻到張老栓家。可惜我們見火心慌；若是火一起來，就上房查看，可以登時把賊捉住。你看罷，回頭老師準得責備咱們粗心。」

耿永豐心中啾啾，果然太極陳經這一場火災，非常的發怒，一疊聲的找耿談二弟子；瞪着眼對衆人說：「想不到我這場病，竟教人欺負到門口來了。要不是唾叭，看這樣子，我要燒死在屋裏，你們還許不知道呢！火怎麼樣了？」家人忙答道：「早潑滅了。」太極陳喬然坐起來，看見耿永豐悄悄溜進屋，冷笑了幾聲道：「老三，你查勘得怎樣了？」耿永豐惴惴的回答：「查明確是歹人放的火，大概是從西南角爬牆進來的。」太

極陳怒道：「看見人沒有？」耿永豐低頭道：「沒有。」太極陳哼了一聲，半晌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們爺們在這陳家溝子，一向安分守己，從沒有恃強凌人的地方。陳家溝子的一草一木，從來沒人肯動；就是綠林道，也沒有敢來在我眼前撒砂子的。至於老鄰居，我更沒有得罪過誰。如今竟有人找上門來，堵着屋門放火，想把我活活燒死！我太極陳創了這四十多年，兒孫滿前，徒弟一大堆，臨了落個教仇人燒死，也死得太現世了吧！要是讓放火的人逃出掌握，我還有甚麼臉面，在陳家溝子活着！……」因又拍枕歎道：「可歎我這幾個高徒，到了師傅危難的時候，那個有點用！若不是啞叭搆出我來，就許活活燒成灰燼！難爲你們兩三個人，查勘了半天，竟會讓賊人逃脫了？」耿永豐談永年，全都慚愧無地，沒話可答。

太極陳盛怒之下，連家人帶門徒，一個不饒，挨個申斥一頓；忽一眼看見啞叭路四，不由點了點頭。又看了看徒弟們，唉了一聲，遂躺在床上，不言語了。耿永豐等深知師傅家門失火，有損威名，當然很着急，又很抱歉。直容得太極陳稍爲氣平，耿永豐這才把查勘所得的情形，一一說明。但是張老栓是個老實人，若說他放火，這決不近情理

○耿永豐又低說：「師傅歇歇吧，弟子破幾天功夫，一定要把賊人的底細訪出來。當初弟子們不是不知道拿賊，因為當時想救火救人要緊。……」太極陳哼了一聲道：「你們好幾個人，就不會分開來做麼？再遇上事，千萬記着；別往一處擠，務必分途辦事。救火，救人，護家眷，搶拾財物，捉賊，各認定一件事下手，賊人焉能逃出掌握！」耿永豐連忙引咎認過，順着太極陳的意思，極力慫恿了一陣。見太極陳閉上眼，這才悄悄的退出來；忙和五師弟談永年，秘商探訪縱火歹人之計。也不敢再向太極陳多說，只暗地用心鈎稽。因想太極陳在鄉里間，雖然並沒得罪過人，可是就爲吝惜拳術，不輕授徒，他就頗招許多武林後進的妬忌。這放火的人就許是拜師見拒的人，訪實了太極陳身在病中，特意縱火，以快私怨，也未可知。耿永豐想張老栓家中並不見有可疑的人出入。五弟子談永年，次日把七弟子屈金壽找來，兩人偕往各處暗訪，也沒有頭緒。

太極陳身在病後，更經這番驚急氣惱，病勢又加重起來。喃喃自語道：「竟會有仇人大胆的來我家放火！」恨不得立時病癒，親手追究此事。急得唉聲歎氣，心中却是暗暗感激啞叭路四；這次多虧他捨命拈救，才得逃出火窟。我倒沒有自救他！這個小啞

叭居然知恩知德！」但是他又想：那天啞叭如不在跟前，憑自己一身功夫，也會逃出屋來；人老不服氣，太極陳更甚。雖然這樣想，到底吩咐家人，此後好好看待啞叭，給他加月錢，不許再教他挑水了，也不必做別的活了；「只教他服事我，他倒會侍候人。」陳老奶奶更感念啞叭，當天便賞了十兩銀子，又給了一套衣服。然而啞叭也病了！

這一回捨命救主，啞叭不但驚吓過度，又努過了力。他經月侍疾，早熬得眼紅力疲。仇火空發，屋門口有歹人堆着的柴禾，門又倒鎖着，烟薰火燎，被他破死力砸開門；又恐歹人暗算，把一隻小凳拋出去，擋着太極陳，拚命往外一竄，登時失脚栽倒。雖經耿永豐扶起，經這一跌，吁吁狂喘，幾乎軟癱在那里；第二天他便病倒。陳宅上下慰勞有加，忙給他治病，第三天他就好了。

這一回火災，太極陳的靜室，門窗燒燬，當時潑水澆救，屋中什物全被水漬壞了；因此移到客堂養息。人都存着賊走關門的心情，一到夜裏，弟子們輪流值夜。太極陳一覺醒來，看見耿永豐，方子壽，談永年等，竊竊私議，聚在客堂。方子壽是隔日才聽見老師家裏發生火警，今天才買了點心，跑來探問。三師兄告訴他，師傅因為捉不住放火

的賊人，正在著急。兩人正說着，忽然七師弟屈金壽慌慌張張走進來，向四面看了看，悄聲對耿永豐說：「三師哥，四師哥，方才在村外土圍子東邊，亂葬崗子裏，發現了一具死屍，情形很可疑。……」耿永豐聳然道：「有甚麼可疑？」七弟子屈金壽低言道：「這具死屍年約三十多歲，短衣襟，小打扮，腿上帶着凶器，是一把一尺二的匕首。在他左肋任督二脈的脈眼上，插入一把八寸長的刀子，連把插入，並未拔出來。看屍體，也就是昨天才死的。」方子壽悚然道：「這像是仇殺。」七弟子道：「那是無疑的了。最可怪的是死人身上帶着夜行人的用物，而且還有一張房圖，畫得是咱們老師的家！」耿方二人聞言愕然，道：「真是麼？」七弟子道：「一點也不差，三層院，三十七間房。」却又低說道：「師哥，你猜這死的人是誰？」二人齊問：「是誰？」七弟子悄然說：「蝴蝶蔡二！」

客堂中人一齊大驚。沈默了半晌，耿永豐看着方子壽；方子壽也看着耿永豐，隔了一會，率直說道：「這蔡二就是小蔡三的親哥，一向是耍胳膊的漢子。他怎會死在土圍子那邊呢？七師弟，你怎麼看見的？」七師弟道：「四哥，你不在這裏，你自然不知道

○前天有人到師傅這裏放火，撲救很快，幸未成災；但師傅却非常動怒，責備我們無能。我和三師兄，五師兄這些天急壞了，天天出去查訪。當天失火時，要是留神，或許當場捉住放火的賊；如今隔了日子，那里訪得出影子來？老師罵我們廢物，我們沒法子，只可出去瞎碰。我剛才偶而溜到亂葬崗子，看見一羣野狗打架；過去一看，才看見這具新死屍教狗給刨出來了。新刨的坑又很淺，我就趕開了狗，過去仔細一看。……」耿永豐哼了一聲道：「老七，你好大膽子，竟不怕教人看見？鬧着玩的嗎，人命牽連！」七師弟說道：「巧極了，四面一個人沒有，我就把死屍搜檢了一遍。這小子，我可以武斷的說，他一定是放火的人。三哥你說我胆大，你看我作的事更懸呢，我把死屍的鞋竟剝來了。三哥你試比一比，準跟房後牆根那個泥脚印一樣。」打開手中小手巾包，拿出一隻鞋來。

互說着，太極陳已然聽見語聲，便問道：「子壽來了嗎？你看，竟有人堵着我屋門口放火來了。若不是我自己發覺的早，我就許胡里胡塗的教火燒死，還沒人知道。你們哥幾個，可惜跟我這幾年，沒有一個能成的。咳！你們大師兄傳劍南還算罷了，武功可

以，人也細心；他要是在這裏，他一定能替我出這口氣。你們又講究甚麼？」

耿永豐看了看太極陳的神色，忙低聲告訴道：「七師弟在咱們村外，查見一具死屍

○」太極陳道：「死屍怎麼樣？」七弟子道：「是被入刺死的，這個死屍身上帶着夜行

用具呢。」太極陳道：「甚麼？」抬頭看見那隻鞋，登時憬然若有所悟。道：「難道

是放火的？」羣弟子一齊頷揚道：「老師明鑒，你老料的一點不差，大概是放火的歹人

！」牆根下的泥脚印早經用紙幕下；太極陳立刻吩咐三弟子，拿這鞋底，互相比勘一下

，果與紙上畫的脚印吻合，一定是放火的無疑了。却是被誰殺的呢？」太極陳眼望衆

弟子，眉峰緊皺，面現嚴厲之色。楞了一晌，忽雙眉一挑，向方子壽說道：「難道是你

？……」方子壽吓得急忙站起來，道：「弟子可沒那大膽子，我可不敢胡爲！」

太極陳釘了方子壽兩眼，點頭不語；又轉而看定七弟子。七弟子屈金壽忙說：「老

師你老可別錯疑！弟子只會這麼一點功夫，我可決不敢那麼用；你老放心！」太極陳又

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你們坐下。」雙眉又皺起來，道：「誰呢？」耿永豐，拿着這鞋，

比量過來，比量過去；忽然發話道：「老師，你老可記得給四師弟匿名投信的那人不？」

太極陳變然道：「哦！……不要胡猜！」心想：「登門放火的暗中有入，捉賊加誅的暗中也有人；上回揭破奸謀，也有這麼一個匿名人物。這兩件事，是不是出於一人之手？我反倒暗中教人保護起來了？」雖不教弟子胡猜，自己却反覆揣猜良久。

當下暗囑衆弟子不要聲張，把這鞋也燒了；打算候自己病愈，定要訪一訪這匿名的能人。放火的賊人已然伏誅，究竟是件痛快事情；太極陳的病一天比一天減輕，不久也就好了。地面上聞傳亂葬崗發現無頭男屍，官驗後標埋了，就飭捕訪凶。地方上紛紛議論，但是再也猜不到這死者與陳宅放火案有關。這就因為死屍經屈金壽發現時，本來有頭；等到再被地保發現時，忽又憑空被人把頭割去；沒有頭的死屍，人們就不曉得死者是誰了。

第十三章 月下說劍隅後觀光

太極陳在中秋節後得病，直到九月中才痊愈。又養息了十多天，這一日太極陳精神爽快，對羣徒說：「你們只顧扶持病人了，把功夫也就悞了。等明天叫啞叭把場子打掃

打掃，兵刃也擦磨擦磨。」太極陳性情嚴冷，却是尋常也不是總鬧脾氣的；何況這一場病，弟子們盡心侍疾，他儘管口不言謝，心上到底感激的。坐在太師椅子上，捻鬚含笑而談；衆弟子侍坐左右，見師傅今天高興，各人遂將自己所練的技業，和內功調息之法，有不明瞭處一一說出來，請師傅指正。太極陳給衆人指點了一二，隨即欣然說道：「今天天氣很好，晚上月亮地，我就下場子。一來我自己也該練習練習，二來也可以驗看你們近來的功夫。」

耿永豐，談永年一聽此言，很高興的答應了；忙着到方家屯，給方子壽送信，又到隔巷，把屈金壽找來。即刻開了跨院的門，吩咐啞叭路四，把場子快快收拾乾淨。耿永豐大聲告訴路四：「老當家的今天是病後第一天下場子，非常的高興；你把兵器架子全打磨淨了。老當家的今天一痛快，就許把太極門的絕招，傾囊抖露出來。」

啞叭聽了，趕快打掃把式場子，擦磨兵器；用細磚末蘸油，把架上兵刃的擦得錚亮。耿永豐，談永年，屈金壽，也跟着一齊動手。雖是老師傅才病了一個來月，可是沒正經練武，差不多快半年了。不一刻，方子壽也已起了來，欣然說道：「師傅今天高興？」

耿永豐道：「老師今天高興極了，要在月亮地練拳；老四你趕到了很好，今天老師不知要教多少路呢。你不用回去了，今晚就住在這裏吧。」四個徒弟聚在武場，未到申刻，已經忙著把練武的單棚和露天塢子都收拾好了；又將以前學過的招術私自演習了一遍。晚飯後，師徒喝了幾杯茶，又閒談一回；太極陳這才率領羣徒，來到跨院。

這時碧藍的晴空，萬里無雲，星河耿耿，新月初升；那兵器架上的長短兵刃，被皎月的清耀照輝着，反射出來閃閃的青光，顯露出兵刃的鋒芒銳利。在練武場的四角，本有四架戳燈，不過光亮很小。等到太極陳師徒齊集把式場單棚前，啞叭路四走過去，要把燈焰全撥大了；太極陳迎面說道：「啞叭，把燈全熄了罷。這麼亮的月光，豈不比那昏黃的燈亮還強？」又隨口說道：「我們練功夫，你可以隨便歇着去吧。」

眼看着啞叭熄了燈退出去，又把跨院門掩了；太極陳轉臉來，向耿永豐，方子壽，談永年，屈金壽等說道：「你們這幾個月，自己練的怎麼樣了？覺着有進境麼？」耿永豐見師傅今日的神氣，聲色譎然，遂向五師弟等看了一眼。談永年忙說：「頭些日子，師傅欠安，我們人人心上慌慌的，也沒顧得考究。這些天倒是早晚用功，不敢稍懈；有

倫 拳 卷 下

了疑惑的地方，我們就請教三師兄。不過這裏頭，三師兄也有說不上來的。」太極陳轉看耿永豐；耿永豐陪笑道：「太極拳的奧義，弟子領略的不多。五弟，七弟他們不知道了，就問我，有時就把我問住了。師傅常說，牽動四兩撥千斤，弟子倒是明白；只是運用起來，手法上總覺得夠不上得心應手。五弟擺出式子來，教我給他矯正，我還不知巧勁怎麼使呢。」

太極陳微微一笑道：「初涉門徑，常常會覺着這樣的。有的好像明白了，細一著真，又全不明白；有的心裏明白了，可是口上說不出來。這就是功夫上還隔着一層；點破這一層，就到了升堂入室的地步了。可是欲速則不達，太極拳的精髓，是隨着各人功夫的進境漸漸領悟，不是靠着講解指示，就能速成的。」

太極陳又微噉了一聲，徐徐說道：「太極拳的拳法，微妙處就在一圓中。」說着做了一個手勢。「這拳法本於太極圖說。有人說，太極圖是從道家推演來的，並非易學正宗，這個不去管它；我們只說太極拳的運用，不管太極圖的來源。太極拳依太極圖的學理，由無極而太極，即由無相而生有相，由靜而生動。太極十三式，崩，履，擠，按，

採，捩，肘，靠，是爲八卦，亦卽四方四隅；進，退，顧，盼，定，是爲五行。合八方五行，統爲十三式，就是太極拳的拳訣。每一字訣，有一字訣的運用；那一訣功夫不到，就運用不靈。初學常覺顧此失彼，又被玄談奧義所迷，就以爲太極拳不易學了。却也是的，太極十三式變化不測，式式相生，運用起來是一貫的，包括起來是由動至靜的；拳術練成，便能靜以制動，攻瑕抵隙。練拳的時候，還要一心存想，英華內斂，抱元守一，這就是煉氣凝神；必要氣貫丹田，持重不搖，使得靜如山岳鎮，動若江河決。人剛我柔爲「走」，人順我背爲「黏」；能得走字訣，休爲黏字累。敵未動，我不動；敵動，我先動；只爭一著先，便是守爲攻。太極陳講到這裏，向衆弟子臉上一看，看看他們領悟了沒有。隨向三弟子發話道：「永豐，你解說一遍，給他們聽聽；我問你，甚麼叫敵未動，我不動；敵動，我先動？這爲得是甚麼？攻敵制勝的要著，是早動手，先發招好？還是容得敵人的招術發動出來，我們以逸待勞的好？」

耿永豐從師有年，這些理論早都耳熟能詳了。遂答道：「我們這太極拳，要訣在以柔克剛，以巧降力，能制先機。敵不動，我當然不動，這就是『靜以制動』。可是身雖

偷 拳 卷 下

未動，精氣神早貫於四肢，正是暗寓先發制敵之意。容到敵人已經把招發出來，這決不是一味的以逸待勞；正是使敵人的力量發泄出來，敵人就外強中乾，身心失了平衡。此時我們運用太極拳，可就決不許慢了；我們應該乘虛疾入，攻敵不備。要借勁打勁，以敵之力攻敵之力，這就是「敵動，我先動」。我先動，不是我先動手，乃是說我「得佔先著」，應付靈活。『四兩撥千斤』，巧妙全在這裏。師傅，是這樣的麼？」

太極陳道：「子壽，永年，金壽，你們說對麼？」一齊答道：「是的。」太極陳令天下場子，雖然未展長袍，可是口講指劃，且說且練，把太極拳的一招一式，頗講出不少來。衆弟子認爲機會難得，頭一個是歐永豐，他心中懷藏着疑而未決的地方很多很多，正要請師傅逐式表演指撥；不意五師弟談永年也趁師傅高興，搶先湊過來，問道：「師傅，太極拳第七式『搜膝拗步』，第九式『手揮琵琶』，還有第十六式『海底針』，二十七式『野馬分鬃』，是這麼練麼？弟子運用起來，總覺着這幾招不能得心應手。曾聽師傅說，這幾招的功用能使敵人於不能用武之地；展開太極拳封閉攔切之力，用好了，不僅能把敵人發的招拆散了，還能趁勢取勝。可是我直到現在，這幾個式子的訣竅，

一點也沒有得著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這幾套拳式演出來，請師傅指正。

太極陳微微含笑說：「你說的『撲膝拗步』這一式，如遇敵人用『鐵腿掃椿』，或用『擺運腿』，來踹我們的下盤，我們就可以用這式來破他。用的得當，不但可破敵人的招術給拆了，敵人招術變化稍遲，我們還能把他的身勢制住，使他不能立即換招。然後我們趁勢變式發招，便令敵人難逃太極掌下。這一招在太極拳訣上是運用『履』字訣，重在下盤之力。」說到這裏，太極陳把這招的功用以及行招的訣要，都以身作則的擺出架式來。隨着又表演第九式『手揮琵琶』，這一式在太極拳中非常重要；敵人走中宮直進，用『黑虎掏心』，『烏龍出洞』等招術來攻，我便可運用此招破他。在拳訣上重在『擠』『按』之力，按卦象是離宮，論方向是正東；離中虛，由無極生有極；這地方既不能避，又不能走，全靠著靜以制動，虛中有實，借力打力。

太極陳隨又把第十六式『海底針』，二十七式『野馬分鬃』，全演了一遍。講完這幾招的竅要；然後又教談永年重練了一遍，別的弟子也全都隨着看。談永年經師傅這番指點，立刻心領神會；四弟子方子壽看着師弟談永年那種高興的神氣，如膺九錫，不禁

偷笑。

五弟子搶先領教，飽載而退。耿永豐叫了一聲「師傅」，剛要請教，四師弟子壽却又先招上來；乘着師傅轉臉的工夫，將一柄純鋼劍提了過來，笑嘻嘻的捧到師傅面前，道：「師傅，你老看這把劍。」太極陳轉身一看，接過來，就月光細細端詳時，劍長三尺八寸，縹緲皮鞘已然破壞，吞口銅什件却很精緻。方子壽笑道：「這是弟子新從懷慶府一家骨董攤上買來的，倒是一口古劍。師傅您瞧，使得過麼？」月光下，太極陳一按崩簧，崩簧鬆了，用不着按，信手便順的拔出鞘來。劍才出鞘，一縷青光映月增輝；脊厚刃薄，鞘雖殘舊，柄雖活動，用指甲彈了彈，劍身却錚然作響，恍似龍吟。太極陳掂了掂，又驗了驗刃口，立刻對方子壽道：「那裏買來的？」方子壽重答道：「在府城骨董攤上。」太極陳道：「你倒識貨，花了多少錢？」答道：「才五吊九六串，買來剛六七天。」太極陳就月色下，細賞此劍；羣弟子聚過來，一同看劍。太極陳對衆弟子道：「這把劍也可以說是無價之物。你們看，這是精鋼所鑄，剛中有柔，比我那把劍還強。」方子壽欣然說道：「師傅那把劍，不是三十五兩銀子買的麼？這個便宜貨，倒教

弟子瞎撞上了。」

太極陳手提着劍柄，頓了頓，連聲說：「好劍！不過零件必須收拾，劍把劍托也都搖動了。」

太極陳提劍走到武場當中一站，向衆弟子道：「我這些日子一病累月，功夫也都擱荒了；子壽這把劍，倒很值得試一試。子壽，你拿這把劍給我看，你是繞着灣子，要究一究奇門十三劍劍點麼？」方子壽見師傅臉上隱含笑意，忙順着口氣應承道：「師傅，你老人家栽培我們。不過師傅病剛好，我怕你老過於勞神。」太極陳笑道：「子壽，我不是捨不得教給你，無奈你天資有限。」耿永豐，談永年等，一齊慫恿道：「師傅，你老人家精神要是好，你老就費心練一套吧。我們幾個人巴不得你老人家練一趟，我們看看哩。」太極陳哼了一聲，却又笑道：「我就知道子壽專好耍這小心眼。想要學劍，就弄一把好劍來給我看。」

但是，太極陳這回却把方子壽的本意猜斷錯了。方子壽深感師傅救命洗冤之恩，無以爲報，他花了五十六兩銀子，尋來這一柄好劍，意思是看準了師傅愛的話，他就裝配

好了，奉獻給師傅，聊盡孝心。他的酬恩微忱，可以借劍掬示了；不道意外的師傅錯疑他要學劍，這又是求之不得。

太極陳對羣徒道：「連你們也誤會我了，我何嘗把太極門的武功秘惜不傳？我只恨你們悟性太慢，耐心不足；教我費了多少唇舌，把拳訣劍點給你們講解了一遍又一遍，你們還是瞪著眼珠子發楞。你們總覺得我說的這些理論近乎空談，你們只盼望我不講玄理，只演實式。把一招一式從頭到尾，都傳給你們；你們比葫蘆畫瓢，就算是學會了。告訴你，那不成！人人都是這樣，最怕我逼著練死式子；一個式子練二三十天，你們都嫌我太麻煩；『人家會了，還這麼瑣碎！』殊不知太極拳這一門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；築根基一點也不許踉等含糊。子壽的脾氣就是沒耐心，又沒悟性；練個粗枝大葉還行，一到細處，你就嫌膩煩了。我不肯教你，不是捨不得，乃是看準你要半途而廢。你還記得麼？我教你『盤馬彎弓』那一招，只教你站半個月，你就受不了了，那可怎麼能行？現在你哥們幾個都盼望我把太極十三劍演一套；我就演一套，你們好好看著。自己那點不對，就勢改正過來。其實光看我練，不聽我細講了細講，那不過是看熱鬧；除非你們

自己有一點根，看我練還有點用。」

這時月到中天，清輝匝地，令人倍覺爽快。太極陳立身於月光之下，眼望晴空，精神一提。立刻目攬英光，左手倒提劍把，右手掐劍訣，把門戶一立。雙臂一圈，立刻將劍換交右手，左手掐劍訣，指尖指到左額，劍尖上指天空，亮「舉火燒天」式。一變招，身隨劍走，「青龍探爪」，「白鶴抖翎」，把身法劍式倏然展開。說道：「你們留神看！」登時間，劍光閃閃，泛起一團青光；進退起落，身劍合一。身法是迅若風飄，劍法是疾若電掣，果然不愧為技擊名家。施展到「龍門三擊浪」，身隨劍起，嗖的一縱，縱出兩丈多遠。跟著一收勢，立刻仍回到原起式的地方，連半步也不差；把劍重交左手，雖在病後，仍然攝得住氣。弟子們不禁歡呼：「今夜竟得觀太極十三劍的全套！」

忽然間，墻隅那邊，人影一閃。衆人齊叫道：「誰？」太極陳扭頭一看，原來是那個啞傭路四。

太極陳提劍走過兩步，大聲叫道：「是路四麼？你還沒出去，你難道也來看我們的劍術麼？」

啞叭轉身要走，忽又過來，呵呵了半晌，才用手一指兵刃，又一指跨院門口。太極陳這才想起來，啞叭大概是等着師徒練完了，好進來收拾兵刃，關門上鎖，他一天的差事才算交待完。然而這個啞叭的興頭却也不小，他竟不去下房假寐等候，却跑到這里，看練劍演拳。太極陳不禁失笑道：「你也喜好這個麼？你一個殘廢人，也要練太極拳麼？」

啞叭比手劃腳，向太極陳做手勢。耿永豐等說：「這可糟，好容易師傅高高興興的講着武功，傳着劍術，却教啞叭打岔了！」走到啞叭面前說道：「你忘了規矩了吧？師傅上武場，不許閑人出入。……」啞叭一低頭，急忙轉身退出去了。

果然不出耿永豐所料，太極陳覺得多少有點疲累，遂向門人說道：「天不早了，明天再練吧。」

自此太極陳督促羣徒，逐日的下場子，練功夫；不過有時不高興，還是教徒弟們自己練。

光陰荏苒，轉瞬又是一年。太極陳的大弟子傅劍南，十年受業，深領師恩，藝成出

師，跋涉江湖；雖然魚雁常通，書壁時至，却是師徒久遠，已經七年沒見面了。這一日傅劍南忽然帶著許多禮物，來到陳家溝，給師傅請安祝壽，順便還打聽一點別的事情。

第十四章 師門歡聚武林談奇

十月十七日，是太極陳的生日。耿永豐，方子壽，談永年，屈金壽，祝瑞符，齊來師門，商量着要給師傅設筵祝壽。而久別師門的大弟子傅劍南却於此時趕到了，大家越發興高采烈。

傅劍南精研拳技，在外浪遊，自己也經營了一個鏢局子；這一次趕到陳家溝，帶來不少土物，獻給師傅。

傅劍南身高體健，紫棠色面孔，濃眉方口，年約四十一二；久歷風塵，氣魄沈雄，帶着一種精明練達的神情。見了師傅，頂禮問安，請見師母；太極陳含笑讓坐。傅劍南見師傅年事已高，精神如舊，只兩頰稍微瘦些，忙又敬問了起居。太極陳笑道：「在外面混了這些年，可還得意？」傅劍南欠身說道：「託師傅的福。」將自己的近况約略一

說了說。退下來，又與師弟們相見；問了問師弟的武功，都還可以成就，傅劍南心中高興。單找到三師弟，兩人私談了一會，打聽太極陳近來的脾性；耿永豐告訴他，師弟近來一個徒弟也沒再收，脾氣比舊年好多了。隨後於十月十六這天，傅劍南拿出錢來，叫了幾桌酒筵，爲師尊壽，又宴請師弟；太極陳宅中顯形熱鬧起來。

就在把式場上設讌饗壽，師徒不拘形跡，開懷暢飲，對月歡談。傅劍南親給師傅把盞，談起七年來在江湖上所聞所見的異聞奇事，和近來新出的武林能手；又談到各門各派傑出的人才，和專擅的技業。

傅劍南道：「近來我們太極門，仗着師傅的英名絕技，武林中都很見重。外面的人多請弟子傳授太極拳的很多，弟子造次也不敢輕傳。一開頭弟子還舖過場子，自接到老師的手諭以後，弟子就收起來了；這幾年弟子是給長安永勝鏢店帮忙。那總鏢頭武晉英，是武當派的名手；雖然他和我們派別不同，倒是彼此相欽相敬。在永勝鏢局一連四年；山前年起，弟子攢了幾個錢，自己也幹了個鏢局，字號是清遠鏢局，以太極圖的鏢旗子鎮鏢，弟子擅自用師傅名號起的字號。還惹給老人家爭氣，居然挑籠紅，沒栽跟頭。」

弟子可明白，全仗着師傅的萬兒正（名頭大），鎮的住江湖道上的朋友。鏢局子雖沒栽跟頭，內裏可險些鬧出人命來。」

太極陳聽傳劍南居然當了鏢頭，并且不忘本，還把師傅的名字嵌在鏢局字號上，足見這個徒弟有心；太極陳皺眉笑道：「你胡鬧！」口頭上這麼說，心上却很愉快。因聽得鏢局子幾乎出了人命，卽擎盃問道：「甚麼事，致於鬧出人命？」

傅劍南道：「就是師傅所說：武林中最易啟爭的那話了。弟子鏢局中，有一位山左譚門鐵腿楚林，和形意派的成萬勝，兩個人互相誇耀，互相譏貶，越鬧意見越深，各不相讓，終致動手較量起來。兩人都帶了傷，又互勾黨羽，竟要拚命羣毆，一決雌雄。幸經弟子多方開解，把他們二位全轉送到別處去，這場是非才算揭過去了。這種門戶之爭，比結私仇還厲害。弟子這些年在外頭，很見過幾位武術名家，因派別之爭，鬧得身敗名裂。一班少年弟子更是好勇喜事，藉着保全本派威名爲辭，往往演成仇殺報復，說來真是可憐可惱！……」太極陳聽了，喟然一歎，向在座弟子說道：「你們聽見沒有？這都是見識。」傅劍南跟着又道：「近來又聽說山東邊界上紅花埠地方，出了一位武術名

家，名叫甚麼虎爪馬維良，以八卦游身掌，創立一派；此人年紀不大，據說功夫很強。○師傅可聽說這人沒有？他的師傅，人說就是襄陽梁振青。」

太極陳傾聽至此，又復，慨然說道：「長江後浪催前浪，一輩新人換舊人；你說的這幾個人，我全不認識。像我這大年歲，就不能夠再講甚麼武功了；自古英雄出少年，我今年五十九了，老了！」

弟子齊聲說道：「師傅可不算老。」

傅劍南慙慙敬酒，向師傅陪笑道：「老師怎麼說起這話來？虎老雄心在，論武功還是老成人。江湖道上，這些後起的少年不管他功夫多麼可觀，總免不了「隅之見，自恃太深，鋒芒太露，火候不足。一遇上勁敵，立刻不知道怎麼應付了；這還得靠閱歷。」

太極陳嘩然一笑，不覺的點了點頭。傅劍南一見，歡然說道：「歷來咱們武林中，敬重得是前輩老師傅；正因為功夫鍛鍊到了火候，畢竟有精深獨到之處；而且經多見廣，斷無狂傲之態，儘有虛心之時。弟子自出師門，跋涉江湖，深領師傅的訓誡，從不敢挾技凌人。所以這幾年，也時常遇見險難，總是容易的對付過去。看起來我們武術

之士不能全恃手底下的本領，還得靠着長眼睛；有禮貌，有人緣，這樣才不致到處吃虧。然而說起來也有真氣人的時候，就有那死渾的妄狂小子，說起大話來，目無敵手，較起長短來，稀鬆平常。你只和他講究起功夫，說的話全是神乎其神，道聽塗說，閉著眼瞎嚼。當着大庭廣衆，又不好駁他，這可真有些教人忍耐不住。……」

羣弟子全不覺的停盃看着傅劍南的嘴。傅劍南說：「弟子在濟南一家紳士家裏，就遇見這麼一個荒唐鬼。打扮起來，像個戲臺上的武丑；說起武功來，簡直要騰雲駕霧，王禪老祖是他師爺；教行家聽了，幾乎笑掉大牙，他却恬不知恥。你猜怎麼樣？他倒把本宅滕信了，敬重得了不得。」說到此，眼望幾個師弟道：「老弟，遇上這種人，你們幾位該怎麼樣？」

方子壽率爾說道：「給他小子開個玩笑，真真假假，就怕比量；一下場子，還不把他的謊揆出來麼？」太極陳哼了一聲道：「所以這才是你。」傅劍南笑道：「四師弟還是那樣。」太極陳道：「老脾氣還改得掉？」

傅劍南接着道：「四師弟總是年輕。弟子那時可就想起師傅的話了。我也開玩笑似

下卷

的，跟著把他一路大捧，捧得他也胡塗了。竟和個武當派新進嘔起氣來，當着許多人動了手，只過了兩招，教人家捧得出了聲，捂著屁股哎呦。一衆弟子譁然失笑起來。

太極陳道：「近來武林中門戶紛岐，互相標榜。不過趣是真有造詣的，越不輕炫露；好炫己的，定是武功沒根柢的人。卽以太極，八卦，形意，少林，四家拳技而論，門戶已很紛雜。這四家拳更南轅北轍，派中分派，自行分裂起來。少林神拳的正支，原本是叫建雷田，河南登封兩處。不意推衍至今，竟又有南海少林，蛾帽少林。同室操戈，互相非議；看人家個家，那有這些事！」

談永年笑道：「文人儒士也有派別，甚麼桐城，陽湖文派，甚麼江西詩派，甚麼盛唐，晚唐，中唐。……」未等到談永年說完，小師弟祝瑞符聽得甚麼糖啊糖的，覺得好笑，不由站起來說道：「他們也要比比試麼？他們也要下場子？」七弟子屈金壽忙搶着說：「拿筆桿較量，亂打一陣；飛墨盒，掄做圈，倒也有趣！」太極陳哈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年青任甚麼不懂，肚子裏連半瓶醋也沒有，你又笑話人了，你懂得甚麼！」衆弟子也不禁笑起來。祝瑞符臉一紅，又坐下道：「我就懂得刀槍棍棒，黑墨嘴子的玩

藝，我一竅不通。」太極陳道：「你懂得吃！武術二字，你也敢說準懂？」

太極陳說完，看看眼前這幾個弟子，個個都很精神。只是說到真實功夫，大弟子資質性行都不壞，却是家境欠佳，不得不出師尋生活去；四弟子家境最好，天賦太不濟。三弟子，五弟子都還罷了，可是悟性上究嫌差池。七弟子穎悟，八弟子粗豪，可惜沒有魄力，缺乏耐性。二弟子最可人意，家資富有，人又愛練，性也沈潛；但是他雙親衰老多病，早早的拜辭師門，回家侍親務農去了。人材難得，擇徒不易；太極陳心想：「是誰可承我的衣鉢呢？」

只聽大弟子說道：「師傅，少林一派雖然門戶紛岐，互相訾議，但仗着福建和嵩山兩派，代出名手，把神拳與十八羅漢手越演越精，發揚光大，到底聲聞南北。八卦，形意兩家近來就漸漸的沒人提起了，當年何嘗不彪炳一時？看起來，這也像各走一步運似的。」八弟子祝瑞筵道：「大師哥，你老在外這些年，經多見廣，何不把江湖上所遇的異人奇事，講一講，我們也開開竅。」

傅劍南笑道：「要講究武林中的奇聞，差不多是老師告訴我的。少林四派如今很時

行，咱們太極門近來在北方也流行了。」

太極陳精神一振道：「咱們太極門在北方也有了傳人了麼？出名的人物是誰？」

傅劍南道：「出名的人倒沒有，講究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多。我們太極門，自從老師開派授拳，威名日盛。有別派中無知之流，以及想得這種絕技，未能如願的人，生了嫉妬的心，聲言河南的太極拳，決不是當年太極派的真傳；不過是把武當拳折解開，添改招式，楞說是不傳之秘。」太極陳道：「哦，竟有這等流言，從誰那裏流傳出來的呢？」

傅劍南道：「竟是那山東登州府，戮竿立場子的武師，黑牘牛米坦放出來的風話。」

太極陳及陳門弟子聽到這裏，一齊眼看着傅劍南，究問道：「黑牘牛又是何如人呢？」

傅劍南看了看太極陳的神色，接着說：「弟子親到登州府，訪過這位名師，果然他竟以太極真傳，標榜門戶。弟子拿定主意，不露本來面目，只裝做登門訪藝的。及至一見面，略徵談吐，已看出此人就是那江湖上指着收徒授藝混飯碗的拳師一流。這種人本不應當跟他認真，無奈乍見面，弟子不過略為拿話點了點他，他便把弟子恨入骨髓，認定弟子是踢場子來的，反倒逼着弟子下場比試。和他講起太極拳的招術來，也着實教人

聽不入耳。果然與江湖上的傳言吻合無二：江湖上的謠言，確實是他放出來的無疑。弟子跟他下場子，請教他的手法；他竟敢拿長拳的招術來，改頭換面，欺騙外行。只不過把第一式變爲太極起式「攪雀尾」，把第四式「大鵬展翅」變爲太極拳的「白鶴抖翎」，把收式變爲太極拳的收勢「太極圖」；行拳完全是長拳的路子，他却狂傲得教人喘不出氣來。居然敢把我們太極門下的拳，信口褒貶得半文不值，說是溝子裏頭的玩藝，莊家把式，不要在外頭現眼，倒把我管教了一頓。」

太極陳聽了冷笑。

傅劍南又道：「這種無恥之徒，弟子只好給他個教訓。先用大紅拳來誘他，容他把自己的本領全施展出來，弟子才把太極拳的招術展開；一面跟他動手，一邊點撥他，教他管管太極拳的手法。只跟他用了一手「如封似閉」，把他整個的摔在地上。弟子這才揭開了真面目，告訴他，這就是太極派莊家把式，溝子裏的陳家拳。有工夫，可以到陳家溝子走走；太極陳如今年老退休，他還有幾個徒弟，願意請米老師傅指教指教。」

傅劍南說到這裏，羣弟子全重重吁了一口氣道：「摔得好，他說甚麼了沒有？」

傅劍南道：「他自然有一番過癮的話。甚麼『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三年之後，再圖相見。』」強顏胡嘮了一陣。不過最後我還警告他，只要米老師還拿這太極派的長拳在登，萊，青，濟，堯，東六府號招，弟子一定還拿溝子裏的莊家把式陳家拳來傾教。又在登州府探聽些日子，那米老師果然因為塲子被踢，無顏再在那裏立足；聽說散塲子的時候，他曾對人說，定要到陳家溝找老師來。料想他是一時扯臊的話，但是也不可不防。所以弟子這才離開登州，一路回轉陳家溝子，想給老師送個信。弟子一入河南，逢人打聽，咱們中原一帶，倒真沒有敢拿太極拳名號招的。只是聽鏢行同道說，在直魯豫三省交界的一個偏僻鎮甸，叫做黑龍潭的地方，那里鋪着一座塲子。那個教師，聽說是北五省有名的武師鐵掌盧五，他教出來不少的徒弟。凡是出師後踏入江湖的，也全能走的開。他的掌法據說得自異人傳授，名叫『先天無極掌』。但是這鐵掌盧五師傅，倒不是故意跟咱們過意不去；他也知道陳家溝子太極拳，中原武林獨步。他說他那先天無極掌，和河南陳家太極拳是一個來源；不過所傳不同，手法也就各異了。據說他那先天無極掌，以練精，練氣，練神為主，而技術之功在其次。他的說法，以純柔爲工，以先天

然之氣，調後天純陽之精，使他返本還元，凝神反虛，至於無人無我，無象無迹地步；與我們剛柔相濟，內外兼修的拳義相差頗多。據他說，他這拳完全是一派至柔。弟子也會親自拜訪過這盧五師傅；這人的談吐就與衆不同，雖是武師，却神情謙退。弟子領教他的手法，果然招術微妙；和弟子較量了幾招，彼此也不相上下。只不過弟子的功夫火候，覺得不如人家穩練；若說手法，他還似乎略遜一籌。弟子爲此很是疑問，越發的要來拜見老師，一詢究竟了。到底咱們這太極拳以柔克剛，是「純柔」呢？還是「剛柔相濟」呢？」

太極陳捻鬚沈思，傾耳諦聽；聽到深處，把頭微微一點。半晌，忽然擡頭道：「你所說的這盧五師傅，你跟他當面領教過了？」

傅劍南道：「是呀，他的手法，弟子大致都看到了。」

太極陳道：「你還記得麼？」

傅劍南道：「大概還記得，不過人家的拳招變化不測，弟子怕遺漏了不少，未必能連貫得下來。」

太極陳道：「不妨事，你祇將記得的招術演出來，我只看個大概就是了。」於是傅劍南起身離席，出罩棚，來到了空場。

第十五章 筵前試手垣外偷拳

傅劍南試演先天無極拳。衆弟子忙站起來，要出去點燈；太極陳擺手道：「不用，月亮地練拳更好。」

傅劍南離開筵前，來到廣場。這時候明月清輝，照如白晝，羣弟子鴉雀無聲，靜觀大師兄試演這同派異出的名拳。傅劍南面向太極陳一站，兩手往下一垂，說道：「我們太極拳以無極生太極，所以挺身而立，面向前方，兩眼平視迎面。脚下不踩「丁字」，也不踩「八字」，腳趾微向外展，腳踵略向內並；沈肩下氣，氣納丹田，舌尖微舐上頰；兩手順下，掌心向內，指尖下垂，指掌不許聚攏。此乃無極含一炁，先天的本源，由無極而太極，由無形而有形；這是我們的手法。他們這先天無極拳，却是拳式一立，一切派式用力，雙掌都附在兩體上，十指緊緊攏着；這一開頭便跟我們太極拳不一樣。不過

若不細心省察，却也彼此很易相混。」說罷，目視太極陳。太極陳只微笑點頭，向傅劍南道：「太極拳的手法拳理，豈容別派混淆？你再把這拳式演來我看，到底看他是怎麼個源流？」

傅劍南應聲道：「我就練南招請師傅看，只苦我也記不很真。」遂將先天無極拳的招術，按着自己記憶所得的，擺出架式來。他果然記不很清楚，略練了幾招，有的忘記了，就默想一回再練；實在想不起，就跳過去，用口舌來形容，來補助。

這先天無極拳也是本於太極兩儀生尅之理，只不過把拳術原理歸於陰柔。行招分六十四式，是八卦的定式；雖本先天自然之理，却是往無復，有正無反，有柔無剛；有生尅却沒有尅而復生，生而復尅，有先天而無後天；似於無環往復之理，生生不息之道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，所以沒有太極拳的變化不測。

傅劍南將這先天無極拳演到第十一式，是「金龍探爪」，這一式却和太極拳的三十一式「劈面掌」似乎一樣。三弟子耿永豐首先竊竊私議起來；太極陳看到這一式，也就向衆弟子說道：「你們看，這一招跟我們的『劈面掌』是一樣的吧？」七弟子應道：「

好像差不多。」太極陳道：「可是，這兩招看着是一樣的掌式，一樣的發招，不過打法却有不同。太極拳，無極拳，兩家的拳法不同之點，這就因為太極拳走的是離宮，趨生門；雖屬亢陽之力，用的是上盤之功。」金龍探爪一取象亢龍，有飛騰之兆；太極拳中的「劈面掌」和「金龍探爪」，手式雖同，精神運用實異。這手「劈面掌」是反注到太極拳訣的履字，反顧下盤，變卦入坎宮；即坎離交媾，生尅相濟之意，這正是太極拳微妙之處。至於這先天無極拳，却只是八卦奇門掌中的手法，由「金龍探爪」，變式爲「鐵鎖橫舟」；招術上是變實爲虛，化敵人的掌力，拆敵人的攻勢。這樣拳術，不能盡得變化靈活，虛實莫測之妙。」

太極陳講到這裏，推盃離席，走到馬子來，笑道：「口說無憑，你瞧我拆給你們看。」教大弟子傅劍南重演這一招，太極陳一面口講，一面比畫，仍用原式，把傅劍南的先天無極掌，舉手破了；羣弟子不禁同聲喝采。太極陳酒酣耳熱，一時技癢，對傅劍南說：「我索性再跟你對拆幾招，教你師弟們看看我們太極門的手法，是曾有勝過他派之處。」傅劍南欣然得意，却又遜辭道：「師傅，弟子手頭上荒疎得很，您老就教我拿本

門的拳法給以接招，我也怕招架不來。這先天無極拳又是我看來的，偷記下來的，只怕接不住。……」五弟子談承年忙說：「大師哥怕甚麼，老師還真揍你不成？」羣弟子也一齊慫恿，傅劍南也怕打破了老師的高興，只不過口頭上謙遜了這一句，早不待太極陳吩咐，自己就甩去長衫，方子雲忙接過來。傅劍南笑嘻嘻的說：「師弟們，瞧着我挨打吧；我快有十年沒挨老師的打了。」

八師弟祝瑞年也過來，到太極陳身旁說道：「師傅，您老寬一寬大衣不？」太極陳搖手道：「不用。」師徒二人擺好了架式，傅劍南陪笑道：「老師可把掌勢守住點，別往外撒，弟子可是接不住。」太極陳笑道：「難為這個鑠頭怎麼當了，這麼胆小麼？」羣弟子笑道：「大師哥在師傅面前自然胆小，在外人面前可就不然了。」說着，傅劍南把鐵掌盧五所創的「先天無極拳」一亮，請師傅先發招。太極陳道：「劍南，你幾時見過我們太極拳與人動手，先發招式的？」傅劍南道：「弟子知道。」這才將掌勢往外一展，頭一招「仙人照掌」，奔太極陳的華蓋穴打來。太極陳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好！這是「仙人照掌」，你被盧五騙了；他大概是怕你偷藝。他這先天無極掌沒有從頭施展，他

這是拆開了，從半路開招的。」

太極陳一邊說，手底下鬆散散，用太極掌第四式「斜掛單鞭」往外一擱，輕輕把這招拆開。傅劍南隨又變招爲「順水推舟」，向太極陳攔腰便打。太極陳依然原式不動，容得傅劍南的掌勢已到，悠悠的將「斜掛單鞭」的掌式往裏一收，變招爲「七星掌」。這一掌不止把傅劍南的掌勢拆開，反倒轉守爲攻，把掌力逼過來，說道：「還不撒招！」傅劍南頓覺着自己的右掌被太極陳攔住，拗掌也撒不出去，撒招也撒不回來，不由一窘。太極陳哈哈一笑道：「換招吧。」傅劍南這才把手掌撤回來，面含愧色道：「師傅，這不行，咱們爺倆不用比劃了。這先天無極掌看起來，實在難與我們太極拳爭長短了。我看我還是獨自個兒演給你老看，你老再把咱本派的掌法演一過，互相對一對，也就印證出來了。」

太極陳把笑容一斂，正色說道：「劍南，你這麼說，就錯了，並且也容易誤人誤己。這先天無極拳決非朦人混飯的那一派江湖拳。他這門功夫練到了火候，也自有他的妙處，斷乎不可輕視。不過你得來的無非是倉卒之間偷記下的，那能得着他的精華要訣？」

況且這鐵掌盧五必然還提防着你，既知你是訪藝而來，他一定不肯把要招都擺出來給你。看。這還是你武術上有了根基，要換你這幾個師弟，恐怕一點也記不下來；你這就很難得了。再說你我師生關上門演武術，本着實是求是的心，把兩派功夫互相印證一下，並不是較量長短。我告訴你，學問上的事不怕虧輸，才能成功；不怕丟人，才能露臉。」

於是，傅劍南整了整身法，把鐵掌盧五的先天無極拳，一招一式的繼續施展。太極陳不慌不忙，隨招應式，用太極拳接架。仗傅劍南天資不壞，兩家拳路又極相近，居然把無極拳一招招的貫穿下去。羣弟子一聲不響地觀看；太極陳的武功已臻爐火純青之候，就是不經意，不著力，只一伸手，便異尋常。傅劍南把先天無極拳用到第十九手以下「降龍伏虎」，「千斤掌」，「反正生剋」，「連環四式」，太極陳用太極拳的第十九式「雲手」，不變招就把「千斤掌」給拆開了。

本是師徒試拳，兩人發招都慢。傅劍南一招一式的演下去，太極陳毫不費力的招架。不一時傅劍南已將先天無極拳施展完畢，師徒含笑歸坐。三弟子耿永豐獻上一盃熱酒來，太極陳一飲而盡，歡然說道：「難爲你，能有這麼好的記性。」對羣弟子說：「你

們別把這先天無極拳看凡了，這不是沒有來歷的拳法。當年我未出師門，就聽說有這一派。這拳法也深含陰陽造化之機，若是練好了，偏鋒取勝，也是稱雄。只不過他們這一派的人偏執一隅之見，總以為至柔純陰可制一切。他們這一派要肯再參酌着我們太極派剛柔相濟之功，必然更臻至善。我將來有工夫，還要訪一訪這獨創一派的盧五師傅去，我們互相對證一下。」

陳清平此時興致勃勃，餘勇可賈；大弟子傅劍南乘機請益道：「剛才老師用『雲手』一招，連拆弟子連環四式，一點也不費勁。弟子覺得這一招最是可異，請老師給我們講究講究。」三弟子耿永豐也道：「還有『彎弓射虎』，『高探馬』，『野馬分鬃』這三式，老師運用起來，既不費力，又很靈巧；怎麼我們一施展起來，就覺着不得勁？老師再演一遍，教我們瞧瞧。」

太極陳哈哈的笑了，說道：「甚麼叫功夫火候？你們難道說我藏奸不成麼？」方子壽連忙說道：「不是那話，老師平常教我們的時候，運起招來太快，我們頗為不留神，就趕不上了。我們瞧着你老練，顧得了招式，就顧不來手勁；顧得來發招，就顧不來變

招，總是眼睛不夠使的。若是老師也像剛才這樣慢法，我們就容易记住了。」

大弟子傅劍南一聽到四師弟這話，回想當年，不禁微笑。太極陳功夫精熟，當著弟子傳習起技功來，儘管自以為很慢，弟子們還是追不及。他每嫌弟子們記性不好，悟性不強，其實他疎忽了學者的心理。只想到自己當年學藝時，一點就透，以為徒弟們也該這樣才是。他却忘了人的天資不同，像他那樣專心神悟的能有幾人？太極陳實在是個好拳家，却不是個好教師。

弟子們幾乎一聞而上，紛紛的請求師傅，也像剛才和傅劍南對招那樣，把本派太極拳越慢越好，從頭到尾，給試演一回。

太極陳眉峰微皺，忽然笑了。對傅劍南說：「你聽聽，他們不說自己笨，倒說我教的不得法。劍南你來練一套，給他們看看。」傅劍南做出小學生的頑皮樣子道：「不，不，我大遠的臨師傅來，那能白來？你老人家總得練一套，給弟子矯正矯正。這些年弟子每天自己瞎練，難免有錯了的地方。師傅，你老賞弟子一個臉。」傅劍南走過來，到陳清平面前，請了一個安。

三弟子耿永豐也走過來，請了一個安。太極陳忽然大笑道：「你們是串好了的把戲，要逼我老頭子給你們練一套？你們這是給我饒壽？」

師徒們喧笑成一片，太極陳今日特別高興。居然站起身來，長衫不脫，厚底鞋不換，重復走到塲心一站，先向羣弟子一看，說道：「練慢點不是？好，咱就慢慢越好。」羣弟子欣幸極了，都湊了過來。太極陳面對着皓月晴空，氣舒神暢，把雙手一垂，脚下不「丁」不「八」，口微閉，齒微叩，舌尖舐上顎，眼看鼻，口問心，氣納丹田，神凝太虛，掌心貼兩髀，指尖向下，十指微分；於是立好了太極起式「無極合一炁」。精氣神調攝歸一，這才把身形一殺；左脚往前微伸，左手立掌，指尖上斜；右掌心微扣，指尖附左臂曲池穴，擺成「攪雀尾」式。身軀微動，已變為「斜掛單鞭」；步轉拳收，第四式「提手上勢」。這一亮拳招三式，加上太極拳起首的「無極圖」起式，便是太極拳「起手四式」；凡是初窺門徑的，無不練得很熟。及至一換到第五式「白鶴展翅」，太極陳兩掌斜分，雙腕隨掌勢劈出去；立刻從劈出去的掌風和衣袖一甩的聲音，顯露出功夫的深淺，力量的大小來。羣弟子十幾隻眼睛，隨着太極陳的身手而轉。演到第十一

手「如封似閉」，倏然一個旋身跨步，「抱虎歸山」；身形未見用力，太極陳却已箭似的飛身橫竄出一丈五六。跟着變招爲「肘底錘」，「倒猿猴」，「斜飛式」，「海底針」，「扇通臂」，「撇身錘」。……但是太極陳於不知不覺中，招術越走越快，方子壽首先叫道：「師傅，慢點呀！師傅慢着點呀！」

太極陳微笑道：「這招術有的能慢，有的就不能慢。」徒弟們已有許多時候，沒見師傅把整套的拳練給他們看了，此時都聚精會神的看。太極陳依着弟子們的請求，能慢處把招術極力放慢。同時把太極拳的拳訣，崩，履，擠，按，蹀，捌，肘，靠，進，退，顧，盼，定，十三字訣表現得精微純穩之極。拳風走開了，雖然慢，依舊是掌發出來劈空凌虛，帶得出銳利的風聲；這便是所謂掌力。傅劍南低聲告訴三師弟耿永豐：「三弟可留神老師落脚的部位；你看一起一落，一進一退，都敢說可以拿尺量，連半寸都不許差。」

只見太極陳將這整套的太極拳，走到「野馬分鬃」，「玉女穿梭」，隨招進步，矯若游龍；作勢蓄力，猛若伏獅。忽然一個「下式」，身形不落，猛往上一擡，竟用「金

「鷄獨立」式，挺身擎空縱起五尺多高。繼續練下去，演到三十二式「十字擺蓮」，這一招尤見下盤的功夫。雖則是輕描淡寫，慢慢的演來，可是腿勁異常的沈著有力，可以踢斷柏木椿。跟着變式爲「進步栽鍾」，「退步跨虎」；只有又是一招下盤的功夫，「轉脚擺蓮」，運身形，一個「臥地旋身」，眼力橫掃，把招式一變；依然用「彎弓射虎」，就著收勢，立刻把身形還原，重歸「太極式」。然後鬪然發言道：「練完了，夠了吧，唔？」看臉上的丰采，神光煥發，無老態，無疲容。羣弟子歡然喝采，深深感謝大師兄，大師兄提起了老師的高興。

太極陳笑吟吟的隨即在場子上轉了半圈，略舒了舒行拳後全身僵張的血脈。擡頭看了看天空，皓月凝輝，清光瀉地，兵器架上的兵刃全被曬得鏗亮，月光射照，透出了縷縷青光。太極陳忽然向三弟子耿永豐等說道：「本門的拳術，你們倒能這麼認真考究；還有本門兵刃，你們也不要漠視了。我當着你們說一句狂話吧，我太極派的奇門十三劍，太極槍，若跟現今武林中的槍劍比較起來，還足以抗衡得過；你們也要好好的鑽研，不要只顧一面。永豐，永年，你兩人把奇門十三劍的「劍點」全弄透徹了麼？」

耿永豐，談永年等同聲答道：「弟子沒敢忘下，也不過多少得着些門徑罷了。」太極陳笑了笑，道：「真的麼？」扭頭向傅劍南說道：「你的劍術已經把握着訣要了，不過這些年你在太極槍上，可曾悟澈出它與別派不同的所在麼？」傅劍南忙答道：「弟子年來雖然奔走衣食，可是功夫從不敢荒疎。弟子覺得這趟槍頗與楊家槍相近，可又不像楊家槍純以巧快圓活爲功，似乎兼擅十三家槍法之長。弟子在外面，輕易不用槍，所以也不知道自己的功夫究竟怎樣。不過口中『烏龍穿塔』一式，用起來我總覺着不大得力，是不是弟子把槍點解錯了？過得求老師指教。……」

太極陳聽了，向耿永豐等一班弟子們道：「我今天索性把這太極槍的精華所在，以及這趟槍裏最難練的『烏龍穿塔』，『十面埋伏』，『撒手三槍』的運用訣要，重給你們比劃一下，你們要牢牢記住；可不要教我傻練一回子，你們白看熱鬧。」

衆弟子一聽，這分明又共借了大師兄的光，這齊聲說道：「師傅這麼諄諄教誨我們，我們再不好好記着，太辜負你老的心了。」立刻由四弟子方子壽到兵器架上，把師傅用的一桿長槍遞過來。太極陳提槍走至場中，丁字步一站；衆弟子把地勢給亮開，也各

各捻了一根槍，以便依式揣摩。太極陳將槍的前後把一合，一抖槍桿，朱紅槍纓亂擺，槍頭嘎嚕嚕顫成一個大紅圈子；只這腦力，就須有十年八年的功夫。太極陳把門戶一立，步眼移動，一開招，就展開四式。衆弟子全神貫注，看師傅把槍招一撒，刷刷刷，頭三招施展出來，「撥雲見日」，「倒提金爐」，「獅子搖頭」；順勢而下，到「倒提金爐」這一招，身隨槍勢，往下一殺，斜身塌地；槍上用得是拿，鎖，坐之力。等到一換勢，身隨槍起，往上一長身，左把撇開，全憑單把往上一送；那槍上的血擋被前式坐槍之力一抖，槍纓倒捲上去，緊貼着槍尖，這時突向外一送，往上一穿，那血擋竟嘩的被抖回來。這槍筆直的往上一穿，尺許方圓的一團紅影，夾着槍尖的一點寒光，穿空一刺；太極陳「金鸡獨立」式，單臂探出去，身形如同塑的一尊像一般。羣弟子目睜舌擡，譁然喝彩。然而就在這喝彩聲中，突然左邊牆頭高處，也有人叫了一聲：「好槍法！」

「這是誰？」

太極陳「哦」的一聲，條往回一收式。但見得大弟子傅劍南眼光一閃，舌綻春雷：「甚麼人？」早一聳身，提槍竄上牆頭。牆頭上一條人影，只一閃不見。

第十六章 失聲露跡綽槍捕蟬

月下試技，牆頭竟有人窺探。太極陳勃然張目，抗聲叱問：「是誰？」傅劍南到底比師弟們機警，不待師命，嗖的躍過去，一伏腰上了牆。但，牆頭上人影一閃不見，已然溜下去了。

三弟子耿永豐一時恍然大悟，急忙一翻身，也飛躍上牆頭。登時之間，這些弟子們個個聲喊着追趕。太極陳厲聲喝道：「你們不要全趕。」急命談永年，屈金壽，火速到內院守護宅眷。又命祝瑞等出把式場，抄道奔後院柴垛糧倉。才要命令方子壽；方子壽已跟隨耿永豐，跳出牆外，趕過去了。太極陳張眼一看，自己也右手提槍，左手略把長衫一提，脚尖點地，騰身躍上牆頭，翻到房上，從高處要察看這喝采人的交踪去影。

此時月影正明，隱約見那條黑影從把式場外，向外院的一條夾道奔去。傅劍南挺槍急追，回頭一看，三師弟，四師弟已然起來，連忙吆喝道：「你們快抄着東西兩面搜一搜看，看還有別的賊沒有？」方子壽還在飛跑；耿永豐聞言止步，急忙往別處搜堵下去

○耿永豐還記得師傅病中一歹人放火的那場兇險，急急的又搶奔柴棧糧倉。糧倉後，談永年已奉師命先到；耿永豐廢轉頭來，又奔前院。方子壽却打了一個旋，略一遲疑，復又順夾道追過去；大聲吆喝著，好教宅中人都聽得。

傅劍南捷足先登，已然出前面是一個身形矮小的人影，身法輕快，順夾道如飛的逃去。傅劍南脚下攢刀，喝道：「好賊，天剛黑，你就橫行？」撲到那人背後，手中槍一顫，奔那人後影便扎。就在這槍尖往外一遞時，突覺頭上一股勁風一掠；並沒看見對面的人回手翻身，却黑忽忽當頭飛來一物。傅劍南一驚，隨往後一縮身，那人影又一幌，轉過牆角不見。旁邊門口却橫竄出來耿永豐，背後又趕過來方子壽。三個人立刻各將手中槍一擺，分頭緊逼過去。那人影只一回頭，回身又跑。這一回前後堵截，這賊再想逃奔前院，已不可得。這賊人好像熟悉陳宅的地勢，竟抹轉身，撞開一道角門，似欲從斜刺裏，穿跨院，走遊廊，趨奔後宅糧倉柴棧空場。從那里越牆逃出後層院落，便可以循牆急走，逃奔後街小巷。但是傅劍南那兒容他逃走？三個人分三面兜抄，那保護糧倉的八弟子正站在牆上，傅劍南吆喝道：「喂，截住他！這個小矮個是賊！」八弟子飛身

跳下平地來，挺槍把路擋住，口中罵道：「好賊子！這是那兒，你敢來窺伺！」

那矮小的人影瞻前顧後，抱頭疾走，身形一轉，似欲另覓逃路。却一聲不響，陡然憑空一竄，竟橫躍上近身處的一道牆。想是看見牆那邊有甚麼厲害，只見他略一游移，不敢下跳，儘着衆人噪罵，飛似的登牆又跑。傅劍南大怒，正要追上去；忽然背後刷的一聲。傅劍南急一闪身，那耿永豐已經把手中槍直標出來；黑忽忽一條長影，照牆頭賊人投去。眼看着長槍正中賊人上三路；「猛然聽得一聲：「還不下去！」聲若洪鐘。

再看時，槍已投到賊人背後，賊人輕輕一側身，一揚手，把槍抄住；一換把，槍鋒掠空一轉。羣弟子大喝道：「好大膽的賊，還敢動手？」……誰聽吧達的一響，那人影把手一鬆，長槍墜落在牆根下。更見他身形一轉，低頭下看；忽然一翻身，撲空的一聲，直掉下來，竟摔到內宅牆那邊。傅劍南，耿永豐，立刻起過去，竄上西牆頭。這矮小的人身才落地，猛又一骨碌跳起來，伏腰便跑。忽然又聽見師傅喝道：「那里跑？」這才看見對面房頂上人影一長，巍然站着太極陳。

大弟子，三弟子，以至於四弟子，先後竄落到內宅。內宅台階上，站着太極陳的次

孫陳世鶴；一頓足竄入屋內，唵隆的關上堂屋門，又唵隆的把門拉開。門再開時，陳世鶴提著一口劍搶出來，躍下台階，把上房門和東角門扼住。這賊登時陷入重圍，前後左右，沒有了逃路。尋搜追喝聲中，五弟子從跨院奔過來，七弟子從前院繞過來，八弟子從糧倉那邊也尋過來。

那人影逡巡着猶欲逃生，却已無及，是路口都被人把住了。陳世鶴專守上房，七弟子屈金壽，八弟子祝瑞符繞過來，分堵東西兩角門。四弟子方子壽，五弟子談永年就通前院的屏門擋住；三弟子耿永豐拾起一桿槍，奔到通跨院的月亮門下，迎門站住。太極陳從房頂飄身下落，拄槍站在月亮門的牆上；雙眸爛爛，不注視這被圍之賊，却借月光往四面尋覓。這矮小的賊正被圈在內院庭心。大弟子傅劍南見賊人逃路已斷，立刻把槍鋒掉轉，趕上前，刷的盤打過去；這賊急急一伏腰，閃開了。五弟子談永年跳過來，刷地迎面一槍；傅劍南急喊：「扎腿，扎腿！」談永年就一領槍鋒，擰把往下一按，往外一送，槍鋒直取賊人下三路。賊人雙臂一張，騰地掠起五尺多高，斜着往左一探，落下來，撥頭就跑。羣弟子譁然叫道：「哈哈，這賊是高手，捉住他！」

六個弟子，五桿槍，登時往上一圍。那賊氣急，忽張皇一望，嚇的一竄，又一伏腰，從屈金壽肘下衝過去，似捨奔月亮門。屈金壽大怒，掄槍打去。耿永豐急回身，把月亮門擋住。那賊倏一轉身，竄到太極陳立身處牆根下，雙膝一曲，撲的跪下來，叫道：「師傅，饒命！」

大弟子傅劍南喝道：「捆上他！」羣弟子一齊趕過來，就要動手；太極陳詫異道：「等等，這是誰？」輕輕一縱，竄落平地。他的話却說慢了，談永年早奔上來，刷的一踢踢去，直奔那賊的後肩背。那賊貼地一伏身，談永年竟從他身上跨過去，並未踢着。那賊就勢又一跪，連連喊叫道：「老師，老師，是我！」

太極陳拄槍低頭看視，愕然道：「你是誰？……你們慢動手。」五個弟子紛紛圍上來，五枝槍鋒一齊指住這個賊的身手。這賊似蟻伏在地上，連連頓首，俯首不敢仰視。屈金壽、方子壽，掉槍桿便打；傅劍南喝道：「師弟別打，先捆上他！」傅劍南湊過來一看，只見師傅太極陳滿面驚詫，指着這人叱問道：「你你你，你是誰！」忽然話聲一縱，厲聲道：「哈哈，原來是你！你不用裝模作樣，你給我抬起頭來！」

地上跪伏的人顫聲說道：「老師，你老曉得我！」

衆人駭然，這個人被太極陳瀟逼着，把頭抬起來了。通鼻瘦頰，秀目疎眉，瘦小的身軀。頭一個詫異的是方子壽，第二個是耿永豐，和談永年。：耿永豐挨到跟前，提槍比畫着，俯身細看，方看出來這個人的全貌，不禁失聲道：「咦！原來是嘔叭他呀！」

「好麼，鬧了半天，是你！」

嘔叭窺垣不足異，就是嘔叭做賊也可恕，獨獨這嘔叭被圍，竟說了話，這可就震駭了太極陳師律人人的心！

太極陳剛剛看清了這個偷兒的面貌，竟是自己濟救恩收的雪中嘔丐，不禁勃然震怒，厲聲叱道：「好大膽，你！你是甚麼人，竟敢喬裝嘔叭，混跡到我家來？好好，你小小的人，好大的狗膽！你居心叵測，情理難容！」手中槍一動，便要下刺；嚇得這蝨伏如鼠的嘔備路四，就地一旋。師律六杖直指着他，他立刻又收膝跪倒，急急的說：「老師饒命，我我我有下情！」

羣弟子駭然注視這意外的變局。自然他們都曉得這個嘔叭闖入師門，收爲傭僕的來

山。這裏面最不曉得前情的，自是大師兄傅劍南。急忙把師傅一攔道：「師傅慢動手，你老要問問他，他到底是怎麼個來路，安着甚麼心。」

太極陳面如鐵青，仰天笑道：「他安着甚麼心？那還用問！哈哈，好東西，難爲你用這大苦心，裝噁哄來臥底！我在江湖上四十多年，居然被你朦住，我太極陳想不到栽到你手裏！小夥子，你有膽，你有能耐！劍南，我告訴你，這東西裝噁哄，裝討飯的，在我門前弄詭裝死；是我一時可憐他，怕他凍死，把他從雪天地裏救轉，收留下他兩年，三年，哦，前後是有三年。原想他年青青殘廢人，救活他一命。那里想到，他他原來暗藏着奸謀詭計，跑到我家來臥底偷藝，我老頭子竟瞎了眼！」太極陳恨得牙咬得吱吱亂響。羣徒無不駭然，一齊喝問道：「噁哄！」他們已叫慣了噁哄，「你還不說實話麼？你到底安着甚麼心？」四條槍的槍攢齊往假噁哄身上亂抽亂打，假噁哄縮成刺蝟似的，一味死挨，一點不敢動，不住的叩頭求饒。傅劍南阻住師弟們，又勸穩住師傅，把手中槍輕輕向假噁哄身上一撥，道：「喂，起來，這不是磕頭饒命的事，你趁早實話實說，你是那一門的？你小夥子事到今日，還不快說實話麼？你到這裏來，究竟安的甚麼心

？你是爲臥底？你是爲偷招？你還是偷了招，學好了能耐，出去殺人報仇？」

假啞叭從槍林中爬起來，映着月光，他的臉都青了。向太極陳瞥了一眼，囁嚅道：「老師，我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你老人家救過我一命，我絕沒有積存惡念。皇天在上，我若有一分一毫不軌的心，教我碎屍萬段。」

耿永豐突然揚起槍來，刷刷的照啞叭身上連抽幾下，唾罵道：「狗賊，你住了口吧！你也知道師傅待你有救命之恩，你竟存心欺騙！你好好一個人，無緣無故，咬着舌頭，裝啞叭做甚麼？你若不安着壞心眼，誰肯下這麼大的苦心啊！不用說，上次失火，一定也是你玩的把戲。」刷的又一槍，照啞叭抽來；啞叭不敢躲，只把腰一挺苦挨着，口中却吃吃的說：「三師兄，三師兄，你老可別那麼猜疑，火從外頭燒，我可是整在屋裏，跟師傅在一塊呢。師傅，你老人家可知道，我撐您往外跳火坑，可真不容易呀！我真沒安着歹心，師傅，師兄，你老聽我一說，就明白了。現在我的事已經破露，我決不隱瞞。我不敢表功買好，可是我一心一意，在暗中報答過師恩。」

啞叭恨不得身生百口，口生百舌，來表白自己實無惡意。但是，好好一個人，無故

箝口裝啞，至三年之久，若無苦心陰謀，誰肯這樣？太極陳和耿永豐，方子壽等個個含噴窮詰，却又不住手拷打；打得這假啞叭結結巴巴，越發有口難訴。三年裝啞，已經使得這人口齒鈍訥了。大弟子碰劍南忙道：「師弟，你們別亂打了。師傅，你老也暫且息怒。這麼問，倒越問不出來。你老看，他光張嘴，說不出話來。還是把他帶到罩棚，消停消停，你老一個人盤問他；再不然，我替你老問。」

太極陳惡狠狠釘著啞叭，喝道：「滾起來！」由傅劍南等押着，往把式場走。太極陳滿面怒容道：「不要到那里去，到客廳裏去。我一定細細的審問他，這東西太可惡了，他竟瞞了我三兩年；我不把他狗腿砸斷，我就對不起他。」

方子壽道：「大師兄，看住了他，別冷不防教他暗算了你。」

傅劍南道：「不要緊，四弟你不懂。」回手一拍假啞叭道：「相好的，別害怕；你只要不是綠林惡賊，師傅也不能苦害你，可是你得說實話。三弟，四弟，師傅正在氣頭上，你們別鬧了，看激出事來。」

第十七章 操刀詭啞揮淚陳辭

於是五枝槍前後指着啞叭；耿永豐，方子壽，一邊一個，拖着假啞叭的胳膊，直奔跨院。此時全宅都圍攏了，曉得啞叭說了話，原來是個奸細；婦人孺子，僕婦長工，人人都要看看。太極陳把家人都叱回內宅，只教門人們擁架着假啞叭，進了客廳。客廳中明燈高照，羣弟子把啞叭看住，站在一邊。太極陳坐在椅子上，兩隻眼盯着啞叭。啞叭懾於嚴威，不由低下頭來，不敢仰視，渾身抖抖的打戰。太極陳面挾寒霜，突然把桌子一拍，問道：「路四，你受誰的唆使，到我家來？你到底安着什麼心？」

路四把頭一擡，忽然俯下，兩行熱淚奪眶而出，道：「師傅！」太極陳斷喝道：「誰是你的師傅！」

傅劍南見師傅怒了，忙斟了一杯茶，捧上來，低聲道：「師傅先消消氣。」對啞叭說：「喂，朋友，你究竟怎麼一回事？」又問衆弟子道：「他叫什麼？」耿永豐道：「他裝啞叭，自寫姓名叫路四。喂，路四，你到底姓甚麼？叫甚麼？」

嗚叭路四看了看衆人，衆門徒各拿着兵刃。三弟子耿永豐，和太極陳的次孫陳世鶴，各提着一把劍，圍住；四弟子方子壽拿着一隻豹尾鞭，看住了窗戶；五弟子，七弟子，八弟子，各仗着一把刀，環列左右；假嗚叭如籠中鳥一樣，要想奪門而逃，却是不易。耿永豐嘲笑他道：「夥計，也難為你臥底三四年，一點形跡沒露，怎麼今天喊起好來呢？」

嗚叭未從開言，淚如雨下，向衆人拱手道：「諸位師兄！」又面向太極陳道：「師傅息怒！」又向大師兄傅劍南道：「大師兄！」這總轉向太極陳，含淚說道：「師傅，弟子我實沒存壞心；我這三四年受盡艱辛，非爲別故，就只爲爭一口氣。……」

太極陳道：「甚麼，就爲只爭一口氣？你這東西一定是賊，你要從我這里偷高招，爲甚做歹去，對不對？」

嗚叭慘然歎道：「師傅容稟，弟子也不是綠林之賊，也不是在幫在會的江湖人物。弟子實不相瞞，也是好人家兒女，自幼豐衣足食，家中有幾頃薄田；只不過一心好武，因爲好武，曾經吃過許多虧，所以才存心訪求名師。師傅，你老人家還記得八年以前，

有一個冀南少年楊露蟬不？」又轉臉對方子壽道：「四師兄，你老總該記得，我跟你老還對過招，不是教你老用太極拳第四式，把我打倒的麼？」

「哦！你是……楊甚麼？」

「弟子是楊露蟬，八年前我曾到老師家裏投過帖。……」啞叭說出這話，太極陳早已記不得了，四弟子方子壽却想起來；失聲說道：「可是我的驢蹀了盆的那回事麼？那就是你麼？」啞叭登時面呈喜色，這已獲得一個證人了。接着啞叭說道：「老師，弟子當年志訪絕技，竭誠獻費，不意老師不肯輕予收留。嚮往有心，受業無緣；是弟子萬般無奈，出離陳家溝，纔又北訪冀魯，南遊皖豫，下了五年功夫，另求名師。不意弟子游遍武林，歷訪各家，竟無一人堪稱良師，這其間吃虧，上當，被累，簡直一言難盡。弟子當年曾發大願，又受過層層打擊，一定要學得絕藝才罷。實在無法，弟子這才改裝易貌，重返陳家溝。弟子當時想，獲列老師門牆，已成夢想；只盼望但能展轉投到那位師兄門下，做個徒孫，弟子也就萬幸。不意弟子到此以後，才知各位師兄奉師命都不准收徒；弟子至此心灰望斷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後來才拔去眉毛，裝做乞丐，天天給老師掃階

，忍飢受凍，苦挨半年。弟子這時是自己給自己嘔上氣，也不承望准能獲得絕技，只不過拗上了勁，就是凍死餓死，我也要從陳家溝得點甚麼再走。不想又苦挨數月，機緣湊巧，一場大雪，得邀老師垂憐，竟把弟子收錄爲備。弟子在老師府上，一心服役，除了竊學絕藝，別無他意。老師若拿偷藝之罪來懲罰我，處置我，我罪無可逃，情甘領受。若說弟子還懷藏著別樣心腸，有甚麼歹意，皇天在上，弟子敢告神明。」

太極陳聽了，搖頭怒喝道：「你只爲偷學拳技，就下這大苦心，誰肯信你！裝乞丐差點凍死，裝啞叭幾年不說話，你必是有甚麼不可告人的陰謀。你必是那一派的叛徒，犯了規逃出來，上我這里偷學拳藝，好來對付舊日師門。再不然，你就是好淫邪盜，被江湖俠客追尋，不能抵敵，無地容身，才跑到我這里裝啞叭，避禍偷拳。我看好好問你，你也不肯實說。來吧！」把手一伸道：「我先把你廢了再說！好好問你，你再不會實招。」突然站起來，伸出兩個手指頭，就要點假啞叭的要穴。道：「廢了你，也算成全你，省得你充好漢，爲非作歹。」

太極陳的手指竟向楊露蟬在乳下「丘墟穴」伸來。

楊露蟬嚇得逃無處逃，避無處避；不禁失聲痛哭，連連叩頭道：「師傅，師傅，你老人家饒命，我我我實說呀！」

太極陳冷笑道：「你還是怕死麼？說，快說！」

楊露蟬既窘且懼，不禁失聲哭訴道：「師傅，我實實在在不是綠林，也不是匪類，更不是那一派的叛徒，我是廣平府的世家，老師只管派人去打聽我。」

太極陳怒道：「你還支吾？」

楊露蟬窘得以頭叩地，吃吃的哀告道：「師傅，我說，我說。師傅，我說甚麼呢？我實在沒安壞心：你老不肯饒恕我，實怪我不該假扮偷拳。但是老師，這三四年我在師門，竭誠盡意，服侍你老，我一點壞心沒有。師傅，你老身在病中，弟子晝夜服侍過你老；歹人放火，弟子又捨命搭救過你老人家……」

耿永豐嘆息道：「你胡說，這把火不是你主使出人來放的麼？你這是故意的沽恩市惠！」

楊露蟬忙道：「師兄，你老別這麼想。那火實是蔡二支使人放的。師傅請想，你老

的仇人怎麼會無故死在亂葬崗，你老是說明人，你老想情啊！」又回顧方子壽道：「四師兄，你老快給我講講情吧。師傅，那箇名投信，替四師兄洗冤，也是弟子做的。你老請念一念弟子這番苦心，恕過弟子偷拳之罪吧！四師兄，四師兄，那年下著雨，半夜裏敲窗戶，給你老送信的，就是我呀！四師兄，你老得救我呀！」

假啞叭楊露蟬跪伏地上，縮成一團，斷斷續續說出這些話來。太極陳不禁停手，啞然歸座，回頭來看方子壽：方子壽也和太極陳一樣，睜著詫異的眼，看定楊露蟬，不覺各各思索起來。

太極陳暗想：「據他說，匿名投書，喝破刁媧的陰謀，救了方子壽，洗去太極門的污名，便是他做的。……我在病中，他盡心服役；他果存歹心，那時害我却易。那火決計不是他放的。……放火的蔡二竟無位殺身，橫屍郊外；聽口氣，這又是他做的，而且也很像。……他在我家中，勤勤懇懇，原來是爲偷拳？他竟下這大苦心，冒這大危險！他這麼矮小的一個人，骨格單單細細的，瞧不出他竟會有這大「橫勁」？……」

想到這里，低頭又看了看假啞叭。只見他含悲跪訴，滿面驚懼之容；可是相貌清秀

，氣度很是不俗。「我原本憐惜他，只可惜他是啞叭罷了。三年裝啞，談何容易？他如果果不挾惡意，倒是個堅苦卓絕的漢子！」

陳門衆弟子也人人駭異，一齊注視這假啞叭；客廳中一時陷於沈默，好久好久，無人出聲。到底是方子壽衝破了寂靜，低聲叫道：「師傅！」

太極陳只回頭看了看，二目矚視，兀自無言。

大弟子傅劍南聽話知因，已經猜出大概，湊過來，仔細端詳楊露蟬的體貌。見他通鼻瘦頰，朗目疎眉，骨格雖然瘦挺，面目頗含英氣。這個人在師門裝啞叭三年之久，難爲他怎麼檢點來，竟會一點破綻不露麼？（其實破綻不是沒有，無非人不留神罷了。一來事隔四五年，他才重回陳家溝。二來他改容易貌，不但衣敝面垢，甚至把自己一雙入鬢的長眉，也拔禿了；並且眼睫下垂，故作迷離之狀。他乍來時，本是劍眉秀目的富家公子；重來時，變成歪眉塌面的啞丐了。因此不但太極陳，方子壽都被瞞過，連長工老黃等也全沒看出來。他自己却提心吊胆，自畫裝啞已非易事，他最怕夜間說夢話。）傅劍南想：據他自述，是冀南世家，看他的舉止氣派，倒不像江湖匪類。但是他一個富家

子，竟能下這大苦功麼？傅劍南不禁搖了搖頭，才要開言，方子壽在那邊忍耐不住，又低低叫了聲：「師傅！」

太極陳道：「唔，甚麼？」

方子壽用手一指道：「這個路四說，不，這個姓楊的說，弟子當年那場官司，那封信是他投的。」

太極陳道：「怎麼樣？」

方子壽遲疑道：「剛才他說的放火救火那一擋事，已經過去了，隨便他怎麼說，這話無憑無據，一點也對証不出來。唯有那封匿名信是怎麼投的，是甚麼辭句，那可是有來歷的，不是局中人，斷不能捏造。……」說着看了看太極陳；就接着說：「弟子看，莫如就從這一點盤問盤問他。只要他說的對，證明那封匿名信是他投的，他準總算對咱們師傅盡過心，沒有惡意；我求師傅斟酌着，從寬發落他。」耿永豐也插言道：「匿名信的筆跡也可以比對。」

太極陳不語，臉上的神氣是個默許的意思。方子壽便過來發問。傅劍南道：「四弟

，你說的甚麼匿名信？」方子壽就把自己遭誣涉訟，承師傅搭救，雖然出獄，却是謠言誣人太甚等話，對劍南說了；又道：「多虧師傅收到一封匿名信，才揭破了仇人的奸謀，把真凶捉住。……」說時眼看着楊露蟬，問道：「那封信是你寄給師傅的麼？」楊露蟬忙答道：「四師兄，那封信是我寫給你老，送到你老府上的，不是給師傅的。你老忘了，那天晚上濛濛浙浙的下着小雨，是我隔着窗戶，把信給你老投到窗臺上。你老那時候，不是先喝了一回酒，就酒嫂嫂睡了；我跟你老說過話，你老不是還追我來着？」

方子壽不禁失口說道：「哦！」這話一點不差。

太極陳眼望方子壽，方子壽點點頭，復向楊露蟬問道：「姓楊的，你下這麼大苦心，到師傅門下，究竟懷着甚麼意思，這先不論。你說那封匿名信是你寫的，你就說吧。只要把投信的情形，前前後後，說得一絲不錯；信上寫的都是甚麼話，那些話你怎麼得來的，只要你說得全對，那就是你懷着善意來的，我就向師傅給你講情。」

楊露蟬悽悽的低聲說道：「弟子實是懷着善意來的。四師兄那檔事，實是弟子費了好些日子的工夫，才訪出來的。我知道老師和師兄都爲這件冤枉官司，鬧得悶悶不樂；

弟子幸經訪出原委，當時本想借此微勞，當面稟告，或者老師就能慨然收錄我。但是思來想去，覺着還是暗中效勞的好，這才匿名投書，給四師兄寫信。那信上的辭句，弟子現在還默記得出來；那信一共是兩口，白紙八行書，紅簽信封。」說着伸手道：「四師兄，你老給我紙筆，我默給你老看。」

耿永豐問道：「那件事，你又怎麼訪出來的呢？有甚麼用意呢？」

楊露蟬悽然長歎，面向太極陳及耿方二弟子說道：「老師，師兄，弟子自幼因病習武，跟師傅劉立功劉老鏢頭，學了四年，只學會了一套長拳。那時，劉老師說弟子骨格單弱，練硬功夫，不能出色；要想成名，還是學內家拳。」老人家對我說，惟有老師這太極門的拳術，可以濟我之短，展我之長。知老人家一誇太極拳的好處，但是老師不輕收徒，劉老師也知道的，特別告誡弟子，要學驚人藝，須下苦功夫，精誠感格，也許能打動老師。弟子這才下了決心，從故鄉來到河南，專誠投拜老師門下。不想弟子年少無知，方到陳家溝，就因多管閒事，和四師兄起了一場誤會。等到登門獻贄，老師果然拒收弟子。弟子無奈，想到『要學驚人藝，須下苦功夫』的話，就逗留留在陳家溝，打算每

天在街上等候，只要老師一出門，我就趕上去問好，叩求收錄。只想天長日久，老師鑒及這份苦心，也許一笑收錄。那知弄巧成拙，日子一長，反惹起老師的疑心，以爲弟子居心叵測，要拿弟子當宵小辦。弟子彼時少年氣盛，忍耐不得，才鬧得拂袖告絕。……」

太極陳「唔」了一聲。

楊露蟬吓了一跳，忙擡頭看了看太極陳的面色，接着說道：「但是，弟子是下了決心來的，立誓非入陳門，不學得絕藝不還鄉。弟子在家鄉臨起程時，親友們曾經設筵歡送，預祝成功；弟子把話說滿了，這一下子被拒出河南，弟子可就無顏回轉故鄉了。」說到這裏，不禁嗚咽有聲，淚數行下，道：「弟子家本富有，到了這時，竟落得有家難歸，便在外飄流起來了。……」

傅劍南道：「那麼，你就入了江湖道了，是不是？」

楊露蟬拭淚擡頭道：「師兄，弟子不是沒名沒姓的人家，那裏會幹那個？我在外面飄流，我仍是東一頭，西一頭，投訪名師。江北河南一帶，凡是有名望的武師，弟子都挨門拜訪。也和劉老師門前一樣，只要打聽這一派拳術好，我的體質可以勉強學得，我

就去投贊拜師。」又嘆息道：「可惜的是，弟子白白耗費去了四五年的功夫，慕名投師多處，到後來竟發覺這些名武師不是有名無實，虛相標榜；就是恃強凌人，跡近匪類。再不然，就拿技擊當生意做，有本領不肯輕傳人。弟子於其間，吃虧，上當，遭凌辱，受打擊，不一而足。……」

這末後一句話，又有點形擊到太極陳的短處。方子壽等不由轉頭來，看太極陳的神色；楊露蟬也省悟過來，不山又變了顏色。誰想太極陳滿不介意，只痴然傾聽，捻鬚說道：「你說呀！這四五年，你都投到誰那裏，學了些甚麼，爲甚麼又轉回來呢？」

於是楊露蟬接着細說這四年來的訪師遭遇。

第十八章 忿求絕技誤入旁門

當那日負氣離開陳家溝時，楊露蟬本沒懷着好意；他定要別訪名師，學好了絕技，再來找陳清平出氣。一路上逢尖打店，必要向人掃聽近處有沒有武林名手。他從懷慶府南游，走了二百多里地，居然連問着三位武術名師。一位是黃安縣鋪場子的大竿子徐開

泰，據說徐開泰一身橫練的功夫，有單掌開碑之能。他那一條竿子，縱橫南北，所向無敵；教了三十多年場子，成就了四五十個徒弟。當年有大帮的土匪侵擾黃安，多虧徐師傅一條竿子，十幾個徒弟，竟把二百多土匪擊潰。自此名聞四外，黃安縣再沒有土匪敢來窺伺。還有一位姓曾的，住在江南鳳陽府東關，以地堂刀成名。在早年這位曾師傅也是跋涉江湖，挾技浪游的；不過後來他的兒子徒弟全圖好了，曾師傅就回家納福。他這地堂刀已傳三世，教出來的徒弟不多，可是成名的不少。據傳他這堂刀，竟是當代獨門絕傳，沒有別家再會的。此外還訪得一位名師，就是黑龍潭的「先天無極掌」名家鐵掌盧五。

楊露蟬旅途沮喪，不意離開陳家溝，沒得多時，便已訪獲三位名師，心上很覺安慰。自己盤算，依路程之遠近，先去拜訪黃安大竿子徐。誰想在城南店中，聽人說得這大竿子徐威名遠震，却一入鄂北本境，竟沒人說起。在黃安展轉訪問，費了半日功夫，才漸漸打聽着，這位徐師傅原來住在鄉間一座小村子口。及至一門拜訪，把楊露蟬的高興打去一半。徐師傅這三間茅廬，倍呈荒僻之象，在街門口掛着些木牌，上寫「七代祖傳

壁蟬吃氣功「秘傳神效七厘散」，又一塊牌是「虎骨膏大竿子爲記」。一看到這幾方木牌，楊露蟬不禁爽然若失。猶記得劉立功老鏢師對露蟬說過，巾，皮，彩，掛，爲四大江湖；這種賣野藥的拳師多半是生意經，決非武林正宗。巾是算卦，皮是相面，彩是戲法，掛是賣藝的。）

楊露蟬遠遠的撲奔了來，那想到傳言悞人如此！悵立門前，躊躇良久；自己安慰自己道：「也不見得這位徐師傅準是江湖生意。人不可以窮富論，古來就有奇才醫隱，賣藥的也許有能手。」存着一分僥倖心，楊露蟬只得登門投帖；晉見之後，接談之下，楊露蟬越發失望。這個大竿子徐十足的江湖氣，和當年劉立功老師傅所說：當街賣拳的「掛子行」，練武賣膏藥的「賣飛張」，以及使「青子圖」賣金創藥，當場割大腿，見血試藥的江湖人，活活做個影子。但是竿子徐却十分慙懣，毫不像大極陳那樣傲慢。聽楊露蟬自明己志，求學絕招，竿子徐很誇獎了一陣；許爲少年有志，將來定能替南北派武林一道出色爭光。又誇露蟬有眼力，能投到他這裏來。當時許下露蟬多則五年，少則三年，定教露蟬得到真本領。又表明他不爲得利，只爲傳名，並不要楊露蟬的束修贊敬。「相

好的，我若要你半文錢，我算不是人！」

楊露蟬到底年輕臉熱，既知誤入旁門，竟不能設法告退；又教竿子徐的慷慨大話一逼，行不自主的掏出二十兩銀子來，口不應心的說出拜師請業的話來。竿子徐十分豪爽，並不謙讓，把贄敬全收下，說道：「這一個，我在下倒不指著授徒餬口；這幾兩銀子，我先給你存着，就作為你的飯費吧。」

楊露蟬行違己願的拜了師，開始學藝。他想：在店中既聽人說得那麼神奇，這位竿子徐至不誣也得有兩手本領。等到練了沒有兩個月，名武師的真才畢露了。他也沒有精心專擅的絕技，他也沒有獨門秘傳的良藥。他那追風膏全是從藥店整料買來的，自己糊塗藥背子，印上一竿子徐的戳記，就算獨門秘製了；他的十厘散，金創藥，也不過如此。至於武功，更是朦外行，全仗他有幾斤笨力氣罷了。單掌開碑的話，竟不知是誰造的謠言；他倒會劈磚，砸石頭塊兒；也只是用巧勁，使手法，用來炫惑市井，好比變戲法一樣。然而他武功雖弱，揸錢的本領却在行；口說不要束修，可是花銷比學費更大。今天該打一把單刀，明天該買一袋鐵沙；後天你該吃甚麼藥，補內氣；大後天你該洗甚

麼藥，壯筋骨；至於吃飯下館子，請客做壽，有半弟子服其勞，有錢先生花其半，變着法子教楊露蟬破費。雖然僅僅兩個來月，把楊露蟬的川資掙去了七十多兩。露蟬一想不到，收拾收拾，這才不辭而別，避難似的出了鄂境。

楊露蟬一怒私奔，且愧且恨；一時惱起來，竟要回廣平府，從此務農，絕口不談武術。但，這只是一轉念而已；在路上走了幾天，氣平了，還是要爭這口氣。而且機緣竟會逼他；這一日過擺渡，又和脚行打起嘴來。車脚行向來慣欺單身客；兩個脚夫竟和楊露蟬由對罵而相打，明明欺他孤石客，年少瘦弱。頭一個脚夫被楊露蟬施展長拳，佔了風。第二個脚夫就喊罵着上前帶打，也被露蟬踢倒一邊。兩個脚夫吃了虧，立刻爬起來，招呼來七八個脚夫，把露蟬打了一頓。楊露蟬吃了虧，增了閱歷，咬牙發狠道：「我一定練好了武功！但是我不可冒昧獻費了，我必須訪明教師的底細。」於是他又走旱路，到了黑龍潭。

那黑龍潭的先天無極拳一名鐵掌盧五，身負絕技，確有威名，在當地有口皆碑。楊露蟬確訪得一無可疑了，便登門獻費。未肯肯拳，先去求見。不想連訪兩趟，始見

一面；而一言不合，又遭了拒絕！

鐵掌盧五先問露蟬的來意和來歷。是那裏人？從那裏來的？又問：「爲何要立志習武？聽誰說才投訪憑下來？」楊露蟬不合實話實說，無意中只透露出：「從陳家溝子來。」鐵掌盧五登時起了疑心，又道是太極陳打發人來窺招了。盧五是個陰柔的人，不像太極陳那麼明白拒人；當時只從談閒話，不置可否。等到楊露蟬下次求見，盧五竟不出來，由他的門徒代傳師意：「家師現有急事，昨天已經起五更走了。」藉出理由來，說明此去歸期無定，三年五載都很難說。又道：「家師一走，這裏的場子，到月底就收了。」

楊露蟬游疑不信，暗向店家打聽。店家竟說：「不錯，盧五爺前天託我們給他僱車了。一這店家不等細問，便說到盧五師傅此次遠行，歸期無定，和盧氏門徒的說法竟一樣。露蟬無奈，只好重登盧門，先述明自己殫心習武，志訪名師的心願，次後說到自己下半年要再來登門。告辭歸店，悶住了幾天，問起店家，近處可還有著名的武師沒有。店家說：「有，河南懷慶府的太極陳，他的內家拳打遍中原無敵手。楊爺既然愛好武功

，很可以投奔他去。」倒把露蟬支回來了。（却不道店家這番答詞，乃是盧五授意！）

楊露蟬只得重上徑道，一路尋訪，不久折到鳳陽。在鳳陽住了兩天，仔細打聽那個東關有名的武師地堂曾；這一回居然未教失望，東關果然有這麼一個人，姓曾名大業，果然以地堂力得名，手下有好幾十個徒弟。這鳳陽府一帶，題起了曾武師師徒來，全有些皺眉頭，那情形很令人敬畏。

露蟬想：這人許是名符其實，真有驚人的本領；要不然，何致令人如此畏服？至於說話的人們口氣之間，似乎透出曾武師恃強凌人的意思，那也無怪其然。英雄好漢慣打不平，自然市井間聞名喪胆，望風斂迹的了。

楊露蟬沐浴更衣，持弟子禮，登門求見地堂曾。

這位曾武師却闊氣，住着一所大宅子，客堂中鋪設富麗，出來進去盡是人。曾大業武師年在五十以上，兩道長眉，一雙虎目，紫黑的面皮油油放光，氣象很精強，比起太極陳不相上下，只身量略矮而已。曾老師接見訪藝的後生時，在身旁侍立着如狼似虎的幾個弟子，全是短衫綳袴，花裹腿沙鞋，一望而知是有飯吃的好武少年。露蟬這時候却

穿著一身粗布衣裳，神氣憔悴；面色本白，却經風塵跋涉，變得黑瘦了，身量又本矮小，跟這些趾高氣揚的壯士一比，未免相形見绌。自慚形穢。曾武師手圍一對鐵球，豁朗朗的響着，先釘了露蟬兩眼。隨後就仰著臉問道：「楊兄到這邊來，可是身上短了盤費？」楊露蟬恭敬回答道：「不是。」遂說出慕名拜師的意思。曾老師聽了，臉上露出詫異的神色來，向徒弟們瞥了一眼。露蟬忙又將自己的志誠表白一番，如何的奔波千里，如何志訪名師，如何遠慕英名，才來謁誠獻費，字字細細，說了一遍。曾大業道：「噢！」又把露蟬上下打量了幾遍，半晌，搖了搖頭；說是他這地堂刀的功夫，不是任何人就能練的。能夠練的，若不下十年八年的功夫，也決練不出好來。可是當真練成了，却敢說句大話，打遍江南無敵手。足下你可有這麼樣的決心麼？你可有這麼長久的閉功什麼？」

楊露蟬高興極了，這老師的氣派與竿子徐截然不同，果然名不虛傳；立刻表明決心，懇求收錄。莫說十年八年，多少年都成。曾大業還是面有難色，又提出二個難題，是「窮文富武」。這學習秘藝不是冒一股熱氣的事，你就有決心，你家裏可供得起

麼？」楊露蟬連忙說：「供給得起。」於是曾老師又盤問露蟬的家世，家私。好容易得遇名師，楊露蟬格外心悅誠服，那敢有半字虛言；忙把自己的身世家境，幾頃地，幾所房，幾處買賣，都如實說了。曾老師這才意似稍回，向露蟬說出了許多教誡；總而言之，要有耐性，肯服勞，捨得花錢，才能學得會絕藝。這與劉立功老師的話根本相符，可見名師所見略同。最後曾武師又輕描淡寫，說明每年的束脩六十兩銀子，每月另外有三兩銀子的飯費。因為曾氏門下，衆弟子在學藝時，照例不準在外亂跑，免得心不專；這又是武師傳藝應有的戒條，露蟬連忙答應了。此外三兩兩壽，那是不拘數的，全在弟子各盡其心；可是最少的也得每箇十二兩。

總之，凡是師門規諭，曾武師一一說出，楊露蟬無不謹語。旋即擇吉日，行了拜師之禮，又與同門相見。趕到入手一練功夫，露蟬可就心中覺得古怪！曾師傅教給站的架式，滿與當初劉立功老鏢師所授的一般。露蟬略微的表示自己從前練過這個，曾師傅就怫然不悅。同門們立刻詰誡他，凡入師門，就得把從前學過的全當忘了才行。楊露蟬深愧自己輕躁，不敢多言，照樣的從師重練。師傅教甚麼練甚麼，只好不管學過與否。那

知會師傅雖對新生，也並不天天下場子親授；一幌十天，只見老師下過兩次場子。別的師兄師弟們，都是由大師兄代教；獨獨自己，只有一味死練那一個架子，每天把自己四肢累得生疼，還是比葫蘆畫瓢，刻版文章。師傅既不常下場開教，師兄們也都卑視他。

這些師兄們却把這新進的師弟當了奴僕傭工。住在老師府上，除了灑掃武場，擦拭兵刃，做晚生下輩應當作的苦工以外，整天仍得要忙着給這位師兄釘鞋去，給那位師兄買白糖去。輪到自己練功夫了，明是站的架子對了，這個師兄過來，說是腿往左偏了，照迎面骨上一掌。那位師兄又把膀頸子一拍，說是沒有挺勁了。偏偏這些師兄們個個虎背熊腰，個個是本鄉本土，只露蟬一人是外鄉人，又生得瘦小。於是衆師兄們贈給他兩個外號，「楊瘦猴子」，「小伶種」。楊露蟬爲學絕藝，低頭忍受；未及三月，把個楊露蟬挫折得真成瘦猴了。楊露蟬生有異秉，常能堅忍自寬；雖然形銷骨立，却仍懷著滿腔熱望。只要學成絕藝，到底不虛此行，甚麼苦他都肯受得。

到後來他也學乖了，一味低心下氣，到底不能買得師門的歡心；他就私自出錢來，給師兄們買點孝敬，請吃點心。果然錢能通神，漸漸的不再受意外的凌辱了。半年後

，內中一二位師兄也有喜歡他謙遜的，倒同他做了朋友。

但是，楊露蟬雖得在師門相安，反而漸漸有些灰心起來。這半年光景，只承師傅教了半趟『通臂拳』，尚不算失望。只是在風陽寄留日久，慢慢的看出曾師傅師徒的行徑來。○這曾大業就算不上惡霸二字，可是恃強橫行，欺壓良懦之迹，却實免不掉。並聽說曾老師排場闊綽，斷不是單指着教徒爲活；他另有生財之道。在東關外開着四家寶局，都靠着曾老師的胳膊根托着；此外還辦着幾種經紀牙行，這班徒弟仿佛就是他的打手。而且光陰荏苒，這半年來，歷時不爲不久，竟始終還沒看見曾大業露過他那一手得意的『地堂拳』和『地堂刀』。

偶而師兄們也練過一招兩式，在露蟬看來，平平而已，並不見得精奇絕妙。

也是機緣湊巧，楊露蟬合該成名爲一代武術名家。他的天才竟以一樁事故，才不致被這些江湖上的流氓消磨了。有一日，這曾老師門前，突然來了一個對頭，指名拜訪，要會一會地堂刀名家曾大業。曾大業及其二子恣睢無忌，無意中竟激怒了山東省一位地堂拳專家；特地從兗州府趕到風陽來。登門相訪，要領教領教曾大業這套打遍江湖無敵

手的地堂刀。

此人一到，曾大業或者是一時大意慣了；並且南北派會這地堂招的人也管不多見，而他自已少壯時候，本曾下過苦功。曾大業近十幾年來沒遇過敵手，接見這不速之客，起初還當他是江湖上淪落的人，來求幫的。曾大業爲人雖操業不正，對武林同道却常常幫襯；及至一見面，這人不過是四十多歲的山東伢子，藍粗布襖袴，左大襟，白骨扣鈕，粗布襪子，大酒鞋；怪模怪樣，怯聲怯氣，滿嘴絡腮短鬚，一對蟹眼，可以說其貌不揚；但體格却見得堅實，雙手青筋暴露。曾大業照樣令弟子侍立兩旁，方才接見來賓，叩問姓名，來意。來人突如其來的就說道：「以武會友，特來登門求教。」家鄉住處，姓名來歷，一字不說，只催着下場子。

曾大業還沒答話，徒弟們那里禁得來人這麼強直，闐然狂笑，立刻預拳搖袖，要動手打人家。這人回身就走，問場子在那里。

曾大業冷笑，問來人用雙刀，是用單刀。山東伢子漫不注意的說：「全好。」曾大業立刻甩去長衫，紫緞利落，吩咐弟子，把他慣用的青龍雙刀拿來。山東伢子就從兵器

架上，抽取兩把刀，却非一對，一長一短，一重一輕。曾大業未嘗不知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；但是羣弟子既然圍起來了，也不能再氣餒。又兼近十幾年來，曾大業還鄉之後，一帆風順，實際更不能含糊。起初他還要設法子試探來人的來頭，但見這個山東倭子竟取了差樣的兩把刀，這豈不是大外行麼？登時把懸着的心放下，口等上仍得客氣幾句；曾大業說道：「在下年老，功夫生疎了；朋友既肯指教，你遠來是客。我曾大業是朋友，決不能欺生。朋友，你另換一對刀吧。這邊兵器架上，雙刀就有好幾鞘。」山東倭子道：「曾師傅，你放心，俺大遠的來了，不容易，你就不用替我擔憂。我當初怎麼學來的，就怎麼練；我倒不大在乎傢伙一樣不一樣，不一樣也能宰人，你信不信？可是的，曾師傅，你這就要動手，也不交待交待後事麼？」

曾大業怒罵道：「甚麼人物！姓曾的拿朋友待你，你怎麼張口不遮！教你嘗嘗！……」雙刀一分，隨手亮式，「雙龍入海」，刀隨身走，身到刀到，雙刀往外一砍。這不速之客只微微把身形一轉，已經閃開，冷笑道：「你就是高矮子那點本事，就敢橫行霸道，藐視天下人？」

曾大業怒極。他年逾五旬，看似人老，刀法不老；立刻一個「梅花落地」，雙刀盤旋舞動；倏然肩頭找地，往下一倒。腕，肘，膝，肩，五處着地用力，身軀隨刀鋒旋轉起來，在地上捲起了一片刀光。那山東伶子看着人怯，功夫却也不怯，一聲長笑，隨即一個「懶驢打滾」，身軀刀飛，差樣的雙刀也展開。地堂刀法。平沙細鋪的把式場，經這兩位地堂專家的一滾一翻，登時浮塵飛起，滾得兩個人都成了黃沙人了。

弟子們打圍看着，紛紛指論：「好大胆，那里冒出來的！」「許是有仇？」「踢場子還能的！」「哼，哼，你瞧，這是師傅！」「這小子好大口氣！」「找不了便宜去。」「別說話，瞧着，喝着，好險！」「喂，差一點！」「嚇，大師哥，咱們怎麼看呢？」「看着！」「把兵刃預備在手裏吧？」

唯有楊露蟬竊於其間，一聲不響，注目觀招。以他那種身分，究竟看不出功夫的高低來。但到兩方面把身法展開之後，這個氣輪過來，那個輪轆過去，優劣雖不辨，遲速却很看得明白。一起初，見得曾師傅旋轉得最為迅快，渾身就好像圓球似的，盤旋騰折，氣力瀟灑；那個山東伶子顯見不如。但是看過良久，漸漸的辨出深淺來了；那伶子

一開頭好像慢，却是一招比一招緊；不拘腕肘膝肩那一部分，他僅僅一沾地，立時就騰起來，直像身不沾地似的，輕靈飄忽，毫不吃力；當得起輕如葉捲，迅似風飄。那會大業可是翻來轉去，上下盤總有半邊身子着地，身形儘自迅快，却半身離不開地。

曾門弟子也似乎看出不好來了：「大師兄，咱們怎麼着？你瞧瞧，你瞧瞧！」

二十幾招過去，曾大業一個「蜉蝣戲水」，展刀鋒照敵人一削，旋往旁一撤身。那山東侂子「金鯉穿波」，刀光閃處，噲哪一聲嘯響，懸空突飛起一把刀片。就在同時，聽「哎喲！」一聲慘呼；不覺的眼花一亂，忽的竄起來一人。正是那山東侂子，渾身是土，雙刀在握。一汪熱血橫濺出來，曾大業的雙刀全失，身子挺在血泊裏；羣徒嘩然一陣驚喊。

山東侂子一聲冷笑道：「打遍江湖無敵手的地堂刀名家原來這樣，我領教過了！姓曾的，你養好傷，只管找我去。我姓石名叫光恒，家住在山東兗州府南關外，石家崗子；我等你五年。我還告訴你一句話，種德堂的房契不是白訛的，是五年以後，三分行息，拿老小子一條狗腿換來的。你明白了麼？我限你三天以內，把人家的房契退回去；若

要不然，要找尋你的還有人哩。再見吧，對不起！這兩把刀一長一短，我還對付着能使，還給你吧！」拍的將那一對刀丟在地上，拍拍身上的土，轉身就走。

當曾大業失刀負傷時，大師兄和曾大業的兩個侄兒，搶先奔過去扶救；却是一挨身，齊聲叫喊起來。曾大業不是被扎傷一刀，曾大業的一條右腿已活教敵人卸下來了，只連着一點，鮮血噴流滿地。這羣徒弟驚慌失措，忽然懍悟過來，一齊的奔兵器架，抄傢伙，嚷罵道：「好小子，行完因還想走？截住他！」山東伶子橫身一轉，伸左手探入左大襟襟底，回頭張了一眼，吓的吐了一口道：「你們真不要臉麼？練武的沒見過你們這夥不要臉的，你們那一個過來？」握拳立住，傲然的瞋目四顧。

曾大業此時切齒忍痛，努力的迸出幾個字道：「朋友，你請吧！你們不要攔。……你們快把老大，老二招呼過來！」底下的話沒說出來，人已疼昏過去。山東伶子竟飄然出門而去。

徒弟們駭愕萬分，有那機警的忙緩出去。只見那山東伶子到了外面，往街南北，巷東西一望，忽然引吭一呼，俗聲俗氣唱了兩句戲文。登時從曾宅對面小巷鑽出來幾個人

，從曾宅房後鑽出來幾個人，從附近一個小茶館也鑽出來幾個人。這些人錯錯落落，都跟著那個倭子，順大街往北走了。

曾大業的兩個兒子，當日被尋回來；忙着給父親治傷，訪仇人，切齒大罵。這其間楊露蟬心中另有一種難過，可是在難過中又有點自幸；自幸身入歧途，迷途未遠。於是挨過了兩天，楊露蟬又飄然的離開了鳳陽。

但是，楊露蟬忽然懊悔起來。自己一心要訪名師，既看出曾大業盛名之下，其實難符；這一個山東倭子分明對地堂招有精深的功夫，自己爲甚麼只顧驚愕懊喪，倒輕輕放過這位名師，不立即追尋他去呢？一想到這一點，已經後悔難挽。他離開鳳陽，脫出曾門，既是不辭而別的，現在也不好翻回鳳陽了。好在那個山東倭子叫勁時，曾留下了姓名地址，楊露蟬道：「我莫如一逕下山東，找這位石武師去。」

楊露蟬又大意了，石光恒武師是曾大業的對頭，他豈肯收錄對頭的徒弟？知道安着甚麼心？楊露蟬心無二用，一直撲奔兗州去；到石家崗子訪問時，此地確有其人，石光恒說的並非假話，但是石光恒並沒有回來。楊露蟬爲慎重計，暗向當地人打聽石光恒的

武功，行業，品性；果然是地堂刀名家，只是在家時少，出外時多。楊露蟬在兗州候了一個多月，石光恒仍未回來。更向知根知底的探聽，才曉得石光恒是被鳳陽種德堂尤家聘請了去的，恐怕一年半載未必回家。大約此時仍未離開鳳陽，還在暗中監視着曾家父子了。

奔波千里，撲空失望，楊露蟬十分掃興。此地離家轉近，不由頹然轉念，又打算從此丟開手，將借武術成名的念頭歇了，老實回家務農也罷。

楊露蟬此念一起，決上歸程。由山東往冀南走，路程已近。但他意懶心灰，走起路來，不按程站，只信步慢慢的走。

行到東昌府地界，天降驟雨。時在午後，天光尙早，前面有一座村莊。楊露蟬健步投奔過去；打聽此地名叫祁家塢，並無店房，只有一家小飯舖，可以借宿。楊露蟬急急尋過去；飯舖前支着吊搭，靠門放着長桌條凳；舖面房的門口，正站着一個年青的堂倌，腰繫藍圍裙，肩搭白抹布，倚門望雨，意很清閒無聊。楊露蟬闖進舖內，渾身早已濕透了。

小飯舖內沒有甚麼飯客；櫃台上僅坐着一個有鬚鬚的人，似是掌櫃，正和一個中年瘦子閒談。露蟬脫下濕衣來，晾着，要酒要飯；一面吃，一面問他們，這裡可以投宿不？回答說是：「可以的，客人這是從那里來？」露蟬回答了，阻雨心煩，候着飯來，也站在門前看雨。那鬚子掌櫃和中年瘦子仍談着閒話。山東果然多盜，正說得是鄰村鬧土匪的事。中年瘦子說：「鄰村大戶劉十頃家，被匪架去人了。頭幾天聽說來了說票的了，張口要六千串準贖。事情不好辦，爺們被綁，還可以贖；這綁去的是劉十頃第二房兒媳婦，才二十一歲。劉十頃是有頭有臉的人物，兒媳婦教賊架去半個多月，贖回來也不要了。」瘦子說：「他娘家可答應麼？」掌櫃說：「不答應，要打官司哩。打官司也不行；官面上早有告示，綁了票，只準報官勦拿，不許私自取贖。說是越贖，綁票的案子越多了。」

那瘦子喟然歎息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們那里，一個沒出閣的大閨女，剛十七歲，教土匪綁去了。家裏人嫌丟臉，不敢聲張。女婿家來了信，要退婚。活氣殺人！就像這個閨女自己做了不正經事似的，娘婆二家都是一個心思，家裏不是沒錢，誰也不張羅着贖。」

誰想過了半年，土匪給送回來了。這一來，他娘家更嫌丟人，女婿家到底把婚書退回來了。」掌櫃道：「聽說這個閨女不是自己吊死了？」瘦子道：「可不是，挺好的，一個閨女，長的別題多俊咧，性情也安靜，竟這麼臊死了！……」

楊露蟬在旁聽着，不覺的氣怒。只聽那瘦子說：「劉十頃的二兒媳婦是出嫁的了，又是在婆家被綁的，總還好些吧？」掌櫃道：「也許好點。」瘦子又道：「劉十頃家不是還查着好些個護院的麼？進來多少土匪，竟教他們架了人去？」掌櫃說：「護院的倒不少，七個呢，一個中用的也沒有。土匪來了十幾個，比劉家男口還少。可是竟不行，七個護院的乾嘍，沒人敢下手。平常日子，好肉好飯喂着，出了事，全成廢物了。這也怪劉十頃，那一年他要是把養金剛宗勝孫辭了，也許不致有這檔子事。」

楊露蟬聽着留了意，忙問道：「宗勝孫是幹甚麼的？」那掌櫃和瘦子說道：「客人你是外鄉人，當然不曉得。提起這位宗爺，可是了不得的人物。他是給劉十頃護院的教師爺，一身的軟硬功夫。那一年鬧黃災，這位宗爺就仗着一手一足之力，你猜甚麼着？兩天一夜的工夫，他竟搭救了四五百人；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都有。這位宗爺不但

是個名武師，還是個大俠客哩。要是劉十頃家還有他在，一二十口子土匪，也得敢進門哪？早教他趕跑了。」

楊露蟬道：「哦！這個人多大年紀？那里人？」

掌櫃道：「這個人年紀不大，才三十幾歲，聽說是直隸省宣化府人。莫怪人家有那種能耐，你就瞧他那身子骨吧；虎背熊腰的，個頭兒又高又壯。」瘦子道：「要不然，人家怎麼救好幾百人呢。這位宗爺難爲他怎麼練來，甚麼功夫都會；吃氣，鐵布衫，鐵沙掌，鐵掃帚，單掌開碑，樣樣都摸得上來。那一年，我單眼看見他在場院練武；一塊大石頭，只教他一掌，便劈開了。他又會蛤蟆氣，又精通水性；說起來神了，這個人簡直是武門中一個怪傑。在劉十頃家，給他護院，真不亞如長城一樣。誰想待承不好，人家一蹶腳走了。」

這些話鑽入楊蟬露耳朵裏，登時心癢癢的，急忙追問道：「這位宗師傅竟有這麼好的功夫麼？他現在那裏？他可收徒弟麼？」

掌櫃道：「這可說不上來，人家乃是個俠客，講究走南闖北，仗義游俠，到處爲家

○他倒是收徒弟；聽說他這次出山，就是奉師命，走遍中原，尋訪有緣人，傳授玄天觀武功的。」

楊露蟬又驚又喜，想不到在此時，在此地途窮望斷，居然無意中訪出這麼一位能人來。只是住脚不曉得，要投拜他，却也枉然。正要設法探詢，那瘦子却接過話來，臉衝掌櫃，閒閒的說道：「你不曉得宗師傅的住處麼？我可曉得。前些日子，聽說這位宗師傅教觀城縣沈大戶家聘請去教徒弟去了。」

露蟬忙問：「這位沈大戶又住在那里？」

瘦子扭頭看了看露蟬，道：「怎麼，你這位客人想看看這位奇人麼？」露蟬忙道：

「不是，我不過閒掃聽。」瘦子道：「那就是了。」回頭來仍對掌櫃說道：「咱們鄰村螺螄屯牛老二，就是這位宗師傅的記名弟子，他一定知道宗師傅的住脚的，大概不在觀城縣城裏，就在觀城縣西莊。若說起這位宗師傅，真是天下少有，不愧叫做九牛二虎賽金剛；就說人家那分慨慷，那分本領，實在是個俠客。……他的師傅乃是南岳衡山的一位劍俠，名叫云山人。」對露蟬道：「咱別說他師傅有多大能耐，就說他那三位師兄吧

，你猜都是甚麼人？」楊露蟬自然不曉得，瘦子瞪著眼說道：「告訴你，他那三位師兄全都不是人！」

露蟬駭然要問，那鬍子掌櫃接聲道：「他那三位師兄，一個是人熊，一個是老猿，一個是蒼鷹，有一人來高……」說著用手一比，又道：「這位宗爺乃是小師弟，他的功夫都是老猿教給他的。你說夠多麼希奇！」

飯館兩人見露蟬愛聽，便一遞一聲，講出一段駭人聽聞的故事來，把個楊露蟬聽得熱辣辣的。在飯館借宿一宵，次日開晴，忙去訪螺螄屯牛二，向他打聽宗勝孫。却極易打聽，牛二一點也不拿捏人，把宗師傅的現時住處，告訴了露蟬。這位奇人現在並未出省，他確已受聘，到觀城沈大戶家，教授兩個女徒去了。牛二盛稱宗武師的武功，自承是宗武師的記名弟子；跟著又把宗武師的身世藝業，子子細細，告訴了楊露蟬。

第十九章 認賊作傳詐俠圖姦

這宗勝孫宗武師的身世頗爲恢奇，但有的地方頗和楊露蟬相似。宗勝孫年少時，據

說也是一心好武，志訪名師。他從十三歲上，就隻身出門訪藝，游遍江湖，歷盡艱辛。一日行經南嶽衡山，得逢奇遇。衡山之陽有一山坳，產生許多茶樹；正植新茶應採之時，鄰近村姑少婦結伴成羣，到山坳採茶。村姑少婦一面採茶，一面口唱山歌，一倡百合，嬌喉悅耳，宗勝孫不覺停步看得出神。不料突然間山洪暴發，巨流漫地，登時深逾尋丈。三二百個採茶婦女哭喊奔逃，那里來得及？宗勝孫見義勇為，奮不顧身，竟泗水前往搭救她們。仗他天生神力，把採茶女子，用雙臂一夾兩個，背後又馱一個，登高破浪，一次救三個；只一頓飯時，便救出七十多個。山洪越來越猛，搭救越來越難；宗勝孫一點也不畏難，費了多半天的功夫，居然把三三百個婦女全都救出險地。據說只淹死了兩個，一個是老嫗，早被浪頭打沒了；一個是十七八歲的姑娘，至死不肯教男子背負。

這三百來個採茶女子，都給宗勝孫磕頭，稱他為救命活菩薩；宗勝孫反倒紅了臉，一溜跑了。信步走下去，當天晚上，宗勝孫竟迷了途，陷在亂山中。又值月暗無星，大霧瀰漫，只聽得狼嗥狐嘯，風吹樹吼，恍如置身鬼窟。宗勝孫却一點也不怕，昂頭前行。又走了一程，忽然一步陷空，又像被什麼東西推了一下，骨碌碌的直滾下去，竟墜到

山澗下去了。宗勝孫自思必死，那知就似騰雲架霧一般，直墜了一杯茶時，才落到底。睜眼一看，別有天地；只見一個長髯道人，和一隻巨猿，站在對面，頭頂上却飛着一物，爛爛閃着兩點星光。宗勝孫十分駭異，上前問路。那道人微微一笑說道：「小居士，救人足樂乎？」宗勝孫這才曉得自己因險得福，慌忙跪倒，口稱仙師。那道人手搖長髯道：「小居士，你本該今日此時，命喪衡山。只爲你小小年紀，做下絕大善事，至誠動天，延壽一紀；並且教你得償夙願，獲遇貧道。貧道要傳給你玄門妙術和武林絕技，爲我門戶中放一異采，但不知你的福緣如何，武術道法任聽你選學一種。」宗勝孫福至心靈，登時投拜這道人爲師。被道人引到一座山洞內；才往裏一走，突然從裏面闖出一隻絕大人熊，把宗勝孫吓了一跳。道人說：「勝孫休要害怕，這是你二師兄，給我看守洞府的，他名叫熊靈。」

宗勝孫這個師傅，便是所謂云云山人。云云山人當下指着那巨猿說：「這是你大師姊，名叫袁秀，你快來拜見。你莫小瞧她，她雖橫骨插喉，披毛戴爪，她却久通人性，深諳武功。你往後須要受她指教。」又一指那個人熊道：「你袁大師姊精擅玄門劍術，

你這熊二師兄却會鐵沙掌，金鐘罩。」又一點手，飛進來一隻蒼鷹，道：「這是你三師兄，名喚英凌。他專會輕功飛縱術，又善突擊，有空手入白刃的功夫。」

據說宗勝孫就在衡山，與那云云道人苦修一十二年，學會了一身驚人奇技。他少時本來黃瘦，云云道人又捉了一枝黃精，教宗勝孫服用了；一夜之間軀幹暴長，不啻易骨換形，所以才有現在這麼魁梧的身軀。他藝成之後，奉師命雲游四海，尋訪有緣人，廣結善緣，普傳絕技；同時還要游俠仗義，除暴安良。……

楊露蟬無意中訪得這位異人；這異人又是以發揚本門武術爲志的，真是說不出的欣喜。既訪明這位高人現在觀城，楊露蟬就立刻動身來到觀城。逢人打聽，這沈大戶名叫沈壽齡，是觀城首富。他的老妻八年前已經去世，留下兩個女兒，沒有娘照管。這兩個姑娘一個十八歲，一個十五歲，極得父親的寵愛；天性好武，整日價不拈針走線，反而倒弄劍舞刀。沈壽齡自己就好武，這也就無怪其然了。賽金剛的大名既聞傳一時，沈壽齡與他一度會談；見宗勝孫雙眸炯炯，三十幾歲的人，世故人情非常透澈；談到武學，又頭頭是道，把個沈壽齡佩服得五體投地，幾乎拿他當神仙看待。遂以每年三百兩的重

聘，將宗師傅請來；在內宅後花園，開了把式場，傳授兩位姑娘拳術，兼管看宅護院。宗勝孫却志在發揚武學，陳宅本供食宿，他仍在本地關帝廟，租了兩間房，掛了一個「以武會友」的牌，上寫：「武當派拳師宗勝孫傳授蛤蟆功，長拳，鐵掃帚功，鐵布衫，鐵沙掌，以武會友，不收分文。」上午在陳家教兩個女徒，夜間給陳宅護院，每日下晚沒事出來，便到關帝廟溜溜。

不久宗勝孫在本街收了些男徒弟，這些男徒都十分欽服他。他不但體格壯偉，又兼吐屬文雅，健談好交，外場本就動人。又過了些日子，他和城廂廣合店的老闆說投了緣；遂又在廣合店，租了一間房，借着店院，另闢了一個把式場，每逢一三五七，他在關帝廟傳藝；二四六八，就在店中授徒。旋又掛了一塊牌，給人治病；「五癆七傷，接骨補血」。不須藥物，專用推拿和氣工，而且照例不要錢。這一來觀城縣越發闐動了。

於是志訪絕學的楊露蟬，慕名投了他來。

今日的楊露蟬非比剛出門的楊露蟬了。他曉得武門中朦人的把戲很多，自經大字子徐，地堂曾兩次上當，他就格外小心，未從投師，先要訪賢。既來到觀城，住店投宿，

暗地裏重新打聽這位宗師傅的本領和爲人；訪準了，看透了，他才肯獻費。他以為騙兩個錢不算甚麼，只是耽誤了他求藝的光陰，却是無法挽救的損失；如今白白的已經虛耗去很多的時光，不得不特加慎重了。

楊露蟬住在觀城廣合店內，暗暗訪察宗勝孫的爲人。六七天的功夫，已訪實了這位宗師傅的確不含糊。露蟬他正要登門投刺，不想沒等他去，這個宗勝孫竟先找了他來。

這天楊露蟬吃過飯，正在店房中坐着，吃茶琢磨；忽然宗勝孫推門而入，開口只一句道：「這位楊大哥，你在這店裏住了好幾天，你到底有何貴幹？你真是訪藝的麼？」

楊露蟬駭然答對不上話來；心中却想：「我的心思，這位宗師傅怎麼會看出來？」露蟬却忘了，他連日向店家，向街面上的人，不時打聽宗勝孫的爲人，自然有人告訴了宗勝孫。

可是宗勝孫怎麼搶先來一問，越發聳動了楊露蟬。楊露蟬於驚喜中，逕直開陳己意；立刻從行囊中取出五十兩銀子，一封紅柬，做爲贄敬，拜求宗師傅收錄爲徒。所有自己好武的志向和尋師的苦惱，面對名師，自然一字不漏，又全吐露出來。

宗師傅看了看這五十兩銀子，呵呵一笑，道：「且慢！」竟拒而不收，這就與大竿子徐不同。

宗勝孫先把楊露蟬的來踪去影，忽東忽西，窮詰了一陣。問完了仰臉想，想完了對臉再問；然後，又盤問他的師承，先後共經過幾位師傅，這幾位師傅都是何人何派。把楊露蟬的身世，家業，訪師的志向，一切都問了個極詳極細，宗勝孫又復沈吟起來。半晌方說：「楊兄，你倒有志氣，我一見面，就知道你的來意；不過我須看看你，我們是
否有緣。」

露蟬自然極力哀懇，宗勝孫暫且不置可否。教露蟬仍住在店裏，聽他的信。過了兩天，宗勝孫重到店中，又問了一些話；到了這時，才把楊露蟬帶到關帝廟，說是：「暫收爲記名徒弟。」露蟬獻上贊敬，磕頭認師；宗勝孫只受他的頭，不收他的錢，說是束脩要等半個月以後再議；但却引領露蟬，與同門師兄相見。在關帝廟有七八個少年，全是宗師傅的門徒，露蟬一一稱之爲師兄。露蟬是上過兩回當的了，雖已拜師，暗中仍很小心的考查師傅，師傅却也暗中考查露蟬。後見露蟬一心習武，並無別意，宗勝孫這才

正式收下他。而楊露蟬也從同門口中，掃聽到宗師傅的確是品學兼優的良師，自己心上非常慶幸。

半月後，宗勝正襟危坐，把露蟬喚到面前，對露蟬說起自己的志業。他說：他獲得云云山人的真傳，仗一身本領，到處游俠，多遇武林名手；走南闖北，闖出一點浮名來。可是他爲甚麼單跑到觀城縣這個小地方來呢？宗師傅說：「此地隱遁着一位江湖大俠，叫做青峰丐俠，可惜世人多不認識他的真面。」宗勝是爲訪這個能人，才肯在觀城流連的。若不然，他早走了；豈肯爲沈大戶，耽誤自己的游俠事業。又說：「我宗勝浪跡江湖，歷時十載，總沒訪着一個好徒弟，能傳我的絕技的。我不久就要歸入道門，我打算就這訪俠之便，在此地尋求幾個有緣人，把我平生藝業傳留下來；不致我身入道之後，沒人接續我這派的武學。」又說他還有兩年限，就該還山了；他現在收的這幾個徒弟，是各傳一技，至今還沒有尋妥一個足繼薪傳的全材。

宗勝孫這些話，說得他門下幾個少年個個目炫神搖，人人把這師傅欽若天人。他又不是口頭上虛作標榜，有時試演幾招，果然足以震駭世人。更難爲他三十幾歲的年紀，

竟會這許多武藝。據行家講究，每門武藝說起來都得十年八年的功夫，才能學精；宗師傅却樣樣都行，這好像太離奇一點。但是宗師傅笑着說：「會者不難，難者不會；萬朵桃花一樹生，武功這門一路通，路路皆通。」何況他又不是凡夫俗子。

宗勝孫對徒弟傳藝，第一不收束脩，第二量材教授。須看學者的天資，夠練甚麼，他才教甚麼；不准強勸，不准躐等，不准朝秦暮楚，見異思遷。說出許多戒條，有八不教，七不學，十二不成；講究起來，却是頭頭是道。楊露蟬私心竊喜，這位老師的話比劉立功鏢頭還強。

宗師傅夜晚宿在沈宅，凌晨教女徒，直到午飯後，便長袍大褂的到關帝廟或者廣合店來，教這幾個散館的門徒。他把楊露蟬仔細考察了一個月，方才宣佈說：楊露蟬的天資，應該學岳家散手。楊露蟬求學太極拳，宗師傅微然一笑，說：「你不行。」

宗勝孫整日的生活是這樣，教女徒兼護院，教散館兼行醫。但是每一月中，他總要請三五天的假，說是出門訪友，大概他還是要找那個青峯丐俠。青峯丐俠甚麼模樣，據說也有人見過，不過是個討飯的花子罷了。但是，決非尋常的花子，有人在荒村野廟中

見過他，睡在供桌上，一點也不怕神。忽然外面有放火槍打鳥的，砰的一響，這乞丐突然一躍，從供桌直竄出來，跑出廟門外，足有兩三丈遠，可見是個江湖異人。

楊露蟬因爲家不在此，曾要求師傅准他住館，但是師傅不許。關帝廟本來還有房間，宗師傅只賃了兩間，似乎露蟬也可以就近另賃一間，但是師傅又不許。說是：「露蟬，你還是住店吧。」

楊露蟬覺得奇異，似乎宗師傅不願他住館似的。但宗師傅的解釋是：「我對徒弟一例看待，你住在這里，你一個新進，他們要猜疑我偏私的。」露蟬一想，這也對。

楊露蟬就這樣，天天跟宗勝孫習藝，夜裏住在廣合店，下午到關帝廟來。果然得遇名師，進境很快，比竿子徐，地堂曾，截然不同了；他的岳家散手居然很有門。

但是一年過去，地面上忽然發生謠言；這謠言有關於宗勝孫和那沈大戶家兩個女徒弟。起初街面上流布風言風語，漸漸在同門中也有人竊竊猜議；並且宗勝孫也似有所聞。忽一日，宗師傅竟把一個說閒話的粗漢，打了個半死；謠言立刻在明面上被壓住。

又過了幾天，宗勝孫突然搬出沈宅來。外面謠傳沈壽齡的大小姐不知爲甚麼，上了

一回吊；二小姐也差點吞金；沈壽齡也險些得了癱瘓。閒話越發散播出來，宗勝孫却聲勢咄咄的說：「一日爲師，終生爲父；就是解去聘約，要削除師生的名分，那是不行的。」因爲他這派玄天觀的武學向忌半途而廢，女徒弟好磨打眼的不學了，那不成；不能盡由著家長，也得聽聽做師傅的。——一時情形弄得很僵。外面傳說，宗勝孫曾向沈宅大興問罪之師；又有的說，沈宅給了宗勝孫一千多兩銀子；却又有人說，到底沈壽齡忍受不住，用了官面的力量，才把宗勝孫辭去，聘約作廢，勒令搬出行李來。沈壽齡是本縣首富，據說他定要宗勝孫離開本縣；而宗勝孫說：「你管不着！」依然在明帝廟住下，依然設帳授徒，依然掛牌行醫，却是再沒有女徒了，而男徒也倏然減少。但宗勝孫意氣自若，抱定宗旨，要發揚他那玄天觀獨有的武學，不屈不撓。「閒話麼？隨他去！」

別的男徒弟都是觀城縣本鄉本土的人，彼此互通聲息，耳目甚靈，楊露蟬却是外鄉人。但同學中也有一兩人跟他交好的，彼此時常閑談，也議論到師門最近這樁事，悄悄的告訴露蟬許多出乎情理以外的話，使他聽了不禁咋舌。但楊露蟬志求絕學，宗師傳確有精妙的武術傳給他，他雖然游疑，依然戀棧。他說：「真的麼？不能吧！」

如此，就在這風言風語中，又挨過了十天，二十天，宗勝蒸照常關帝廟設場子，在廣合店掛牌。但廣合店的老板忽挨了宗師傅一個嘴巴；竟致絕交，把店門口的牌子摘了，場子也收了，宗師傅一怒不再住店。宗師傅仍住關帝廟，關帝廟的和尙怕宗師傅瞪眼；宗師傅在關帝廟，照常辦事，並且每月照常要離開三五天，自然是出游訪俠了。忽有一次，宗師傅出游訪俠，一去六天沒回來。回來時，滿面風塵之色，意氣銷沉，說是病了，再放三天學；楊露蟬覺得古怪。

忽一夜，觀城縣城的街道，悄靜得死氣沉沉，只有城守營的巡丁不時在各街巷巡哨，這也不過是例行公事。只是一到二更過去，東關街一帶，沈壽齡住宅附近，在昏夜之間，忽然來了兩小隊營兵；每隊是十六名，把街口暗暗守住。這與平日查街似無不同，可就是不帶號燈。守兵全用得是鈎鐮槍，鈎竿子等長傢伙。跟着從街隅溜溜失失，躡足無聲的又走來十幾個人影。

同時關帝廟前也潛伏着人影。

人影閃閃綽綽，低言悄語。挨到三更，沈宅前的營兵漸有一半移動，關帝廟的前人

影越聚越多，有的搬梯子上房。那關帝廟的火居道人，早被人喚出來問話；有一位官長，騎着馬藏在廟前空場後；關帝廟的山門，悄悄的被人開了，鬼似的一個個人影從四面閃進廟去。

只聽昏夜中，發出一個幽咽的聲調，詰問道：「差事在屋裏沒有？」「還在呢。」「闖！」

忽然孔明燈一閃，兩個短裝人堵牆，兩個短裝人破門而入。吶喊一聲，齊撲奔床頭。床頭高高隆起，似睡着一人；不想奔過去一看，乃是用被褥堆起的人形。當二更天還在屋中睡覺的人，此時不知那裏去了。馬上的官長大怒。

却不道，在沈宅後院，當此時忽然告警！

這些人影慌忙重撲回沈壽齡住宅那邊。

在沈宅西廂，二位小姐的閨房內，本已藏伏着兩個快手；燈昏室暗，潛坐在帳後。沈壽齡本人却躲在後跨院。直候到三更，滿想着兩位小姐房中先要告警；却出乎意外，沈壽齡躲藏的屋內，門楣悠的一起，竄進來一個雄偉大漢；輕如飛絮，撲到屋心。這大

漢摘去幕面的黑巾，張目一尋，看見了沈壽齡，舉手道：「東翁，久違了！」嘻嘻的笑了一聲，走過來，到沈壽齡面前一站，說道：「東翁，這件事兒教我也沒法子。大小姐和我，……我們是志同道合，脾氣相投。『千里因緣一線牽』，『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』，這也是緣法。東翁請想開一點，我不是沒有身分的人，決不會玷辱了你。你不要小覷我，我還不希望你那一千兩銀子。……大小姐今年十八歲，我也不過二十八，這不算不般配。東翁你無論如何，也要成全我們。我家裏確是沒有妻小，你不要輕信那些謠言，他們都是胡說亂道。……」

沈壽齡面現恐懼之色，忙道：「你不要糟蹋我的女兒，你給我走，你你你出去！」那大漢悄然一笑，又走近一步，道：「東翁，請是由你請，走可隨我便了。東翁你可要看明白，你家大小姐如果要嫁別人，……」

沈壽齡往後倒退，大漢滿面含笑往前湊。忽然，背後門吱溜的一響，突又出現一個壯士，青包頭，短打扮，公差模樣，手持鐵尺，是山東名捕鐵胳膊褚起旺。褚起旺冷笑著，挑帘進來，回手關門道：「相好的，你真來了？走吧，這場官司你打了吧！……」

那幕面大漢吃了一驚，回頭一瞥，急急的又一蒙面，抽身要走，那裏來得及？他的廬山真面已被人看了個清清楚楚，正是武當名家宗勝孫！

宗勝孫張皇四顧，奪門待走，鐵胳膊起旺這個名捕急橫鐵尺一攔，搶一步，先把沈壽齡護住。宗勝孫大喜，便狂奔屋門，屋門口忽挺進來一對鈎竿。宗勝孫一竄閃開，就要踢窗。窗戶却悠然地自啟，探進一個人頭來；是鐵胳膊起旺的師弟，也是一個名捕，名叫快手王定求。喝道：「呔，姓宗的，識相點，跟我們走吧！」

宗勝孫困在屋心，穿著一套貼身短裝夜行衣，竟沒帶兵刃，只腿上插著一把手叉子。○他已然真形畢露，索性把幕面黑巾投在脚下，猛然獰笑道：「原來是你們倆！二位多咱來的？：對不起，我失陪了！」一彎腰，要拔匕首；兩個捕快，兩把鐵尺，斷不給他留空；裏外夾攻，喝一聲，撲過來。

這武當大俠不慌不忙，一閃身躲開攻擊，順手抄起一把椅子，對吓堆在屋隅的沈壽齡道：「東翁，咱們改日再見，你等著吧！」陡然掄椅子，照鐵胳膊起旺砸去。鐵胳膊左手一接，右手鐵尺抽空敲去。宗勝孫『巧燕穿林』，從平地一縱身，嗖的掠空而起。

，直往門楣穿越出來。快手王定求急忙大喝一聲道：「相好的，那裏走？哥們，差事出來了！」外面登時一陣大哄，各處潛藏的人都閃出來；房上的，地下的，屋前的，屋後的，足有十多個，將後院出入之路登時把住，王二捕立刻追出來。

宗勝孫傲然不懼，穿窗出室，騰身落地，竟在沈宅後院庭心，施展開三十六路擒拿法，空手奪刀，和褚王二捕鬥起來。鐵胳膊褚起旺把鐵尺一掄，趕上前，斜肩打去。宗勝孫一閃，貼刃鋒進身，左手撥鐵尺，右手反剪鐵胳膊的腕子。鐵胳膊一撒招，快手王定求猛上步，從左邊掄鐵尺便打；後面同時又攢來兩桿鈎鐮槍，不聲不響，齊奔宗勝孫的下三路，鈎搭過來。賽金剛果然有幾手，斜跨一步，避開左手的鐵尺，後面的槍已竟到了；他就一擰身，左手撥槍，一個旋身，反欺到槍手身旁，一個靠山背，撞得槍手仰面栽倒。百忙中得了空，刷的一伏腰，拔出匕首來。鐵胳膊老褚把牙一咬，罵道：「好東西，胆敢拒捕！夥計們上，格殺勿論啊！」二次掄鐵尺，劈面便砸。宗勝孫往旁一讓，右手匕首一幌，便來划敵人的手腕。鐵胳膊把鐵尺一翻，說聲：「碰！」要砸飛宗勝孫的匕首，不防宗勝孫倏一伏身，嚶的一個掃堂腿；鐵胳膊下盤功夫差點，險些被這

一腿掃倒。快手王道：「好東西，來吧！」從後面一撲，眼看硬把宗勝孫抱着；宗勝孫忽的一矮身猛轉，快手王不知那里挨了一下，霍地往後退了數步，幌一幌，咕登，到底跌倒了。一骨碌爬起來，亂喊道：「哥們放箭，放箭，差事可扎手得利害！」這時猛聽一個人在房上大喊：「差事在後院哪，你們快上呀！」又一個人接聲喊道：「箭哪，箭哪！」

宗勝孫百忙中偷看四圍，竟不知來了多少人，房上房下，幌來幌去，全都是人影。宗勝孫覺着不好；亂箭一發，閃逃皆難。他就突然一閃，躍上牆頭，急忙如飛的逃去。鐵胳膊褚，快手王等大呼追趕。——那宗勝孫竟不知有何眷戀，不奔黑影逃命，反向關帝廟奔去；關帝廟却已有許多人埋伏着。這宗勝孫一溜烟奔到關帝廟前，忽看出光景不對。迎面孔明燈一亮，一陣呼嘯，伏兵四起；廟內外，房上下，俱都藏着人。宗勝孫怒罵一聲，跳下房，奔路往黑影無人處逃去。脚程極快，官人竟追趕不上，眨眨眼看不見他的影子了。

官人勞師動衆，竟把要犯失去。褚王二捕追緝下去；其餘官人亂罵，亂喊，亂抱嘴

，忙着把關帝廟又搜洗一遍，同時並拘捕與宗勝孫有交往的人。關帝廟居住的僧俗，和宗勝孫的徒弟朋友都一網打入，被拘去說話。一共捉去了十一個人；據說，宗勝孫的徒弟跑了六個。內中兩個，一個叫楊露蟬，一個叫杜承賢。這兩人全是外縣的人，觀城縣的人都猜疑這兩人是宗勝孫的黨羽。而宗勝孫口中所說的那個青峯丐俠，那個大隱士，當然也是同黨，此時却已先期被捕。這個丐俠，訊起來，才知不是甚麼青峯大俠，實是宗勝孫的探盤子小夥計；所以一個月內，總和宗勝孫見面一兩次，三四次。——這是一件大案，縣衙裏一面審訊被捕的嫌犯，一面緝拿在逃的人；頭一個宗勝孫，其次便是楊露蟬，杜承賢等，還有別的人。

但是楊露蟬逃到那裏去了呢？他又怎麼開耗逃去的呢？這却多虧了杜承賢，是杜承賢救了楊露蟬。

宗勝孫傲然自大，形跡不檢，自搬出沈宅，早鬧得滿城風雨，許多門弟子也借故不下場子了；他却夷然自若，仍不拿着當事。那個杜承賢也是外鄉人，素日和露蟬不錯；便找到楊露蟬，兩人暗地議論，俱已覺出宗勝孫行止離奇，決非尋常的武師。宗勝孫忽

又對徒弟說：他要出門訪友，將關帝廟寓所的房門倒鎖，逕自飄然出城。杜承賢搖著頭，又來找楊露蟬說：「師傅又走了。外頭的聲氣越鬧越不好聽，人家本地人大半都不來下場子了，咱們倆怎麼樣呢？」兩人也有心退學，却又想在未走之先，要設法看看師傅的行藏，到底他是甚麼樣人，怎麼回事？兩人商好，半夜搭伴出來，悄悄溜向關帝廟。不想正往前繞着，忽見一條人影直向關帝廟走去；將近廟門，突從暗處竄出十幾個人來，把那人一圍。跟著聽見連聲的喝問和呼答：「甚麼人？是那傢伙麼？」「不是那傢伙，是別個人。」「不是他放了吧。」「放不得，把他看起來。」

楊露蟬很納悶，冒冒失失的還想過去看看；却被杜承賢一把扯住，趕緊退到暗處。旋聽得驚詫聲，詰問聲，辯別聲，顯見是臥底的官人把一個嫌疑犯捉住了。那個被捉的人嘍嘍抗辯，忽復啞聲；跟着聽音辨影，似有幾個人，把那人押到另一小巷去了。

楊杜二人相顧駭然。夜深聲靜，側耳細聽，隱隱聽見臥底的人嘖嘖啞啞的還在密語，這二人急忙溜回去。

這是圍捕宗勝孫前一夜的事。——當晚，杜承賢把露蟬引到自己的寓所去，對他說道

：「你回不得店了，外頭聲氣太緊。老弟，我告訴你，我聽我二舅說，沈大戶把他告下來了。」

次日夜間，兩個少年潛存戒心，重去窺伺。仗着本身都有些功夫，提氣躡行，仍到關帝廟附近探看。凡是從關帝廟巷前走過的人，都被人緝上；凡是到關帝廟門前叩門的人，都被人捉去。兩人越發大駭，躲得遠遠的，上了樹，隔着街，往下聽窺。廟前廟後人影幢幢，語聲喁喁。直等到三更過後，突然見一條長大人影疾如星掣的奔來，後面隱隱聞得鼓噪追逐之聲。未等得到廟前，便伏兵驟起。那長大的人影怒罵一聲，猛翻身越牆橫逸而去。（宗勝孫前往沈大戶家嚇詐被逐，他還想回廟起賊；却被褚王二捕窮緝過急，只得翻城牆逃跑了。）楊露蟬和杜承賢看不清來人的面貌，却已猜得出追捕的情形。料到官人將窮究黨羽，難免涉嫌；兩個人目瞪口呆，悄悄溜回去。……歎息一回，搭著伴，連夜逃開了觀城。

楊杜二人一口氣逃出一百多里地，該着分途了。杜承賢要回家務農，不再練武。因問楊露蟬，作何打算；楊露蟬歎了一口氣，一言不發，半晌才說：「杜大哥，我謝謝

你，多虧你救了我。我今後，咳！」不由得潸然掉下淚來。

兩個人悵悵叙別；楊露蟬灰心喪氣，便往自己家鄉走。

第二十章 志傳薪火藝門雙傑

楊露蟬生有異稟，打定主意，誓不回頭。這時走到廣平府近處，却不禁住了脚。悵望故鄉，臨風洒淚，把前情舊事想了一遍；覺得自己流浪四五年，一技無成，重歸故里，「我拿甚麼臉，見那勸阻我的人啊？」坐在一個大土堆上，望着廣平府城，睥睨在目，雉堞依稀；他若返回故鄉，還得穿府城而過，再走百十里。沉思良久，左右爲難；一頓脚，又想起鐵掌盧五師傅：「於今五年闊別，我再去登門，求學他那『先天無極掌』如何呢？」於是楊露蟬一蹶劣坐起來，重奔直魯豫邊界黑龍潭。

但是還沒到地方，便突然聽見一個驚人消息：盧五師傅教他一個叛徒連累，已經打了官司；並且負怒嘔血，在獄中生重病！楊露蟬愕然，楞了半晌，忽然掉下眼淚來。

店中人各各詫異，都道露蟬必是盧五的徒弟，乍聞師耗，失聲落淚，這個人倒有好心。

他們那里曉得，楊露蟬自恨蹇澀，投師無緣呢？

楊露蟬重打主意；左思右想，忽然又想到太極陳。太極陳性情冷僻，却是在武林不得人心，在故鄉頗負清望；人家才是不會騙人的良師，與竿子徐，地堂曾，宗勝孫的大言欺世，截然不同。

楊露蟬抽身離店，二次南行；挑眉改貌，更衣飾丐，來到陳家溝。他想，陳門嚴扁，料難滲入，但能與陳門弟子方子壽之流親近，也許間接獲得薪傳。想不到機緣湊巧，他仿效曹參門客的故智，居然得入陳門為傭。現在三年裝啞，一旦敗跡；偶因喝采，被師窮詰。楊露蟬於驚悸中慄慄陳辭，細述這八年來的坎坷艱辛；陳門羣弟子聽了，無不駭然。再看太極陳，依然沈吟不語，只細細打量楊露蟬的貌相。——好久好久的功夫，太極陳把大弟子傅劍南叫到客廳外面，低囑數語。傅劍南點頭默喻，把楊露蟬帶到別院，慢慢的盤問了一通夜。

兩天後，太極陳修書一封，暗遣大弟子傅劍南，到山東曹州府，拜訪老鏢客劉立功。又派三弟子耿永豐，前往廣平府，尋找一個熟人。仍派五弟子談永年，前往鳳陽府，

打聽地堂曾的爲人和事跡。

二十天後，耿永豐先轉回來，具說廣平府確有個楊家莊，楊家莊的首戶楊某人早歿，他的兒子名叫楊露蟬，自幼好武，入豫游學，已經八年未歸了。却是常通書信，他家的管事也常常按節給他匯錢；楊露蟬家確是世代安善農民。跟着大弟子傅劍南也從曹州府回來，帶轉老鏢師劉立功的一封回信；證實露蟬確是劉老鏢頭的徒弟，曾於八年前，導師勸告，入豫投贊；只有偷拳的事，却是徒弟年輕無知，弄出來的亂子。劉立功對傅劍南，很說了些客氣話，自承教徒不嚴，致犯偷招之罪；本當親來負荆，無奈年衰多病，腿脚不靈了。劉鏢頭年已七十，當年的威武消磨殆盡。更屢讀來書，措辭也非常謙抑；「劣徒年輕，冒犯尊嚴，請陳老師從重責打。如憐其年少無知，志慕絕藝，實無惡念，還望推情寬恕。」又說：「此子天才甚佳，如能得學內家拳術，將來造就，未可限量。」太極陳看罷來信，又等了幾天，五弟子談永年山鳳陽回來；却是白跑了一趟，那個地堂曾早於七八年前死了。門徒星散；有個姓楊的少年在曾門習過藝的話，當地沒人說得上來。

偷 拳 卷 下

太極陳詳加究論，至此已無可疑。楊露蟬真是個志訪絕藝的富農子弟；他並非別派叛徒，也非偷招的賊匪。他竟爲了儉學太極拳，不惜屈身爲丐爲奴，箝舌裝啞。他雖然欺騙了自己，究竟其情可憫，其志可嘉；而且「這小夥子，他竟這麼羨愛我的太極拳，下這大苦心！」好像得了一個晚進知己一樣。

於是太極陳又招集門徒，逐個問他們的意見。有的說：怪可憐的，打兩下放了吧。另有的說：我太極門威名遠震，竟被這小子欺騙了三年，傳出去太難聽；這該拿來當賊辦，捆送縣衙。又有人說：「那倒便宜他了，他不是裝啞麼？師傅簡直就把他點了啞穴，教他假啞叭變成真啞叭！」

衆人譁然道：「這招真損，可是真對。」但又有人說：那太狠了，不是老師應做的。大弟子傅劍南力排衆議，慨然說道：「武林義氣要緊；既然驚動了劉鏢頭，老師還是留個情面，從寬發落的對。不然，就把他送到他師傅那里去。」——議論紛紛，可是全都佩服這小夥子的「狠勁」；「難爲他怎麼裝來，三年是鬧玩的麼？」說着齊看太極陳。

太極陳默然，忽又重問大弟子：「劍南，你說呢？」傅劍南道：「這個人下如此苦

心，又不是身世曖昧的宵小，師傅成全成全他，把他放了吧。」太極陳笑了，又問衆人：「放了他，好麼？」羣弟子又衆議從同，順着口氣說：「放了吧，怪可憐的。」

太極陳哈哈一笑道：「放了他，我倒沒這麼打算。我打算把他留下！」

出乎意外的太極陳宣佈了一句話：「我要收他，做第九個徒弟。」羣徒愕然，就有人問道：「真的麼，老師？」太極陳道：「我幾時說過笑話？」立刻選擇吉日，令楊露蟬行拜師之禮。

而且格外的鄭重其事，破例的邀請了懷慶府六七位武林同道，和當地幾位紳董至友，如周龍九等，把這新收的弟子回衆引見了。耿永豐，談永年等看了，都覺得這實是師門多年來罕見之舉。

太極陳親自拈香行禮，然後令楊露蟬拜祖師，拜業師，拜師兄，然後宣佈本門戒規。楊露蟬早已更換了衣冠，容采煥然，只有拔去的眉毛仍然淡淡的似有如無；跪在香港前叩頭設誓，終生恪守師門戒條，矢不背叛。太極陳又向衆賓客述說這個小徒弟，三年裝啞，艱苦投師的經過。在場的人嘖嘖稱異，不禁齊看楊露蟬，見他瘦小清秀的貌相，

都以為奇。

太極陳滿面歡容說道：「我陳清平幸獲本門拳劍槍三種技藝，承武林推重，許為絕技；究其實這種太極拳並非多麼玄奧，不過是學的人須備三長，缺一不可。第一要有好的天資，第二要有好的師傅，第三要有好的機緣；只要有這三長，太極門的精義定可獲得。我陳清平忝掌這門拳術，多年來留心物色承繼人材，以期昌大門戶；我已經收了八個弟子，可是備具三長的並不多。……說到這一頓，眼望傅劍南等說道：「先說這第二件好師傅，我就是一個不會授徒的老師；我自己很知道，我這幾個徒弟也很明白。」傅劍南忙道：「師傅太謙了。」太極陳含笑搖頭，接着說：「再說第三件要事，是有好機會；怎麼叫好機會，說開了，就是學的人要有長功夫來學。即如劍南吧，你實在是我的好徒弟，我滿指望你多跟我幾年，好鑽求一下，給我昌大門戶；無奈你為衣食所迫，老早的出了師門。你這就是空有好天資，可惜沒有好機緣。窮文富武，可惜你沒錢！」轉頭來，又對耿永豐，方子壽等人說：「你們呢，倒有長功夫，可就是天資差點。學太極門講到天資，倒不一定要怎麼虎背熊腰，頂要緊的倒在乎有沒有悟性，有沒有恒心。」

悟得來，耐得住，學着才有進步。

周龍九在旁聽着，點點頭，對身邊一位武師說：「回也聞一知十，這就是好悟性。人而無恆，不可以作巫醫。練拳學文俱是一樣。」那武師看了周龍九一眼，說道：「可不是，太極門倒不在乎膂力；教一回，練十回，那不就會了麼。」周龍九微微一笑。

太極陳接着說：「所以我這八個弟子不是不堪造就，也不是我秘惜招術，也不是他們不肯嚮學；這都是天資所限，境遇所累，無可奈何。將來他們幾個人的造詣，究竟怎樣，這全看他們個人了。如今我忽得露蟬這一個徒弟，像他這種百折不撓的魄力，在我們武林中也就很少有。他的悟性，我這兩天很考問他幾回；難爲他鎮日操勞，偷偷摸摸，看他們八個師兄練幾手，輕易看不見練整套的；可是他舉一反三，日積月累，居然說起來，大致不差。他的悟性實在不壞，他的恆心呢，更是難得。你看他三年裝啞，談何容易？所以我對他期望很深；不過他入門最晚，算是最末一個徒弟；我從此就閉門不再收徒了。將來他們九個人，誰能昌大我太極門的拳術，那全在他們自己努力了。現在當着諸位好友，我專誠拜託一下。」遂同衆賓一拱到地道：「嗣後還求諸位同仁格外關

照他們，使我太極門的薄能微技，得以附驥武林，我陳清平承情不盡了。」

太極陳的言外餘音，暗示着太極門的衣鉢，將來怕要後來居上，終須傳給楊露蟬。傅劍南，耿永豐，方子壽，談永年，屈金壽，祝瑞符等弟子，聽太極陳的口氣，分明器重這個偷拳的假啞叭；幾個人正竊竊私議。太極陳這時對楊露蟬說道：「你喬裝啞叭，在我門下混了三年之久，本門拳術多少必有所獲。我已經考問過你，現當著諸位前輩，你這無師自通的偷學，不妨練出來，給大家看看，也好教你這幾位師兄爭口氣。」

楊露蟬看了看師傅的臉，此時來賓中正好些位名武師，同門諸位師兄又都睜睜的看著他，不由臉上訕訕的，赧赧不前。

太極陳道：「怎麼，你的勇氣又那里去了？你就練錯了，誰還笑你？會到那里，練到那里。」楊露蟬赧赧的走到塢心，先向來賓一揖道：「老前輩指教！」又向太極陳行禮，向師兄們一拜，說道：「弟子獻醜，師傅，師兄指正！」

楊露蟬一立太極拳的門戶，雖是偷學，已得訣要。只見他站好這「無極含一炁」的架子，沈肩下氣，氣靜神凝，舌尖抵上顎，脚下不「丁」不「八」，目開一線之光，潛蓄

無窮之力。隨把太極圖一變，施展開拳招，初起時如春雲乍展，慢裏快，動中靜，六合四梢，守一抱元，精神外露，不過不及；登時一招一式試演出來。大弟子傅劍南心中暗想：「到底此人的天資怎樣？」站在師傅旁邊，留神細看。露蟬走到第七手「摟膝拗步」，第八手「七星手」，第九手「手揮琵琶」，傅劍南驚詫道：「師傅，你看我這楊師弟，這手『七星』內力多麼充？『手揮琵琶』的臂力也運得的當。」

太極陳道：「這還罷了。其實你看他『如封似閉』，『抱虎歸山』這兩式，可就連轉不靈，失之於偏，失之於滯了。『海底針』這招，雙臂也稍高，氣就沈不下去了。」傅劍南道：「師傅，『摟膝指堂鍾』這招，在太極拳中最難練，像楊師弟沒受師傅親傳，能夠練到這樣，也就很難得了。」轉瞬間楊露蟬練到二十八式「玉女投梭」，三十式「金鷄獨立」，三十一式「劈面掌」，座上的武林同道都同聲讚歎；這還是偷招，居然練到這樣，天才究竟是天才，絕技究竟是絕技！

——由這天起，楊露蟬正正經經列入陳門。得到名師的口傳指授，自較暗地偷拳進步更速。七年後，楊露蟬可以說升堂入室，盡獲薪傳了。

一天，太極陳對楊露蟬說：「你累年苦學，已盡得我太極門的秘要。以後你自己勤修精練，無師已足自勵。你離家日久，你可以回去看看了。……你這幾位師兄各有所長，可是比起你來，你總是我中最中意的徒弟。我門中掌門戶的大弟子，自然是你傅劍南師兄；但是將來呂大門戶，我却指望着你。你要明白，我因為收你，很引得別個徒弟誤會。露蟬，你要給師傅爭氣，你好好的自愛呀！……」

師徒二人慷慨話別，行了出師之禮。露蟬長揖肅立，揮淚請訓。他曉得師傅年已老邁，從此要閉門謝客，頤養天年了；所有的同學都一一遣散了。

太極陳面上露出悽然之容，徐徐說道：「你我相處已久，你的爲人我很放心。你的技藝雖已大成，你來日踏上江湖，務必還照現時一樣，要虛心克己，勿驕勿狂。多訪名師，印証所學；尊禮別派，免起紛爭，這是最要緊的。我一生收徒不多，我盼望你不要仿效我這樣孤僻；你還是多多觀摩別派的技藝，多多培植後進的人材才好。」因又想起黑龍潭的鐵掌盧五，對露蟬說：「我聽說此人現仍健在；你歸途之便，可以訪訪他去。他的『先天無極掌』和我們的太極拳，異派同源。你見了他，可以向他討教討教，藉此

驗證驗證你自己的藝業，也考考人家這派的心得手法。考校的情形，等你到家時，你再寫信告訴我。不過你禮貌上要恭敬一點，人家總是個前輩，你不可囂然自大。……：你如果能到北方創業，在北京城天子脚下，把咱們太極門的拳技樹立起來，使它在武林中，能與別派并駕爭先，那模樣更好。那就算你報答我了，你千萬不要挾技自秘。」又諄囑了一句道：「你不要學我！」

楊露蟬恭聆師訓，叩頭起來，又向陳府上下辭別。這時三師兄耿永豐已因母老還鄉；五師兄，七師兄，也都先後藝成出師；只有四師兄方子壽，家居鄰近，時在師側。在同門諸友中，倒是方子壽和露蟬交情最厚。他自被命案牽連，折節改行，倒成了溫溫君子。楊露蟬見了方子壽，弟兄兩人握手告別，又叮嚀了後會。露蟬暗說：「師傅年已高大，嗣後師傅如果有個體氣違和，四哥，你千萬給我一個信；我好來看望師傅，伏侍他老人家！」說罷，這才襍被登程。

楊露蟬到今日才藝成出師，屈指離家已經十四年了；在這悠久年光中，他只回了兩次家。這一日重返故土，謹依師言，便道往訪盧五。無極掌盧五師傅早已出獄，這時也

已五十多歲，快六十的人了，白髮蒼然，非復當年氣概。楊露蟬身獲絕藝，除了承師傅「喂招」，跟師兄「試招」外，還不曾正經與人交過手。這一次以武林晚輩之禮，請見盧五師傅，也費了一回事，才得相見；叙談之下，面請試拳。盧五師傅端詳楊露蟬的形容，說道：「楊師傅，你和我過招麼？」推辭了一番，隨又一笑道：「我老了，不中用了。」把他的掌門的弟子喚來道：「馮起泰，你陪楊師傅走幾招。」

馮起泰把眼一張，笑道：「楊師傅，我們這場子值不得踢，一踢就收。我們敵家師年高，早不練了，小弟可以陪你走走。」兩個人下了場子，楊露蟬身歷艱苦，處處於愠；雖然是登門訪藝，却辭色謙退；也無心取勝，只想看一看無極拳的招術。馮起泰却動了疑，一開招，便施展以柔克剛的手法，要誘露蟬上當。楊露蟬一面展開心得的太極拳手法，一面體察無極拳和本派的異同。走了七八招，馮起泰竟已處在受牽制的地位了，不但不能以柔勝，反倒手忙腳亂，變成招架之勢了。盧五師傅吃了一驚，忙吆喝道：「楊師傅住手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太極陳的高足來了。足下不是大名叫露蟬麼？」

楊露蟬應聲收招，盧五師傅過來，拍着露蟬的肩頭道：「請到裏邊坐吧。咱們是自

已人，這可誰也不能較量誰了。」

任憑楊露蟬如何請教，盧五師傅不肯與他動手。楊露蟬恪遵師訓，自不能出冷語相強，便一笑而罷，長揖告別。那個開店的教師穆鴻方，露蟬乍出陳家溝，也曾找了去，穆鴻方却已死過兩年了。

楊露蟬回家掃墓，遍拜親友。在家小住經年，料理家務；然後依着師傅的指示，爲要觀摩別派拳技，復又漫游各地，歷訪各派。這一年，忽然接到同門八師兄祝瑞符的來信，邀他入京觀光。京中朝貴現時正流行一種風氣，多養着武教師，摔跤比拳，爭雄鬥力，好像是表彰剛德，實在和半閒堂養蟋蟀無異。但是拳家爭名好勝，也免不了人人殼中；現在京城獨讓外家拳執着北方武林的牛耳，旁門別派竟無法立足。肅王府武教師曹化龍拳技出羣，正是少林派的名手。楊露蟬經同門汲引，輾轉得入肅王府獻藝。荐者把露蟬獨得內家之秘的話形容了一番，肅王聽了，不由詫異；見了楊露蟬，詫異更甚。

楊露蟬瘦小的體格，清奇的貌相，決不像個大力士。王府中聽說有力者荐來太極門的能手，人人要來請教。而楊露蟬據言要遍訪武林各派的名手，這越發的閩傳動了。許

多武師說：「這個人未免有點不知自量！」却不知楊露蟬正是有爲而來，奉師之命，要在燕都樹立太極門一家的拳學。

肅王召見露蟬，問了幾句話；楊露蟬說：並非來投託謀生，也不是挾技求名。不過末學後進，學得內家拳技，到處訪求武林先輩，一示本門的拳名，二請各家的指正；總而言之，是訪學。因聽人說：天下武林名家，都集會在王府，所以才冒昧投謁，懇請賜教。」話是很謙卑，骨子裏的勁竟十足的硬。

武教師曹化龍等一聽口氣，這個瘦小的人他竟是特來較量武功的，好大的胆子！幾個武教師略作商量，就請肅王答應下來；並問露蟬，那一天較技，怎麼較量法？露蟬說：「弟子出師日淺，本不敢在名家面前獻醜；可是鉛刀末技，實在盼望名家不吝指正。不過，武林較技，難免失手傷人。弟子竊想，既不願爲人所傷，也不願傷人；還請王爺恩典。」

肅王點了點頭。但肅王深悉世情，洞知江湖武士的習慣，口頭儘管如何謙抑，動起手來，誰也不甘示弱。當武教師的爲了飯碗和名聲，那有不暗中拚命的？這個楊露蟬却

說出這樣話來，不知他安得是甚麼意思；因即問道：「這意思倒很好。只是你們動手比試，要想分出強弱，就不得不用力；既然用力，就難免失手傷人。你說的比武不傷人，那又想甚麼法子，才能辦到呢？」

楊露蟬不願樹敵結怨，更不願恃技傷人；他說了這話，早已想出一個法子來。請在把式場中，四面張上絨繩織就的細網；把網繃起來，當中留出兩丈見方的空地。「我們比較拳技，就在網當中的空場內動手。我們各憑所學，要把對手擲在網上，那才算勝。如不墜網，在場中就有失著，也不算敗，還可再打。失着摔倒，有網兜着，也決不會重傷。王爺請看，這法子可以使得麼？諸位師傅願意這麼練麼？」

肅王道：「好！」王府執事人等立刻預備起來。王府武師搖頭咧嘴，不以爲然；「這是甚麼招，比拳又怕傷，不打好不好？」可是口頭這麼說，也答應了。

「結網比武」事屬創聞，又傳說是鄉下新來的一個不知名的拳家出的主意；這個拳家還要歷會武林各派名師。這件事立刻傳遍九城，各王公親貴多養着武師，也都要來看看。到比試時，肅王正要誇示各王公，在廣廳中設筵款待衆賓。各府武師踴躍參加，彷彿

奪武魁一樣。王府的管事暗助着本府武師，對肅王說：「這個姓楊的不知怎樣的來歷，也許沒有實學，來在這里朦事。」肅王笑了笑；本來各親貴養着武師，也和收古董，養清客一樣，正是要借此誇富鬥勝，消閒解悶；遂不聽管事的話，照樣懸下利物，教這些武師下場比武。

那外家的名手曹化龍在京城已經人傑地靈，與別的武師互相結納，頗通聲氣。此時與各派拳家相率來到廣場，彼此間都有關照；楊露蟬却由荅主陪來，孤另另只他一個人。曹武師向結好的緹綱瞥了一眼，微然一笑道：「楊師傅，你這也太小心了。我們誰跟誰也沒有深仇大怨，不過點到為止，誰還真傷害誰不成？就不結納，我們也決不肯捧壞好朋友的。」

楊露蟬微笑頷首。在許多人圍觀中，各人結束上場。曹化龍短裝束帶，騰身一躍，從網上跳入圈裏。把手一點道：「來！楊師傅，你遠來是客，就請進招。」楊露蟬也脫去長衣，向上一拱手，又向周圍一指，緩緩的走進圈來。兩個人略一遜讓，立即發招。

這位少林武師曹化龍身高氣雄，楊露蟬却身形瘦短；相形之下，如虎鬥狐。楊露蟬

將太極拳的開門式「無極含一氣」一立，曹化龍用「平拳」當胸，左拳橫搭著右掌虎口，脚下踩短馬椿。楊露蟬一看曹武師所立的架子，是少林寺南支嫡傳；不敢輕視，仍本靜以制動，逸以待勞的拳勢，垂雙手，凝雙眸，靜觀敵人。曹化龍把眼一張，立即踏「中宮」，走「洪門」，欺敵直進；往前進三步，往後退半步，這正是少林的宗法。却倏然一縱身，已到露蟬面前，一出手，就是少林派「十八羅漢手」，「金豹露爪」，一掌打來；招快力猛，掌風極重，果然名下無虛傳。

楊露蟬容敵發招，把太極起式「無極含一氣」一變，轉為「攪雀尾」。左掌一撥敵腕，右掌突然換出來，用「七星手」，還招迎敵。兩個人在網隙空場，一來一往鬥起來。曹化龍連走十餘招，已覺出敵人不可輕視。於是他一個「金龍探爪」，手指一點露蟬的雙目。露蟬往回一撤步，曹化龍左掌走空，刷的一個「蚌翻身」，「大摔碑手」，斜翻左掌，照露蟬的小腹擊去，掌風很迅捷。楊露蟬忙用「斜掛單鞭」，右掌往下一沈，猛切曹武師的脈門。曹化龍虛實莫測，用了招「腿力跌盪」，刷的一個盤旋；這一手在「十八羅漢手」中，是最為得勢的招術。楊露蟬沈機應變，用借勢打勢，以巧降力之功，容得曹武

師把招術撒出來，不能再變化了，便霍然往左一跨步，「跨虎登山」，把曹化龍的「腿力跌盪」的勢子破解了。倏又一變招，爲「十字擺蓮」，反來傷曹武師的下盤。曹武師驀地吃驚，忙用「移身換步」，剛剛閃開了露蟬的右腳。雙掌猛往右一推，立即應招還招，用「雙陽場手」，手指發出來，已沾着楊露蟬的背衣。莫道雙掌全用上，只容他把這少林掌法「小天星」的單掌力登上，楊露蟬一生盛名便從此斷送。楊露蟬却識得這招的厲害，往前一個「倒轉七星步」，閃開了，攻上去；鐵臂輕舒，撲的把曹武師的腕子刁住。太極拳「借力打力」，牽動四兩撥千斤，只微微往外一帶，左手往曹武師的背上一按；輕飄飄沒看出怎麼用力，右掌只似往外一展，曹武師那麼龐大的身軀竟悠地被露蟬舉起。疾如星火，楊露蟬一個旋風舞，一曹化龍身失憑藉，有力難展——撲登地被擲在繩網上。

○觀衆譁然大噪。

繩軟，網飄，曹武師六尺之軀球似的飛擲落網，被彈得連騰起兩次，方才實落落仰臥在網上；乍沈乍浮，剛一擡扎，却又滾墜。楊露蟬轉身對廳，向肅王告罪。就在這一剎那頃，身旁襲來一陣勁風。急回頭，只見一個擎菜盤的太監，一右手托着一個大菜盤

，盤中熱騰騰的擺着四個菜，一碗湯，——如飛躍上繩網。脚踩網繩，如履平地；右手托盤，左手把曹武師輕輕一提，竟從繩網上提起來。人登網上，那繩網並沒看出怎樣吃重來，依舊是載沈載浮的；那人翻身一縱，已到了露蟬立身之處。

這司菜太監滿口京腔，向露蟬說：「楊老師，好俊的功夫，好大的胆量，真捧王府的教師！我求求我們王爺，回頭我來領教。」說時，把曹武師一撒手，曹武師挺然立住，把個臉臊成紫茄。就見這太監左臂往右手托盤下一托，暗用「龍形穿手掌」，身形似箭，飛上台塔，進廳房獻菜。

這是一個猛勁。肅王和各親貴來賓，當時只震驚於楊露蟬的拳術神奇，見所未見，目視這司菜太監提曹教師出網，只想是本府的人罷了；但却把楊露蟬吓得一驚。這太監矯如游龍的身法，登懸空之網，托浮置之盤，左手提人，行所無事，這非有鑿鑿造極的輕功，難以到此地步。在這一怔神之際，楊露蟬雙眸直注視太監的背影，却把曹武師「訂期再會」的忿語，一字也沒聽入。（曹武師連鋪蓋也沒帶，飄然出府，遠求名師深造，期雪今日之恥。）楊露蟬傻子似的眼望着廳房，肅王已請露蟬上去問話。

楊露蟬一面走，一面想，這像是「八卦遊身掌」；師傅曾經說過，是外家所創，融合點穴，擒拿，短打，輕身術於一爐，乃是當代的絕學。露蟬入王府獻藝，本非昌昧的舉動，原有成竹在胸，而現在，竟遇見意外的勁敵了。

楊露蟬由從人引導，進了廳房，那上菜的太監正站在一旁。肅王道：「楊露蟬，我雖沒練過多久武功，但是夙好此道，略知門徑；你的功夫已得剛柔相濟之妙，這很難得！我要留你在這裡多盤桓幾天；府裏還有些人要請教你，你可以跟他們試試。」又一指那個太監道：「這個人也會兩手，他也想跟你比量比量。」說着笑了，道：「難爲我府中還有這麼一個能人，我竟沒有留心。」

這個太監不禁失聲微啞了一聲。這個太監就是那有名的董老公，姓董名海川。他時乖運蹇，空懷着「八卦遊身掌」絕技，竟不見容於世俗，埋沒於闕寺多年。他懇求王爺，准他下場，和楊露蟬的太極拳一較短長。肅王哂然許諾，便命二人下場比試。王府中的人嘖嘖稱奇：「咱們府裏上菜的老董原來會打拳呀，快去看看去！聚攏來許多人，擠擠挨挨，貼牆根站着看。楊露蟬瘦小身材，也被人指指點點，詫以爲奇。」

楊露蟬穿一身短裝，紫花夾衫，紫花袴，頭打包頭，腰勒緊帶，脚登薄底快靴，完全是武師打扮；身形短小，却二目凝寒。徐徐走近繩網邊，往旁一站；仔細打量對手董太監。董太監跟了過來，此時也已結束停當，脫去長衫，露出了藍裕襖，破砍肩，肥套褲，脚下一雙挖雲便鞋。却生得好高的身量，兩人一并肩，竟比露蟬高半頭；細腰扎臂，赤紅臉，粗眉巨眼，把小辮往脖頸上好歹一繞，撇著京腔，一指繩網，向露蟬發話道：

「楊師傅，請您進網！您這主意真高，難爲您怎麼想來！」楊露蟬雙拳一抱道：「董師傅多見笑！弟子學會了一手太極拳，奉師命來到京城，觀光訪藝。實不相瞞，弟子決沒有爭名奪利的心。不過師命諄諄，教我到天子脚下，向各派老師傅討教。我看董師傅使的是八卦掌，你這門拳術和敵派一樣，現在都不大時興。董師傅，咱們現在就要過招；請你揀着點，彼此點到爲止。現在外家拳盛行一時，我盼望咱們這兩家拳也能亮出來；如果弄得兩敗俱傷，董師傅，這恐怕彼此都不相宜。」

董海川一聽，噗哧笑了。「沒動手，就先講和麼？這個小矮個兒，他倒詭！」立刻答道：「請吧，您哪！楊師傅的話我明白啦，敢情您是奉師命進京開派的；我董海川可

不然。我也不想創牌匾，我也不想爭名奪利；我不過跟您湊趣，隨便走兩招罷啦。您也摸著點，我可是沒吃教師爺的飯，也沒有教師爺的本事。您把我扔在網裏頭，那也不大好看！」

兩人說攆了。楊露蟬哼了一聲，心中不悅；立刻抱拳請招道：「好，我的話遞到了，董師傅你請賜招！」董海川搶行一步，面東一站；立即一煞腰，雙肩抱攏，雙手如抱嬰兒，立掌當胸；指尖，鼻尖，脚尖，「三尖相照」；掌不離肘，肘不離胸；一掌應敵，一掌護身；右掌往左臂一貼，展開了「八卦遊身掌」的開式。楊露蟬微微一震，急觀敵勢；這八卦掌竟與我太極拳如此相似？心中作念，二目凝神；立刻雙手一垂，亮出「無極合一炁」的起式。隨一煞腰，轉成了「鸞雀尾」。董海川也似一動，把楊露蟬的拳招打量了一眼；往左一斜身，沿繩網游走起來。楊露蟬立刻走行門，邁過步，也往右游走。兩下裏盤旋一週，才往當中一合；彼此都不肯搶先發招，於是合而復分，又走了一圈。楊露蟬二目緊追着敵踪，見董海川轉身反走，掌式不變，却是右掌微往前推，左掌回縮。這一走行門，活步眼，露蟬已見出董海川脚下的步法，全按着先天八卦的圖式；

轉折圓滑，四稍歸一，果然是個勁敵。兩個人連聚三次，連分三次，仍未發招。（按着本門的手法，兩派都是靜以制動，後發待敵。）董海川忽然叫道：「楊師傅，您哪遠來是客，咱們別溜啦，請您發招吧。難道非致我先動手不成麼？」楊露蟬應聲一笑道：「也好，我就遵命！」往前一縱步，到了董海川的面前。

楊露蟬把太極拳拆散了用，一照面是第二十手「高探馬」，右掌劈擊董海川的上盤。○董海川左掌往外一穿，右掌「遊空探爪」，斜劈楊露蟬的右肩頭。楊露蟬「退步跨虎」，忙用左掌往董海川的掌上一掛，身隨掌走，避敵反攻。○董海川急用「八卦遊身掌」的「二路翻身」，往後一退步，兩下裏合而復分。兩個人各將身形攤開，捷如飄風，往左略一盤旋，又復回身獻招，接觸在一處。○董海川猛身進步，一個「猛虎伏椿」，探掌來切露蟬的左臂。○露蟬用太極拳二十七式「野馬分鬃」，一拆董海川的掌勢；變式進招，用第十四手「倒猿猴」，反擊董海川的下盤。○董海川「遊身掌」一條一變式，「劈雷咬地」，右掌搗搗擊中露蟬的左腿「環跳穴」。○露蟬喝聲：「好！」展太極二十九式「提手下式」，借勢拆招，掌挾寒風，照董海川小腹「關元穴」一展。董海川刷地退開。兩個

人互相釘了一眼，登時又湊到一處。

這一番比試與剛才不同。剛才是一剛一柔相對，現在是一穩一疾相搏。兩個人棋逢對手，各展絕招，展轉相鬥，兩不相下；瞬息間，連折了二三十招。在外家拳盛行的當時，各王公親貴和各門各派的武師，屏息旁觀，只看見太極拳的沈穩，八卦掌的迅疾，不由人人稱奇。於是往返相鬥，耗過很大的時光，兩人仍不分勝負。——凡較拳技，如逢高手相對，那就誰也尋不出誰的破綻，打起來倒不見危險；反如演戲一般，點到為止似的。這一招才發出，被敵人識破，自己就趕緊收勢變招；那一招剛要轉變，敵人迎頭先擋上來，自己這一招便陡然收轉。繩網中但見楊露蟬，董海川穿花也似游走；打到極處，只見人影亂閃，不聞一點抬手頓足的聲音。外行看了，還不覺怎樣；內行却看得舌蹇目眩。

兩個人不分勝負，耗來耗去，在各人精熟的招術下，自然不會有敗招；在強敵對抗的局面下，自然也不敢誘敵取巧。彷彿僵持住了，兩個人全收起搗虛抵隙的戰略，變成了耗時熬戰的苦鬥。

兩個人漸漸的全都出了汗，兩個人全都起了懼敵之心，唯恐在衆目睽睽下，一招失敗，本門的盛名便要掃地。雖然鼻窪鬚角見汗，可是誰也不肯先下。這時，一位行家向一位貝勒說道：「貝勒爺，這兩個人可要不好！兩虎相爭，必有一傷，我看他們都要累壞了。」這位貝勒也是行家，說了一聲：「哦！」湊到主人肅王面前，把這話說了出來；肅王點頭稱是。

「罷戰，罷戰！」

「罷戰，罷戰！」

王府管事奉王命把兩人止住；肅王很歡喜，吩咐從人，要把兩人叫來問話。

楊露蟬跳出網外，向觀衆說了聲：「獻闕！」抹了抹汗，和董海川互說欽仰的話，「承讓，承讓！」交相欽服。——在起初，董海川因自己一生遭際坎坷，激得滿腔平騷，實在把楊露蟬看不入眼；抱著人前顯耀的心思，要想當場戰敗露蟬，也把他擲在繩網裏，教他作法自斃，「請君入網」。但等到連鬥數十招，漸由輕敵轉成欽敵。這個小矮個兒，瘦猴似的人，居然敵得過我二十多年的苦功夫？欽重之心油然而起，敵愾之氣潛然

消滅了。現在兩個人拉着手，互叩師承，互道景慕，非常的親近起來。

但是，在場的別位武師，很有與曹化龍門戶相近，聲息相通的，見楊露蟬一個外鄉漢子，居然把外家拳打破，從此外家拳在京域的威名掃地無餘，就暗暗不服氣。十幾個武師低低私議，推出兩個人來，功夫自然是最好的，上前請求與露蟬比試。

更有一個黑大漢，忍耐不住，逕直來到楊露蟬身旁，叫道：「楊師傅！楊露蟬正要上廳，聞聲回頭一看；這黑大漢說道：『楊師傅武功超奇，在下十分欽佩；如果不嫌棄，在下也學了兩手力拳，也想請教請教。』」

又一個赤紅臉的教師，湊上來也道：「楊師傅，在下是我們四爺府的教師。在下學會了兩手長拳，如果楊師傅沒有累着的話，……」

楊露蟬詫然，側目看了看，又看了看四周。只見那邊還有三五個教師模樣的人，磨拳擦掌，啾啾唧唧，似乎也要過來；楊露蟬登時微微一笑。今日的楊露蟬不是當年的楊露蟬了；點頭笑道：「這是二位師傅賞臉；不知二位師傅是一齊上，還是分着來？」

正說著，董海川忽然搶上一步道：「胡師傅，蔡師傅，人家楊師傅可是以武會友。」

二位如果願意比量，這麼辦，我和楊師傅一對一個，奉陪你們二位。我們兩個人可都打累了，二位是生力軍，二位手下留情。」惺惺惜惺惺，現在董海川竟暗助着楊露蟬，要賈其餘勇，把兩個敵人攪到自己身上一個。

但楊露蟬眼珠一轉，早有打算，口中說：「不要緊。」搶上一步，入大廳，到主人肅王面前，請示道：「王爺，小民技拙力薄，剛才已經請教過兩位了。這兩位也想和小民比試；請示王爺定一個日期，那一天比試，小民情願奉陪，每次暫以兩個人爲限。」一句話把乘疲邀戰的兩個武師的狡謀，輕輕的給了當頭一棒。肅王微微的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好吧，明天你們再比試。」

當天肅王把楊露蟬留下，竟和董海川同被聘爲王府的武教師。一到第二天，那兩個索戰的武師不度德，不量力，到底敗在楊露蟬手下。跟着又戰勝了幾個武師，從此太極拳的威名震動武林。

楊露蟬和董海川成了莫逆的朋友。這兩人就居京城，創立「太極」「八卦」兩家的拳術；教出來的徒弟，桃李盈門，聲聞大河南北。

(卷下終)

「倫拳」一作「本於事實」，「王府比武」乃露蟬一生重大轉關；蓋曾連敗名拳師數人，皆操勝券；最後始遇董老公，而成雙雁對峙之局。劉傳所限於篇幅，未得暢述；一二讀者曾以函詢，更有評其前後詳略不勻者；讀者固不知卷末數章兩經刪略也。今稍增補，倉卒涉筆，亦未遑盡致；容於再版足之。

董海川之爲人，傳說不一。或云：其人嘗居寺。或曰：非也，彼實有妻有女，但年長無鬚，遂有董老公之號。今以行文之便，姑從一說，未敢證其必然也。

聞拳家言，楊露蟬，楊班侯父子，祖述太極拳時，頗有異之爭名者。又聞太極陳臨歿，諸弟子而長者爲：大弟子傅劍南竟以後至，一無所傳。楊因先到，獨聞秘要，獲得薪傳以去。後劍南頗益於師弟焉；楊傳之家各傳心得，遂分兩派。楊露蟬之兩世，董海川之一生，頗有異聞，足資傳焉。今此「倫拳」，小作結束；他日有暇，更寫別傳。

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，白羽記。

